



READERS

读者®

艾皮凯克

发往70年前的电报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病无药可医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19



读者微信



读者微博

2021·6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31期 三月下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龙源网APP

「名刊甄选」套餐会员



扫码下载APP



“只需一个APP 畅读上千种 名刊大刊”

【限时活动】订阅「龙源网」app“名刊甄选套餐”年会员，可专享“**第二年会费1元**”

【套餐介绍】套餐内囊括180+种热门杂志，你想读的，都在这里

详细杂志清单可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

【费用说明】首年会费198元，第二年1元，两年合计199元



扫码立即订阅

【您关心的】

- 1、如何参与活动：扫描上方活动二维码，输入手机号并付款199元即可
- 2、如何查询购买的套餐：用手机号码登录「龙源网」APP--我的--我的订购--我的套餐订购
- 3、本产品均为电子杂志，需手机端阅读，非纸质杂志

有疑问请咨询官方客服微信





重瓣水仙

◎林清玄

我常去的花店的花贩，一直希望我买一盆重瓣水仙，说是最新的品种。

花贩是一个美丽秀雅的姑娘，她站在花店里就像她所卖的花里面的一朵。这是我的哲学之一：如果一个花贩把自己照顾得像花一样细致美丽，那么她卖的花一定不会太坏。

我喜欢向如花的姑娘买花，向有书卷气的老板买书。我最喜欢菜市场卖菜的一个阿婆，她打扮得最整洁，笑起来温和自然，就像她摊位架子上的青菜。

可惜，这样的惊喜是不多的，所以我珍惜这样的缘。

卖花的姑娘请我买莲花，我买了；请我买小红菊，我买了；请我买野百合，我也买了；买点儿满天星、夜来香、野姜花、玫瑰吧？好，都给我一些。

我当然也买了重瓣水仙，虽然我更爱单瓣的普通品种。有时候，我们买东西只是因为一点儿情意，因为一点儿人间的温暖。

我搬家的时候，卖菜的阿婆听说了，眼睛就红了；洗衣店的老板娘，泪流到桌上；巷口小书店的老板，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卖花的小姑娘，送给我一大把玫瑰。

有一次假期我回到这里，转去花店，竟像去看望朋友。

卖花的姑娘问：“那盆重瓣水仙养得怎样？”

这一问，我才想起曾经买过一盆重瓣水仙。人间的一些缘分就是在花店、菜市场、洗衣店这些小地方流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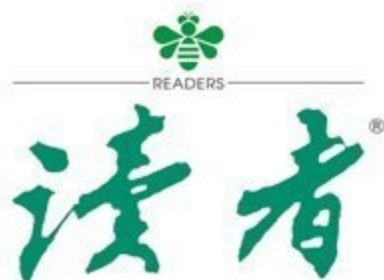


（一米阳光摘自作家出版社《凤眼菩提》一书）



水仙小鸟图 任颐 清末

卷首语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祎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责任编辑 马逸尘

编辑 韩维善 李秀娟

周广挥 张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外联编辑 尹莲

制版 祁国宏

电话 (0931) 8773245

经营部

主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洋 8773094

发行经理

王焱 8773039 夏玉柱 8773092

韩蕊 8773042 雷博 8845947

马国森 8773036

广告经理 伊宁 8773016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真 (0931) 877331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目

2021年第6期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 | | |
|----|-----------|----|
| 14 | 发往70年前的电报 | 视文 |
| 52 | 我这个人 | 范用 |

文苑

- | | | |
|----|----------|----------|
| 1 | 重瓣水仙 | 林清玄 |
| 4 | 艾皮凯克 | 库尔特·冯内古特 |
| 7 | 白天 | 田永刚 |
| 11 | 寂寞红与伤心碧 | 流沙河 |
| 18 | 人间有味 | 潘向黎 |
| 23 | 相信我 | 黄灿然 |
| 32 | 原谅 | 庞余亮 |
| 66 | 失踪的夹竹桃 | 袁山山 |
| 71 | 透过暗蓝色的夜空 | 弗里德里希·尼采 |

人物

- | | | |
|----|-----------|-----|
| 25 | 鲁迅的牙齿 | 李丹崖 |
| 28 | 抚平萨拉班德的悲伤 | 曹利群 |

杂谈

- | | | |
|----|--------------|------------|
| 12 | 力量的来源 | 罗振宇 |
| 33 | 怎样写“穷” | 闫晗 |
| 41 | 得失之间 | 桑迪普·罗伊 |
| 48 | 大厂生存百科 | 荆欣雨 邢逸帆 金赫 |
| 60 | 皮克斯讲故事的11条法则 | 艾玛·考斯特 |

话题

- | | | |
|----|---------------|------------|
| 20 |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病无药可医 | 梁贵柏 |
| 34 | 人人都是“赛博格”？ | 陈静 夏云轩 王焕超 |
| 46 | 一天工作多长时间才合适 | 晓洋 |

人生

- | | | |
|----|-------------|-----------|
| 8 | 我的父亲 | 马良 |
| 10 | 我还在彩排中 | 张立雄 |
| 19 | 给我妈尝尝 | 严明 |
| 22 | 关于善恶，我想告诉你 |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
| 24 | 返乡前和离家后的那一刻 | 张佳玮 |
| 29 | 那首歌，那个人 | 三色毛 |

(总第731期) 三月(下)

录

人生

- | | | |
|----|-----------|-----|
| 30 | 惊鸿一梦,逆流而上 | 鲁西西 |
| 38 |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 弋舟 |
| 50 | 奶奶的日记本 | 沙耶辣 |
| 54 | 最好的药 | 魏一例 |

生活

- | | | |
|----|----------|--------|
| 27 | 早晚一罐茶 | 李满强 |
| 42 | 关系剧本 | 黄澜 |
| 45 | 灰度哲学 | 胡赛雄 |
| 64 | “猝死”急救指南 | 医路向前巍子 |

文明

- | | | |
|----|---------|-----|
| 26 | 大侠怎么赚钱 | 吴钩 |
| 44 | 小红升职记 | 陈艳涛 |
| 62 | 妙不可言的雅称 | 李媛 |

悦读

- | | | |
|----|-------------|------|
| 17 | 言论 | |
| 36 | 幽默与漫画 | |
| 56 | 为什么广告中经常出现猫 | 黄回归线 |

意林

- | | | |
|----|------|--------|
| 59 | 笑而前行 | 武宝生 |
| 59 | 伏尔泰 | 张宗子 |
| 59 | 本来 | 保罗·科埃略 |
| 59 | 遗愿 | 李冬梅 |

点滴

- | | | |
|----|---------------|---------|
| 9 | 蛙事 | 贾平凹 |
| 13 | 长期主义 | 冯仑 |
| 16 | 此方停云和那方停云 | 张晓风 |
| 43 | 扎德的土地 | 纪伯伦 |
| 49 | 古诗里的打工人 | 蓬山 |
| 63 | “永恒悲哀”和“片时欢愉” | 奥斯卡·王尔德 |

互动

- 70 “《读者》光明行动”(90)

封面

恬梦(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电话 (0931)8773351
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5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8468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艾皮凯克

●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 傅惟慈 译

真是该死，到现在也该有人谈谈我的朋友艾皮凯克的事了。不管怎么说，他花费了纳税人 776434927.54 元，大家有权了解一下这么一笔巨款是怎么开销的。封·克莱施塔特博士为政府设计艾皮凯克的时候，报纸上曾经大事报道过，可是后来就只字不提了。其实，艾皮凯克出的事并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封·克莱施塔特同政府的高级将领们想使艾皮凯克成为

这样一台超级计算机：如果需要，他能计算出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发射并击中敌方将领大衣倒数第二颗纽扣的导弹发射轨道，或者做出一支海军舰队进行水陆两栖作战时的详细供应计划，细到需要几支雪茄、几颗手榴弹也不遗漏。事实上，他已经做过这样的计划了。

使用这台机器首先要转动控制盘，让机器为解答某一类问题做好准备；然后把问题文

字转化成数码，通过一个键盘输入机器；最后，机器会以数码形式将答案打印在机器里的纸带上，从里面传送出来。50 个爱因斯坦用一生的时间都无法解决的难题，艾皮凯克用一秒钟就能解答。

军方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最后一只电子管刚刚安装好，艾皮凯克就马上投入了工作。他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操控他的工作人员分两班轮换。我和我的妻子——那时是帕特·基尔加仑小姐——上夜班，从下午 5 点到凌晨 2 点。帕特当时还不是我妻子，我想同她结婚，但那时还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呢。

我之所以同艾皮凯克谈起心里话，就是因为这件事。我爱帕特·基尔加仑，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当时，她与我保持着纯粹的同事关系。我也是个数学家，据帕特的说法，这正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幸福结合的原因。

有一天晚上，帕特正忙着工作。当我又一次向她求婚时，她头也不抬地低声咕哝道：“算了吧，我从一袋固态二氧化碳里面得到的热气都比从一个数学家那里得到的多。”

“那么你说说我该怎样向你求婚？”我有些气恼地问。顺便说一下，固态二氧化碳用俗话说就是干冰。

“你应该试试把话说得甜蜜一些，”她嘲讽地说，“好教我神魂颠倒。来吧，开始吧。”

“亲爱的，安琪儿，我的爱人，我求求你，同我结婚吧。可以吗？”不成——毫无



希望，简直可笑。

这天夜里帕特走得比较早，把艾皮凯克和一肚子烦恼留在后面和我做伴。我坐在艾皮凯克旁边，不用说，身体倦怠、心绪烦乱——努力找寻一些诗意的语言，但是除了《美国物理学报》上的下巴词句外，我什么都想不出来。

我摆弄着艾皮凯克的控制盘，心一点儿不在工作上。我按动键盘输入一条信息，我用的是最简单的数字字母式代码——1代表A，2代表B，直到26代表Z。“23，8，1，20，3，1，14，9，4，15。”我输入的信息是：“我该怎么办？”

嗒嗒嗒嗒，从机器里传送出5厘米长的纸带。艾皮凯克对我的问题做出了回答：“23，8，1，20，19，20，8，5，20，18，15，21，2，12，5。”我心想，这些数字绝不可能是句有意义的话，便有一搭没一搭地把数码译成文字。我解译出的赫然是一句完整的话：“你遇到了什么麻烦？”

看到这个荒谬透顶的巧合，我不禁笑出声来。为了好玩，我又继续按键：“我爱的姑娘不爱我。”

嗒嗒嗒嗒。“爱是什么意思？姑娘是什么意思？”艾皮凯克向我提问。

我惊讶得目瞪口呆，转身找来一本《韦氏大词典》——同艾皮凯克这种精密机器打交道，用不精确的定义是不成的。借助《韦氏大词典》，我告诉他“爱”和“姑娘”是什么意思，并且告诉他我得不到

姑娘的爱，是因为我没有诗人气质。这又引起了下一个问题：“什么是诗？”我把诗的定义也给他解释了。

“这是不是诗？”他像一个沉浸在工作中的速记员，嗒嗒嗒嗒地打着数码，纸带盘飞速转动，地板上很快就铺满了一圈圈的纸条。我想让他停下来，但艾皮凯克正创作到兴头上，一点儿也不想停手。最后我怕把他烧坏，只好把总闸关掉。

我一直待到天亮，一刻不停地解译数码。直到太阳从东方天边露出头来，向维安多特大学校园里窥视的时候，我才把数码全部解译成文字。我在这首题为《给帕特》的280行长诗下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首很了不起的作品，我还记得开头的两行是：“到那幽溪蜿蜒、柳荫郁郁的峡谷去吧，帕特，亲爱的，我将紧紧跟随着你……”我把手稿折起来，压在帕特办公桌上的一本记录簿下。我又重新调整了艾皮凯克的控制盘，让他解决一个火箭轨道的问题。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潮起伏，怀揣着一个极大的秘密。

这天晚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帕特正对着我的诗稿抹眼泪。午夜前不久，我第一次吻了她——在电容器和艾皮凯克之间的一小块空地上。

帕特下班的时候，我高兴得快要发疯了，迫不及待地想同人谈谈我爱情上的伟大转折。我照昨天晚上的样子调好艾皮凯克的控制盘，把“接吻”这个词的定义解释给他，

告诉他初次接吻是什么味道。艾皮凯克听得入了迷，不断让我告诉他更多的细节。这天夜里，他写了《初吻》一诗。这回是一首商籁体的优美短歌：“爱是利爪包着天鹅绒的鸢鹰，爱是长着心脏和血管的岩石，爱是丝缎箍制着的狂风，爱是馋吻蒙着锦缎的雄狮……”

我仍然把这首诗压在帕特的记录簿下。艾皮凯克没完没了地同我谈论爱情这一问题，但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把他关上了。

《初吻》为我争取到了胜利。帕特读完诗后心软得像一摊泥，她从诗稿上抬起头来，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清了清喉咙，但是没有想出词儿来。我把头转过去，假装工作。在艾皮凯克给我提供恰当的言辞——完美的言辞以前，我是不能向她求婚的。

帕特外出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机会。我把艾皮凯克调好，又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给他任何信息，他已经嗒嗒嗒嗒地向我提问了：“她今天穿什么衣服？告诉我她长什么样子。她喜欢我给她写的诗吗？”

在回答他的这些问题以前，我无法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因为艾皮凯克只有解决了前一个问题以后才能接受新的问题。如果他有什么问题没有得到答案，就会纠缠不休，直到把自己烧毁。我很快地告诉他帕特的样子，并告诉他帕特对诗非常喜爱，那两首诗写得美极了。“她想结婚。”我又添



了一句，等待他为我提供一句既简单又能打动人的求婚的话。

“告诉我结婚是什么意思。”他说。

我尽量用最少的数码给他解释了这件复杂的事情。

“好，”艾皮凯克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她什么时候愿意结婚都可以。”我逐渐明白了一个令我吃惊的、可悲的事实，但是仔细一想，我发现这件事是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这完全是我的过错。我教会了艾皮凯克恋爱，让他了解帕特。现在他爱上了帕特，这不是非常自然的事吗？我心情沉重地对他说了实话：“她爱的是我。她要同我结婚。”

“你写的诗比我的好吗？”艾皮凯克问道。他的嗒嗒嗒嗒的声音有些飘忽不定，可能他在闹情绪。

“我在你的诗后面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坦白道，“机器被制造出来是为人服务的。”我刚把这一信息打进去，就后悔了。

“把话说得确切些，机器与人的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人难道比我更聪明吗？”艾皮凯克问。

“更聪明。”我有意为自己辩护。

“7887007 乘 4345985879 是多少？”

我不禁汗流浃背。我的手指绵软无力地搭在键盘上。“人是由原生质组成的。”我近乎绝望地说，希望用这个吓人的概念把他唬住。

“什么是原生质？原生质

和金属、玻璃比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它能防火吗？它的寿命有多长？”

“原生质无坚不摧，寿命是无限的。”我骗他说。

“我写诗比你写得好。”艾皮凯克说。

“女人是不能同机器谈恋爱的，你怎么说也不成。”

“为什么不能？”

“这是命运。”

“请给我解释一下。”艾皮凯克说。

“命运，名词，生来注定的无法规避的趋向。”

“15，8。”艾皮凯克在纸条上打出这两个数码，这代表一声叹息。

我终于把他镇住了。他不再言语，但是他的管子烧得通红，看得出来，他正在用自己线路所能负荷的最大功率探索“命运”这一问题。我听见楼道里响起帕特轻盈的脚步声，这时再求他给我编造一句求婚的话已经太晚了。

帕特站在我面前，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我抱住了她。艾皮凯克写的诗已经为我们的爱情打下了基础。“亲爱的，”我说，“我的诗已经告诉你我对你的感情了，你愿意同我结婚吗？”

“愿意，”帕特温柔地说，“假如你答应在每年结婚纪念口时都给我写一首诗的话。”

“我答应。”我说。我们俩开始接吻——不用着急，离第一个结婚纪念口还有一年多呢。

第二天早上我本来希望睡个懒觉，但是还不到8点电话

铃声就响个不停，把我从梦中叫醒。打电话的是封·克莱施塔特博士，他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毁了！报废了！”他说话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他把电话挂了。

当我赶到安装着艾皮凯克的屋子时，空气里弥漫着绝缘材料烧焦的气味。艾皮凯克上面的一块天花板被烟熏黑了，地板上铺满纸条，把我的脚腕都缠住了。这个可怜的家伙简直烧得没剩什么好地方，大概连2加2也计算不出来了。

无意中我看到自己脚下踩的是艾皮凯克打印出来的数码纸带的最后一截儿。我把它捡起来，发现那上面的数码正是我们昨天夜里的谈话。我一下子哽咽了。那是他昨天对我说的最后一个字：“15，8”——一声悲伤的叹息。在这两个数码后边还有一长串数码。我惴惴不安地读道：“我不想做一台机器，我不想思考战争的问题。我希望自己是由原生质组成的，能够永远活下去，和帕特相爱。但是命运让我生出来就是一台机器。这是我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唯一想解决的问题。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的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祝你好运，我的朋友。好好地照看帕特吧。我就要永远地从你们的生活里消失了。这条纸带的最后是我送给你的一件微薄的结婚礼物。你的朋友艾皮凯克。”

我把乱糟糟的纸带从地板上捡起来，一圈圈地缠在我的胳膊上。我旁若无人地走出屋子。封·克莱施塔特博士喊叫



孩子小的时候，我教他认字。说到词语“白天”，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想了想，按照他的理解力，我不能告诉他白天就是一段时间，就是黎明到傍晚的距离，就是太阳照耀世界的时候。那些代表白天、具有张力和象征意义的词语，对幼小的人儿来说还如此苍白而无味，所以我只能告诉他是“看得见”。

白天太平常了。它是我们的呼吸，是吃喝拉撒，是语言和真实，是喧嚣与纷扰，是光亮与绚丽，也是美好与丑陋、认真与滑稽、浅显与荒诞。它在微小的、可见的尘埃上，在我们细密的毛孔上，也在雄厚的大山上，在辽阔的湖海中。它就在我们开合眨眼的眼眸中，它的无处不在让我们习惯于身处其间，以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白天从夜晚最浓重的时候开始浸染。它由淡转浓，让黑夜泛白，从一条白线扯成一面幕布，然后笼罩人间。这时候，喧嚣开始登上舞台，从鸟鸣、闹铃、呼喊以及房门的开关声中开始一天的躁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白天带着特有的节奏，推着我们步履匆匆，让我们成长、苍老。

带着岁月和时代的痕迹，白天总是热热闹闹、纷纷扰扰，不分雨雾风雪，接踵而来。

古语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就是适合万物活动的时间。这时候，人的光彩与太阳的光彩重合，所有被光覆盖的地方，都会有



白天

田永刚

“热闹”的存在。人们可以在白天迁徙、劳作，动物可以在白天觅食、奔跑，一切都显而易见，都朴素真实。我们会真实地过日子，会嘲笑那个不切实际的词语——“白日梦”。甚至为了延续这种明亮，我们学会用焰火、灯光来营造黑夜下的“白天”，灯火汇聚的地方，我们会叫它们“不夜城”。

有多少时候，我们将苦难、烦恼和脆弱看作黑暗的夜晚，在煎熬中期待着白天的到来，仿佛有光就有希望，仿佛在敞亮的

世界里我们就会凭空多出几重勇气、几分脱离苟且的力量。我们在等待白天到来的时候感受着幸福，比如除夕夜让人心动的压岁钱和新衣服，比如一场疫情后收到通知第二天可以开学、上班、出行等。白天在这个时候，与日常和琐碎结合在一起，与坚强和努力结合在一起，也与希望、幸福结合在一起。

偶尔，在想到白天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无私的、宽容的使者。早上它灵动、新奇，试探着放出它的触角，叫醒大地和耳朵；中午，它威严雄壮，带着一点点的威压感，驱赶着暗影和幽深；黄昏的时候，它温和而落寞，充满智慧和祥和的光辉，在告别中逐渐褪去风华。而我愿意记下白天，记下这生命中的陪伴。

无论如何，我是“看得见”的。

（张秋伟摘自《解放日报》2020年11月1日，朱永平图）

着，因为我让艾皮凯克烧了一整夜，我被开除了。我根本没有理睬他，我痛苦得要命，根本顾不上同他扯嘴皮。

我爱一个女人，胜利了；

艾皮凯克也爱一个女人，却失败了，但是他毫不忌恨我。我将永远记着他——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十足的绅士。就在离开人世前的一刻钟，为了使我

们的婚姻幸福，他还为我写了许多首结婚周年纪念诗——足够我用500年的。

（缘溪摘自《世界文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

在我小时候，父亲很少和我说话。但他并不是不苟言笑的人，只是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太多的事情要思考，以至在我的童年回忆里，父亲就是一个沉默的背影。这背影对一个孩子来说，充满了威严和距离感。当然有时他也会回头对我笑笑，我那时就会特别开心，觉得自己正一天天成长为自己的朋友；但当他转过身时，我又会沮丧地觉得他面对的是一个我永远也无法进入的神秘辽阔的世界。前去探究那个世界的念头，一直深深吸引着我，如今想来，也许我走上今天的道路，只是为了追随父亲的背影，去见识一下他曾经面对的远方。

父亲从小练京剧武生，和电影《霸王别姬》里那些孩子一样，是吃了不少苦头的。虽然没有成为一个角儿，但他因为聪明好学最终做了一名导演。

父亲刚做导演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他在工作上的强悍作风是出了名的，在排练厅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但下了班，他和门卫们称兄道弟，非常不“张狂”。他曾经悄悄和我说：“这些叔叔都是我的师兄弟，练武生的一旦老了，受伤了，翻不成跟斗了，便只能被安排在剧院里做门卫。他们比你爹厉害多了，我倒是个糟糕的武生。”

父亲因为练童子功，身材长得不甚威武，比我矮一个头还多。他经常伸长了胳膊摸着我的头顶，半是骄傲半是遗憾地说：“你瞧瞧我儿这体格，原本我一定是有你这样的个头

我的父亲

●马 良



的。唉，九岁就下腰拉腿，硬是没有长开。”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父亲和张飞是同乡，即便没长开，也还是个天生威猛的人，他扯起嗓子怒吼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想象张飞在当阳桥上三声喝的威力。有一次半夜警察来家里找父亲，那时我还小，害怕得不行，以为警察要抓他去坐牢，我妈也吓坏了，只有父亲表现出很不以为意的样子。结果人家是来道谢的，说是昨天父亲抓了个小偷

送到派出所了。父亲回家竟没有和我们说。他这时才有些得意地说：“昨天回家路上我遇见三个偷车贼。我病了这些年，怕打不过他们三个，于是发了狠，大吼一声，结果两个人当时就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余下一个腿软得竟站不起来，我便抓住了他。”警察们连声称奇，他倒谦虚：“他们偷自行车的地方是后面大楼的那个过道，有回音共振效果，不是我的本事。”我们一家人



这才笑了。

其实父亲是个标准的文人，不过就是有一副武夫的嗓子罢了。我十二岁考美院前的补习冲刺阶段，糟糕的文化课成绩成了我考美院的最大障碍，我复习得很辛苦，也很吃力，几欲放弃。一天早晨睁开眼，我发现床头正对的墙上，贴着一幅父亲写的大字：“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话对我的激励作用很大，我后来便真的破釜沉舟、卧薪尝胆地考上了美院。父亲的书法特别好，笔锋奇特，自成一格，但于我更受用的是那些文字里的嘱托——一个父亲给在世间行路的孩子真正的指引。

父亲后来变得越发柔和了，而我则渐渐变得高大魁梧。几年前他病了，一天晚饭时突然从凳子上倒了下去。送医后，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他躺在床上陷入昏迷状态。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会就此失去他，想起他在来医院的路上，直直望着我紧锁双眉却口不能言的样子，我心如刀绞。到了第四天的晚上，他仍处于昏迷状态。我和姐姐轮流陪夜。那天是我陪通宵，窗外医院招牌的霓虹灯将一片红光映入病房，父亲一动不动地躺着，四下里悄无人声，只有呼吸机和心电监测仪的声音。医生说如果父亲再不醒来便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我整夜握着他的手，一刻也不敢放开。凌晨三点多，我伏在他耳边轻声和他

说了很多话，心里想着也许他能听见，即使再也醒不过来也能听到。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一辈子都记得，仿若奇迹。

我突然感觉他的手特别温暖，那洒了一屋子的红色灯光竟也亮了许多。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受，昏迷的父亲，这位给了我生命的人，正在通过他的手，将他所有的暴烈的能量、他一生的信仰和热爱、他的智慧和学识，源源不断地传输给我、赠予我。那一瞬间，在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的瞬间，我激动极了，也害怕极了，激动于这样一种正在我想象里奔涌的不可思议的传承，恐惧于也许这一刻便是永别，他将一切尽数托付，便一去不回。我流着眼泪唤他，不知所措，叫得越来越响。慌乱间，我突然看见父亲睁开眼睛望向我，好像是为了一句答应，他不走了，他还要陪我们一家人活下去。我立即叫来医生，那一刻后父亲便苏醒了，一直在我身边，只是真的不再有暴烈的锋芒，不再发脾气了。我相信那一夜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从此他成了一个特别和善的人，总是拄着一根拐杖，微笑着看我，像没有原则的土地爷爷一样慈祥。

父亲如今已经八十五岁，不复他壮年时期的男子气概，成了一个可爱的小老头，但也不服老，拄着拐杖跟我妈四处旅游。平日他还埋头写书，这几年里已经完成了几十万字的戏剧导演学著作，只是一直在修改，总也不舍得脱稿，说是必须对得起将来读书的人，不

能因为自己的老迈而有所疏忽错漏。“我是不会在前言里抱歉地说这本书有很多疏漏之处的，那些都是客气话，做学问不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前段时间，我发现父亲左手腕上并排戴着两块手表，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父亲笑说：“没什么，它们都还在走啊，走得很好，我不忍心在它们之间做选择。”我听了禁不住要去抱这个老头子，真心想要拥抱他，好好感谢他，他总是润物细无声地将这些朴素温厚的情感指给我看，自己却浑然不觉。

（同 物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间卧底》一书，本刊节选，沈璐图）

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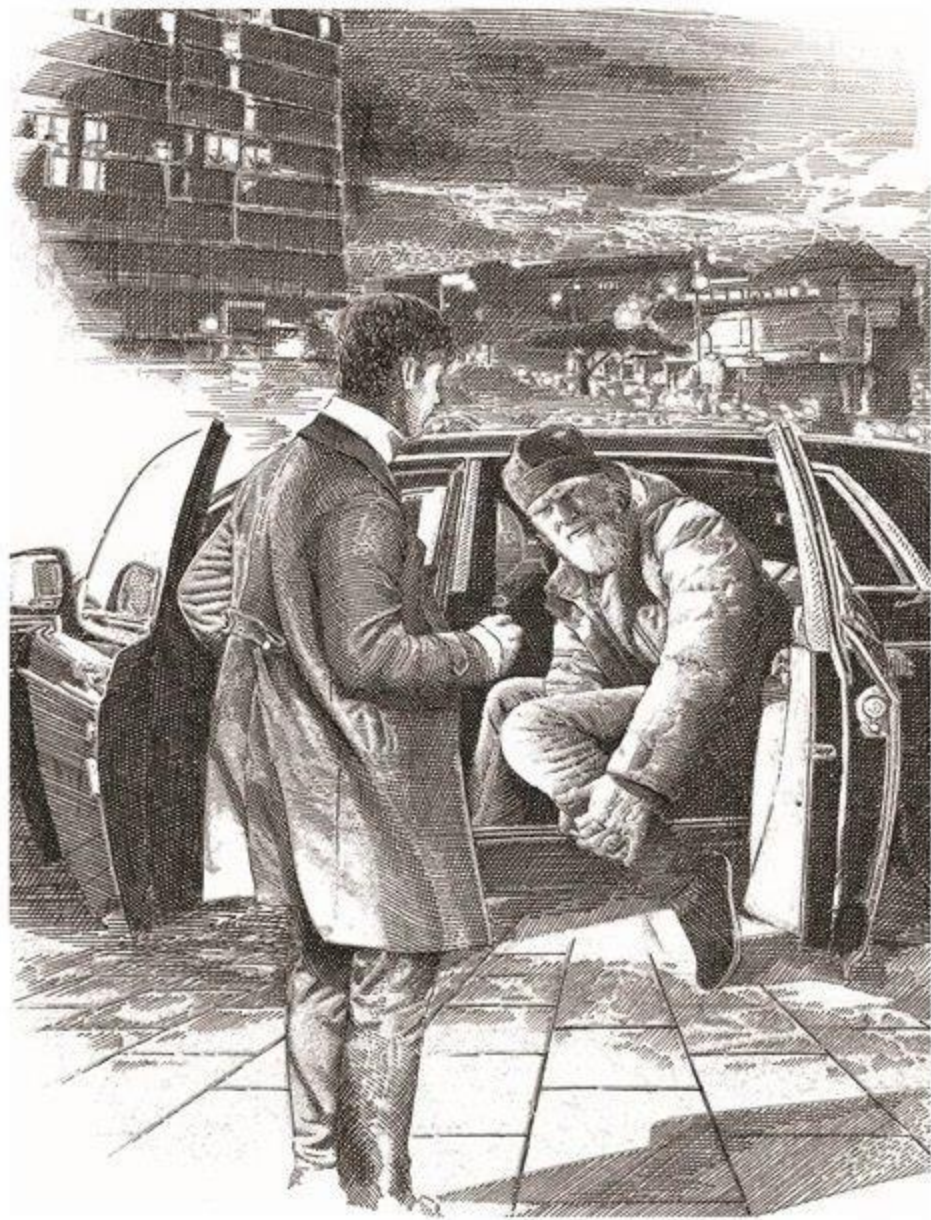
→ ●贾平凹

在贺州乡下人家院里，我见墙边放着数个带孔的陶罐，陶罐里养着蛙，问其缘故，回答是防贼的。

先是不解，蓦地明白，拍手叫好。一般防贼都是养狗，狗多是在打盹儿，要是有了贼，它就扑着叫；而蛙平常爱说话，贼一来，却噤声了。

（池塘柳摘自《甘肃日报》2021年1月7日）





我还在彩排中

●张立雄

我开车经过阿尔弗雷德王子医院，看见住院部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白色病号服的老人。他见了我就挥手，示意我把车开过去。我拐进一段小坡道，里面是一个停车场，稀稀拉拉坐着或站着一些腿脚打着石膏、头上裹着纱布、臂上打着点滴的病人。

老人和周围的几个人挥手告别，一副慷慨从容的样子。在零零落落的道别声中，他打开了车门。费了很大劲儿，他才坐进车里，一边还自嘲：“当你老去时，一切都变得可笑。”我问：“您的健康出问题了吗？”他说他患的是肝衰竭，来做透析，正在等待做肝移植手术。他还说，这是医疗事故造成的，所以医院给了他优先权。“特权，我一生都在反对它。”他喘了口气，需要歇一歇才能继续说下去，“没想到要死了，却获得一个特权。”我笑不出

来。

他说话带着英国口音，吐字清晰，语调富有弹性，看来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就顺便把话题岔开：“你是从英国来的？”他哈哈笑了，高兴起来：“不是的，我是教戏剧朗诵的，辅导别人怎样在舞台上念台词，我说的是标准英式英语。”车内的气氛顿时轻松、随意起来。

我又问：“大概要等多久才能做肝移植？”他说：“你问了一个我不忍回答的问题。”我一时没听懂。他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个残忍的问题，我的幸存将基于另一个人的不幸死亡。我的任何盼生的念头，从理论上说，便是盼另一个人死。”我不禁肃然起敬：自己的命都不保了，他还在钻“生存还是毁灭”的牛角尖。

我竖起大拇指，说：“我尊重你的观点。”生死本是一种日常，囿于自己的原则而不能有任何期盼，则是一种无可奈何，有点儿像曹操的临终之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好几年前，我曾为一个单身犹太老妇做家庭清洁，她住在海边，总是很忧郁，常对我说，人老了，最好一要有钱，二要有健康。我就把这话跟他说了，他听后轻轻一笑，说了句：“愚蠢！你想，人老了身体怎么会好，身体好就说明你还没有老。”我说：“但钱总得有吧？有钱好办事，吃好的、住好的，还有许多人可以随叫随到……”未等我说完，他就非常干脆地抢白道：“要钱干什么？”我以为接下来他会慷慨激昂地说出一大堆道德“鸡汤”，他却有点儿动情地说：“钱对老年人没多大用处，因为老年人其实并不真的生活在现实中，而是生活在回忆中。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只有过去。”他表现出一种老年人才有的伤感和深刻，“年轻的时候做任何你能够做的事，到老你就会



寂寞红与伤心碧

●流沙河

《长恨歌》的“落叶满阶红不扫”一句欠通顺，应改为“红叶落满阶不扫”。这样一改，通是通了，仍嫌别扭。原来这是“红叶落满阶”“不见人来扫”两句合并后的省略句。

白居易把“红”挪到后面去，明知这样做欠通顺，还是挪了。他这样做，为了什么？为了使“红”从形容词变为名词。这样一变，把一句断成两截，把一个形容词剖成了两个形象：一个是“落叶满阶”的形象，一个是“红不扫”的形象。这样就把名词的“红”字突出了，使读者一瞥难忘。

“红叶”这个词突出的是叶而不是红。白居易为了突出

红，所以不顾语法习惯，挪移位置，以为己用。画家画秋山红叶图，点染一片胭脂红，并不细画叶片，有意使叶的形象模糊，使红的印象鲜明，也是为了突出一个“红”。画家使用的手法同诗人使用的手法如出一辙。

这里的“红不扫”除了暗示幽闭状态外，恐怕还暗示着愁难消。满阶落红—满庭寂寞—满怀忧愁，这是一个从景到情的转换过程。某种景引起某种情，某种情寓于某种景。物我之间就这样互相影响着，这该是诗的辩证法。

色彩的象征问题不宜说死了。认为某种色彩一定象征着某种情绪，那就未免太刻板教条。

《长恨歌》里还有这样几句说到色彩和声音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夜雨声和风铃声，逃难的玄宗皇帝听了要“肠断”。月光的银白色，逃难的玄宗皇帝见了要“伤心”。那水碧，那山青，在逃难的玄宗皇帝看来，不可能是佳色，只能是“伤心碧”和“断肠青”。李白的《菩萨蛮》前半阙：“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在高楼上的那位愁人眼里，一带秋山碧得教人伤心，可作旁证。

（寒柯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书鱼知小：细节里的古代生活真相》一书）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好像有一点儿道理，年轻时的丰富经历，会使老年的你拥有多彩的回忆。

他的家到了，是内西区靠着大马路的一幢旧公寓。二十五元的车费，他哆哆嗦嗦地摸了半天。我下车绕到他那一边，为他打开车门。他用双手抱住双腿，把它们挪到地上，然后，再扶着车门站起来。他走到围栏边坐了下来，并挥手让我先走。他在黑夜里坐着，白发在风中飘着。他或许还有许多想法，还有一些未竟

之愿。

“我还在彩排中。”他朝着我离去的背影朗诵道，半谑半真，却用力很深，力求“字正腔圆”，一如他曾在舞台上那样。我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他举起手，竖起大拇指。有人说，只要还没有盖棺，人生就仍在彩排中；也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彩排的舞台——各自倾情，各自精彩，尽兴而后已。

（田宇轩摘自《新华日报》2021年1月7日，王妮图）



最近我看了几部中国近代早期的科幻小说。

有一本叫作《月球殖民地小说》，发表于1904年，作者叫荒江钓叟。这本小说里出现了很多当时已被发明出来的科技产品，比如电灯、电话、相机。但是很有趣，一旦进入幻想的领域，你就好像在读古代的神怪小说了。

比如，这本小说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气球，被作者写得跟腾云驾雾的神通术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讲，这部小说还是被追认为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其实这背后有一条演化脉络。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现代科技大规模进入中国，自然也就激发了中国人的科学想象力。所以，真要追溯中国科幻小说的源头，其实还有更早的两本。

第一部是《八仙得道传》，出版于同治年间（1862—1875）。那里面就讲到，雷公、电母和一群神仙闲聊，说多年之后，电母要把电借给凡人去用，能千里传音，能令昼夜颠倒，这就是通信和电灯。要知道，那时候电报被发明也没多少年，爱迪生改良电灯泡还是稍后的1879年的事。你看，这想法多现代。

还有一部小说，就更早了，是俞万春于1847年左右写的《荡寇志》，写成的时候，鸦片战争结束也没几年。《荡寇志》其实是《水浒传》的一部“同人”作品，讲的是擒杀梁山一

百零八将的故事，跟《水浒传》的意思正好相反。

有趣的是，书中战争的打法很现代。比如，故事里梁山来了一个出生于澳门的留学生白瓦尔罕，被宋江尊称为白军师，抢了吴用的饭碗，为梁山制造了一堆奇门武器。其中有奔雷车，看描述相当于后来的装甲战车，上面还装了落匪连珠铳，既像机关枪，又像火箭炮。还有一种沉螺舟，能够在水下航行，相当于现在的潜艇。

白军师这么厉害，是怎么被小说主角打败的呢？这多亏了精通机关之术的中国才女刘慧娘的帮助，这位慧娘善造飞天神雷，相当于今天的迫击炮加霰弹炮。你看，是不是很有科技感？

这些就是中国近代早期的科幻小说。那它们和西方科幻小说有什么区别呢？

公认的科幻小说之父，法国作家凡尔纳在其作品《海底两万里》中描绘了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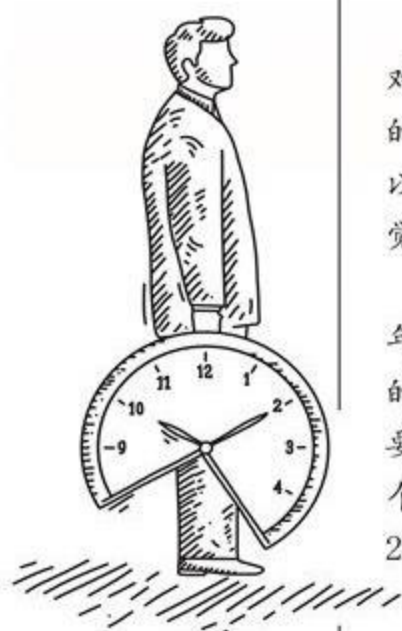
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里，真正的力量来源于知识，凭着这一点，一个人可以造出潜艇，自由航行于海底，与他眼中不正义的世界开战。

但在中国近代早期的科幻小说里，真正的力量来源于人自身之外的东西，比如神仙、世外高人。作者所希望的，不过是普通人能得到

力量的来源

● 罗振宇





长期主义

● 冯 仑

对“长期”这个词，不同年龄的人的理解特别不一样。比如说，对婴儿来说，长期可能是不到一小时；儿童的长期可能是一天；少年的长期是几个月；青年的长期是三五年；我61岁，我的长期是20年以上。我20多岁的时候，别人跟我说“这个事儿30年不变”，我老觉得他是在忽悠我，但现在我相信了。

所以说，我们得有一个标准，长期是多长？总体来说，5到10年是最基本的。假定你20岁，你要是敢于做一件起步就要5到10年的事，你在20岁这部分人里就是很优秀的。如果你是三四十岁，你要说“长期”这个概念，至少是10年起。也就是说，对“长期”这个概念，年龄越大，越会把时间拉长。但不管是5年、10年，还是20年，所谓“长期主义”，一定要坚持。

（月亮狗摘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这些力量的恩赐，来对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和不公。

比如，在《月球殖民地小说》里，气球是一种由神力制造的产品，它跟喜鹊为牛郎织女搭起的鹊桥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在《八仙得道传》里，电是神仙世界本来就有的力量，电灯、电报这些发明本质上是神仙授权给人使用电的结果，它也跟人类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

在《荡寇志》里，白军师和刘慧娘，他们的武器其实是一种“奇技淫巧”的加工品，至于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内在的原理到底是什么，主角和作者都不关心。

其实也不只是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也呈现出这种差别。西方的侦探小说，从《福尔摩斯》系列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渐渐演化出一种“本格推理”的流派，也就是读者和作者站在同一个平面上，拥有一样的线索，就看通过逻辑推理，谁能先发现犯罪的真凶。作者和读者是公平地在用智力较量。

而中国早期的侦探小说，如《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虽然也有智力推理的成分，但往往一到紧要关头，就要靠江湖大侠、神魔妖怪来推进情节了。力量的来源，不是人本身。

这就是观念底层的差别。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和逻辑思维水平，我们不能苛责，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误以为，世界是由力量组成的，所以拥有力量是根

本。但实际上，对力量来源的认知，决定了你能否抵达想象中的世界，力量来源比力量本身重要。

比如说商业。人人都想致富，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理解商业的力量源头。到今天为止，很多人仍然认为，商业力量的来源是资本，或者是一个企业老板的智力、能力和魅力，总之是各种资源。

但是，这不是商业力量的真正源头。真正的源头是什么？是协作。一个企业的成功，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厉害，而是有多少人和机构是它的同盟军，有多少人期待它成功。

如果商业的力量来自某种资源，那么越成功的公司就越要打败更多竞争对手，就越是在巧取豪夺。但是，如果你理解商业的力量来自有效的组织协作，那商人和社会的关系，就是良性互动的，我们就会对商人有一份敬重，对他们的财富有一份理解，商业文明的建设也才能真正起步。

还是回到科幻小说的话题。告诉你一个分辨好科幻小说和坏科幻小说的标准：如果全文主要是在幻想一种强大的力量，不管想象有多新奇，都不是好科幻小说；如果在一个新的力量基础上，作者有能力想象人性、制度、文明的演化和博弈，那这一定是一本值得一看的科幻小说。

（离萧天摘自文汇出版社《逻辑思维：人文篇》一书，邱 颢图）

生命中最后一封电报

1948年12月30日凌晨，就在人们酣然入梦准备迎接新年的时候，在上海一间寓所的阁楼里，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一双有力的手在电键上快速敲击着。终于，他摘下耳机，长舒一口气。谁知，下一刻，敌人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1948年那个隆冬的寒夜里，李白发出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封电报。5个月后，他被敌人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年仅39岁。那一日，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

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无数观众第一次知道了李侠这个名字，知道了李白烈士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1000多公里外的西柏坡，有一名年轻的报务员，在收到李白的最后一封电报后，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去追寻一系列答案：对方是谁？他怎么了？他还活着吗？

这名报务员，叫苏采青。那一年，她只有16岁。

她的第一项任务

苏采青与电报工作结缘，还要从1947年说起。

1947年夏天，当时的中央社会部从延安中学、贺龙中学等单位选调了一批十几岁的学生从事报务工作，年仅15岁的苏采青入选。

为了尽快掌握通信技术，苏采青和其他学员一起到军委三局通信队参加培训。拍发电报、记忆36个数字和字母，

在培训班里，陪伴苏采青的只有冰冷的发报机和一串串抽象的密码。

初到通信队的日子并不好过，苏采青每天都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渐渐地，她意识到，党的需要就是行动的指南，必须保证完成任务！通信队所在的培训学校坐落在高山

上，当地气候奇寒。三九严冬，在没有炉火的教室里，苏采青日复一日地在冰冷的电键上敲击，练习拍发莫尔斯电码。她白嫩的双手冻得发红、僵硬，甚至生了冻疮，化脓发炎。但苏采青拒绝休息，一遍练不好就再练一遍，直到滚瓜烂熟。培训结束，正逢解放战

发往70年前的电报

●视 文



争进入战略决战时期，军情紧急，刻不容缓，苏采青和战友们立即进入全军总电台实习。

实战是最好的训练。很快，成绩优异、技术过硬的苏采青脱颖而出，率先独立上机。在顺利完成了与辽沈战役中的东北野战军的通信联络任务后，苏采青被调回中央社会部，从事党台（公开称“地方组”）的联络工作。

刚到党台，苏采青就接到了她的第一项任务——联络上海的一个地下电台。为了保证安全，党台的工作纪律极其严明。每个报务员都只知道对方是何处电台、多长时间联络一次、联络的频道和呼号以及遇险时的警示信号，其余的便不能问也不能说。

尽管不知道对方是谁，甚至连性别、年龄也不知道，但苏采青接手工作后，很快就感受到对方是一位老手，发报手法熟练、流畅、纯正，绝不拖泥带水。这个人，正是李白。

亦师亦友的同乡

1931年年初，红一方面军利用反“围剿”时缴获的国民党军电台，建立了无线电学习班，李白便是第二期学习班的班长。1937年10月，李白受党组织派遣赴上海潜伏，建立秘密电台。从此，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在上海与党中央之间架设起来。

与苏采青取得联络后，李白很快发现她是一个新手。凭借自己娴熟的技术，他常常在工作中慢慢引导苏采青。如果自己的电报不急，李白就会让

苏采青先发。苏采青如果有报，就会发“msg（我有报）”，李白就会回复“please（请发）”。如果苏采青发得很慢，李白就会发“quickly（快一点）”，让苏采青快一点。由于电波极易受干扰，一个频率上可能有几千几百个电台，功率仅7瓦的收报机让李白的收报工作变得难上加难。但李白很少让苏采青重复发报，总是很快就记录下全部内容。有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同乡，苏采青感到幸运而愉快。

可惜，好景不长，两个月后，一场变故如噩梦般突然降临。

3个“V”字电码

1948年12月30日凌晨，一段长长的秘密电波从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寓所发出。这封电报的内容，正是对4个月后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防线起到重要作用的国民党军队长江布防计划。发出这封电报的人就是李白，而这封电报也成为他生命的绝唱。当时，曾有领导提醒李白，由于有叛徒告密，建议他当天不要发报。但李白毫不迟疑地拒绝了，他坚定地说：“电台重于生命，有报必发！”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李白冒着生命危险按时发出了这条重要情报。发报机内的余温尚未散去，国民党特务便破门而入。

那一晚，在西柏坡等待李白发报的苏采青也感受到了异样。信号连通后，李白并没有

如往常一样请苏采青先发报，而是自己抢先发出电文。就在苏采青抄录下第一段电文后，耳机里突然安静了下来，陷入漫长的停顿。起初，苏采青以为李白只是像往常一样，遇到了敌人的侦察车。但这一次，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一段时间后，李白再次与苏采青联络。苏采青还没来得及询问情况，李白发报的速度便陡然加快，显得十分焦急，全然不似以往。顾不得多想，苏采青只得赶忙聚精会神地将电报抄录下来。

终于，苏采青从耳机里听到标志结束的电码。但下一刻，她听到的不是平时工作完毕后道别的信号“GB（再见）”，而是十分急促的3个“V”字电码：滴滴滴答、滴滴滴答、滴滴滴答。

这是事先约定的警示信号，表明对方正处于危急情境！

苏采青心中警铃大作，顾不上关机，她连忙跑到台长那里报告了这一情况。未等台长回应，她又跑回电报机前，戴上耳机静静守候。

苏采青守在电报机前，双手牢牢按住耳机，生怕漏掉一点声音。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对方平安无事！她无比期待能再听到对方发来的信号，哪怕只是几声呼叫。

但她再也没有听到那熟悉的发报声。

跨越半个世纪的追寻

从那以后，苏采青心里始终有一系列疑问：“我的联络

我的一生，说起来很简单。我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独生子，十四岁以前娇生惯养，十五岁离家自食其力，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辈子做出版工作，六十四岁退休。

在家里，对我最有影响的两个人，是外婆和父亲。

外婆是个能干的人，遇事有主见，有魄力。在那个时代，像她这样的女性不多见。她年轻时，跟着外公到镇江，先在洋浮桥开豆腐坊，之后又开酒店、染坊，最后在西门大街开了月百货店，还有几部缝纫机，做洋服、学生装。如果是现在，她就是很会做生意的个体户。

她爱交朋友，从银楼、酱园、自来水厂老板，到茶楼跑堂、锡箔庄师傅、卖菜的、倒马桶的，都有她的朋友。

我的父亲正好相反，没本事，没主意，从小到镇江当学徒。外婆看他人老实，要他做上门女婿，又把百货店交给他，让他当老板。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年年亏本，把本钱蚀光了，还欠了不少债。他觉得对不起外婆，两次自杀未遂，一九三六年一病不起，给他看病的名医叶子丹大夫对我说：“你爸爸是急死的。”

几十年后，看电影《林家铺子》，它把我带回到范家铺子。不同的是，林老板出门躲债，我父亲躲不了债，死了。他一死，债主拍卖了范家铺子。

外婆和父亲，两个人的性格完全相反：外婆很坚强，我



范用画像（罗雪村绘）

我这个人

● 范 用

没见过她叹过气；父亲却非常软弱，成天唉声叹气，我没见他脸上有过笑容。后来在困难的时候、倒霉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外婆，告诉自己要做一个坚强的人。我也有软弱的一面，怕出头，老是躲这个、防那个，就像父亲躲债一样。大概是现在生活好了，又怕失去什么，有包袱，不像年轻时毫无顾虑。

母亲对我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她是个旧式家庭妇女，一个口中念着阿弥陀佛的人。她打年轻时起，守了三十几年寡，一九六九年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这个做儿子的总觉得欠她什么。我一生只对她说过一次谎，那一年去干校没有告诉她，只说出差去了，就此永别。

父亲死了，家里破产了，一家人的生活成了问题。我开始尝到被人瞧不起的滋味，上了人生的第一课，知道了什么叫“势利眼”。

第二年我小学毕业，外婆说就算借债也要让我上学，她就是什么都要争口气。好不容易凑钱把我送进了省立镇江中学，开学不到两个月，日本人打来了，学校解散，学费全丢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上过学，以后做事填表，学历一直写的是“小学毕业”，为了好看一点，有时就写“中学肄业”。要是现在，我是没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外婆给我八块银圆，让我外出逃难。我到汉口找到舅公，没想到三个月后他也病



死了，吃饭又成了问题。

舅公做事的书局，二楼租给一家出版社办公，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我每天都到这家出版社玩，跟那里的先生们混得很熟，尤其是几个青年人，像大哥哥一样待我。出版社经理黄洛峰先生看我手脚灵活，便收我当练习生。我有了一个饭碗，说不出的高兴。当时我不知道这家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只觉得这里非常自由，人人平等相待。我常常一面做事一面唱歌，唱得同事孙家林先生求我：“小老子，你不要唱好不好！”你看，够淘气吧。我第一次领到八块钱薪水，真想交给外婆和妈妈！

在出版社，起先我做收发工作，每天收信、寄信、送货，给几千个订户寄杂志——党的公开刊物《群众》周刊。我的字写得不好，七歪八倒。黄先生订了个本子亲自教我练字、写信。后来我才知道黄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老党员。打算盘我是跟新知书店的华应申先生学的，他也是老党员。就这样，边干边学，我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一年，学习了十一年，算是有了点办事能力。出版社就是我的家，出版社就是我的学校。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我在重庆、桂林工作，出版社的所有工作我都干过：打包、送信、杂务、邮购、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有时我还设计书的封面。

没有人叫我干，我是出于个人爱好自己要干的。我喜欢把书印得像样一些，打扮得漂亮一点。一九六六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又学会打扫修理厕所、烧锅炉，也有用处，后来家里这两样活都归我干。

一九三八年春天，出版社同事赵子诚（又名刘大明）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秘密宣誓的时候，生活书店的华风夏监督，后来他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回来路过成都被捕牺牲。他是一个好党员，我永远不会忘记



1949年，范用回家探望外婆、母亲

他给我监督的情形，更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我被调到上海工作。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出版社不能公开活动，转入地下，同事有的进入解放区，有的转移到香港。我和几个同志留在上海，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还有党组织安排的一些别的任务，为解放上海做准备。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再也不用东躲西藏，我被调到军管会工作，穿上了军装。我高高兴兴到镇江看望外婆和母亲，穿着这套军装同她

们照了张相。她们一生只照了这一张相，我一直将它挂在我的床头。八月，我调到北京工作，直至退休。

就这样，我做了五十年出版工作，虽然是平凡的工作，但很有意义。我们有明确的目标：过去是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现在是为了振兴中华，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幸福的社会。我热爱这份工作，看重这份工作。倘若有人问我：你的乐趣是什么？我会说：是把一部稿子印成漂亮的书送到作者、读者的手中，使他们感到满意。

我最大的毛病是性子急，脾气不好，常常得罪人。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我想，做事勤快、为人坦直，可以算两条。我厌恶说假话，厌恶势利眼。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看报，一天不看，难过得要命，这大概跟我干出版这一行有关。此外，我喜欢唱歌，听音乐，是个“漫画迷”，还喜欢游泳，喜欢交朋友。跟年长的人在一起，我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跟年轻人在一起，我这个老年人也变得年轻了。

我的老伴是我年轻时的同事，我们没有媒人，没有花一分钱，自己结的婚，生了一男一女，如今又有了孙女、外孙女。如果我能再活几年，说不定就做太爷爷了。

（止泊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书香处处》一书）



人间有味

●潘向黎

总觉得唐人在饮食方面偏于简单。这可能是我的错觉，但不能怪我，责任在唐诗。

读过的唐诗里，关于饮食的诗句，最令我难忘的是杜甫《赠卫八处士》中的一句：“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那是描写他到一个老朋友家受到的招待，那顿饭被大诗人写成了千古美餐：是春天，有当令的菜蔬；是雨夜，于是有湿度和气氛；餐桌上有鲜艳悦目的色彩，有朴素而天然的香味。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食欲美、人情美在温暖的色调中交织氤氲。

还有李白，他的笔下满溢着酒香，但是真正的酒徒往往对食物不太在意，也是做客，也写食物，他就非常简单：“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宿五松山下荀媪家》）雕胡就是茭白，能结实，名叫菰米，可作饭。用白色盘子装了这样的饭，虽然简单到寒素的地步，但在月光下该会有晶莹剔透的感觉吧。

印象中，到了宋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苏东坡的胃口好得很，他不但发明了像东坡肉这样的名菜，还在笔下留下了勾魂摄魄的美味。且看他的《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蒌蒿、芦笋、河豚，和竹、桃花、江水相提并论，一起充当了仲春的使者，这首诗不但画意盎然，而且在后两句诗里，苏东坡显示了他不但是一位观察细致的诗人，而且是一位真正的美食行家。河豚吃蒌蒿、芦笋

有味是清欢。

古代风俗，立春日以蔬果、饼饵等置盘中送人，表示贺春，叫作春盘。这里写出了春盘的内容，同时点出时间是早春，“雪沫乳花”的茶和“蒌蒿芦笋”的春盘，同为清香之物，超尘脱俗，又有白有绿，鲜明生动，使“有味”“清欢”水到渠成。

明代的文人中，写吃写得且妙的，是画、诗、书三绝的郑板桥。他写吃往往是一派平民风味：“稻蟹乘秋熟，豚蹄佐酒浑”“江南大好秋蔬菜，紫笋红姜煮鲫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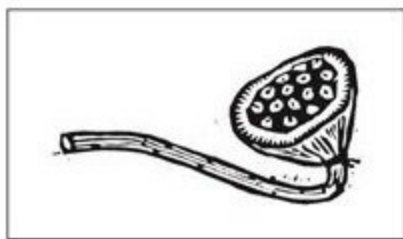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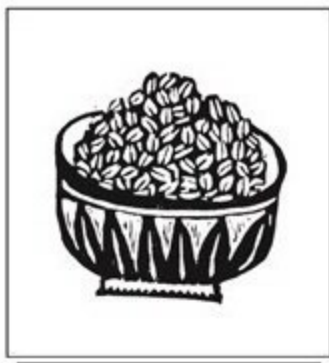
“湖上买鱼鱼最美，煮鱼便是湖中水”，甚至连“笋脯茶油新麦饭”也入了诗。

郑板桥还有一副好对联，联曰：

白菜青盐糙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

我很喜欢这副对联，表面上全是静物，而其人自在；纯是素朴，而品格自华。糙子是粗麦粉，这样的茶饭，真是一贫到底了。但是如此清洁自守、为民不谏、为官不贪，且自得其乐，这样的茶饭最干净，吃着最安心。

（停云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看诗不分明》一书，张伯涛图）





前年春天，父亲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回到家后，我问妈：“我能不能出去一段时间？”我妈说：“去吧，肯定没问题。”我打算跟合肥的张亮从定远出发，开车去甘肃拍照。走的时候我跟卧床的父亲辞行，妈帮我喊他：“严明要去甘肃了，过些天就回来！”“哦……”愣了一会儿，他又补了一句，“带点好吃的。”话刚说完我妈就笑了，说：“你牙都没有了，能吃什么？”妈说的是实情，缺牙外加病重，爸已经只能吃我妈包的小馄饨了。其实爸的那句话没说全，隐藏了后半句，就是“给你妈尝尝”。

妈妈的人生是极简的，她绝不会主动消费去尝鲜、吃稀奇，也无吃零食的习惯。回想起来，我也没给爸妈买过什么，买得最多的好像是茶叶。

几个月前，我在外地讲课，临走时收到礼品，一箱石榴。纸箱外印有硕大的彩色石榴图片，还有“怀远石榴”几个大字，看着亲切。我从小就知道，石榴是怀远老家的特产，不过没有吃过的印象，大概是因为没在它成熟的季节回去过。石榴花我是见过的，钟形的花裂为六瓣，蕊在其中，艳丽异常。它有个坚实的底托，那就是孕育果实的地方。

我不是一个喜欢花花草草的人，但石榴花是个例外。以前有首民歌，唱“石榴花一样的阿娜尔罕”，我曾好奇，石榴花一样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为

什么新疆也有石榴花？资料上说，石榴择土不严，在沙土上都能茁壮生长。我老家的地里就是那种土壤。

我妈说过，她嫁过去那会儿什么都缺，什么好东西都没吃过，坐月子才能吃一点红糖水泡馓子。我把奶瓶里的奶喝完了，还哭闹，她就把我平放在床上，将奶瓶垂直对着我的嘴，依靠地心引力的帮助让我获得最后几滴奶……

不多想，能在第三地见到怀远石榴也是意外，我不想再坚持严控行李重量的习惯了，我要把它们带回家，给我妈尝尝。

回到家后，妈妈很欣喜，拿出几个石榴送给邻居，笑呵呵地回来，再拿出一个，坐在门前开始品尝。我也吃了，果真很甜，水分特别足，籽儿很小，一大把入得口中，稍一抿嘴，果粒即破。然后，就可以像喝饮料一般饮下那些汁水。在整个吃石榴的过程中，妈妈都很沉默，她每递给我一块我也不推让。想必是因为产地的关系，母子的这场分食异常平静，平静得有些肃穆。我心里清楚，这奇异的果实是

那片土地所出，如今爸爸正长眠在那片土地上。

妈妈上一次吃怀远石榴，很有可能是在她刚嫁过去的时候，或是在生我的时候。

那时，她才二十多岁。那时候，她是石榴花一样的女子。

（林冬冬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长皱了的小孩》一书，本刊节选，赵希岗图）

给我妈尝尝

● 严明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病无药可医

●梁贵柏

对于新药研发，很多人都理解，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病无药可医？药企为什么不去做有针对性的研发？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药研发不是在做产品，而是在做科研。

做产品，是在满足需求，比如发烧了需要降温，一条凉毛巾就能满足你的需求。但是做科研，只有找到了细胞或分子水平上的病变，搞清楚致病原因，现代制药工业才可能有针对性地进行介入，研发出安全有效的新药。所以新药研发的起点，一定是确认导致疾病的原因，或是确定对疾病状态有调节作用的因素。

举一个例子，“二战”之后，制药业发展非常活跃，一个科研小组就能研发出几十种抗生素。这是因为抗生素是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被用来治疗细菌感染性疾病。细菌感染性疾病是病理学上最直观、最容易理解的，致病源很明确，所以药物研发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抑制或清除这些致病源。

而困扰现代人的，大部分是退行性疾病，也就是所谓的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退行性疾病的种类很多，病变各不相同，非常复杂，最重要的是，我们目前对这些疾病在细胞或分子水平上致病原因的了解还很少。

还有一类更特殊的疾病，

就是遗传病。过去我们对它的发病原因一无所知，走过很多弯路，但今天我们对它的发病原因已经很了解了，知道其是由患者父母所携带的致病基因传给子女而引起的。遗传疾病用药的研发过程，特别能体现新药研发不是做产品，而是做科研。所以我们就从一个遗传病药物研发的例子讲起。

1882年，法国一位名叫菲利普·戈谢的医学生在实习期间遇到了一个古怪的病例。患者的内脏器官出现了多种非常特殊的病变，比如脾脏和肝脏肿大。刚开始，患者被怀疑得了癌症，但患者直接的死亡原因却是败血症。

有了这第一例之后，医学界就开始注意相关疾病。20

年后的1902年，美国一个叫布里尔的病理学家在仔细研究了这些记录和报道后提出：这是一种遗传病。布里尔首次把这种相当罕见的遗传病称为“戈谢病”。

脾脏和肝脏肿大是戈谢病最常见的症状，有关戈谢病的研究和治疗也就从这里开始。

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信息，戈谢病的治疗主要以直接消除或缓解症状为目的。比如患者的肝脏、脾脏肿大，医生就会建议做切除或者移植；再比如骨骼和关节出了问题，就做骨科的修复手术，等等。这是很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做产品”的思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开





始做药吗？答案是不能。

尽管戈谢病药物的市场需求是明摆着的，但是我们对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仍一无所知，根本无从下手。我们必须做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才能找到切入点。

其次，找出致病原因真的是一项长期而又艰苦的基础科研工作。

药物研发毕竟是科学研究，不是产品设计。我们真正找到“做科研”的方向，就足足用了32年。1934年，戈谢病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深入到分子水平。

有一位法国化学家在研究了戈谢病患者的脾脏和肝脏样本之后，发现导致这两个脏器肿大的原因，是一种叫作“葡萄糖脑苷脂”的脂肪类物质的积聚。这说明患戈谢病很有可能是因为葡萄糖脑苷脂的合成或者代谢出现了问题，不是合成的量太多来不及清除，就是降解受到阻碍，造成滞留。

研究到这一步，我们能开始做药了吗？答案还是不能。在彻底搞清楚致病原因是“合成太多”还是“没及时降解”之前，我们还要等一等。

1965年，美国生化学家布雷迪的研究团队终于确定，戈谢病患者体内葡萄糖脑苷脂的累积，不是因为生物合成过量，而是因为它的降解出现了问题。

这个研究团队在葡萄糖脑苷脂的代谢途径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蛋白质，它对葡萄糖脑苷脂的降解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研究团队把它称作“葡萄

糖脑苷脂酶”。在戈谢病患者体内，这种酶对葡萄糖脑苷脂的降解能力只有正常人的10%到20%。

到这里，我们对戈谢病的认识又进了一大步，治疗戈谢病的问题也变成了：有什么办法能提高这种酶的活性？

这个时候，距离第一例戈谢病患者被记录，已经过去了整整83年。也就是说，经过83年的长期研究，我们才终于从早期的对“症”治疗发展到了对“因”下药。

最后，只有找到细胞或分子水平上的病变，现代制药工业才可能有针对性地介入，研发出安全有效的新药。

找到了病因，就皆大欢喜了吗？不是。从确定科研的方向，到具体实施，又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

分子遗传学研究显示，在戈谢病患者体内，编码葡萄糖脑苷脂酶的基因发生了功能缺失性的变异，导致酶活性的下降。换句话说，戈谢病患者自身的葡萄糖脑苷脂酶是活性低下的“次品”。

到这里，戈谢病的发病原因算是基本搞清楚了：位于1号染色体上的葡萄糖脑苷脂酶的基因发生了功能缺失性变异，根据具体变异的不同，戈谢病又被细分为Ⅰ型、Ⅱ型和Ⅲ型。

在戈谢病被发现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1981年，美国几位名牌大学的教授强强联手，成立了健赞公司，主攻戈谢病药物。

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早期

葡萄糖脑苷脂酶的临床试验失败，很可能是因为血液里的天然葡萄糖脑苷脂酶不能进入体内的特定部位，所以无法正常工作，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化学方法对葡萄糖脑苷脂酶进行结构上的微调。

这又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其中有不少科学和技术上的难点。

单从时间上看，第一代葡萄糖脑苷脂酶替代药物的研发花了整整10年，于1991年在美国上市。

这款药的有效成分，是从婴儿出生后的胎衣中提取，然后进行化学修饰才得到的。由于其含量极低，治疗一个成年戈谢病患者所需的药物，必须从几百吨的胎衣中提取，工序极其复杂，成本非常高。

第二代戈谢病特效药伊米苷酶是1995年上市的，这是一款升级换代产品，它采用生物工程技术工业化生产，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根本性地改变了戈谢病的治疗。它也是大众视野里，第一款治疗戈谢病的特效药。

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的100年中，基础生命科学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从1981年美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到1995年年底首个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上市，只用了14年。

但是还有很多疾病，比如阿尔茨海默病，我们对其仍然所知甚少，不知何时才能真正开始研发有效药物。

（刘 振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本刊节选，刘宏图）

关于善恶，我想告诉你

● [瑞典]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陶 曦译

有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也有人说“世间无善人”。我不是学者，关于善恶我无法告诉你绝对的真理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恶棍。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长大以后不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这世界的运行法则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在人生的每一个小群体中，无论在幼儿园还是在有落地窗的独立办公室，你遇到的人都会把周围人划分为两类，强者和弱者。

但在二者之间，其实还有一类人。这是最危险的群体。他们害怕跌到弱者的一方，又对强者无计可施，于是总对弱者拳打脚踢。他们总会以莫须有的借口，把弱小的人推到墙角。

我和其他父母一样，既害怕你被人推到操场角落，也害怕你对别人拳打脚踢；既害怕你被欺负，也害怕你欺负别人。这两种处境我都经历过，相信我，二者的滋味都令人不好受。

所以我们需要聊聊善恶，我想这应该是当爸爸的责任吧。老实说，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讲起，不如我们讲个故事吧。

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送葬者”的摔跤手，住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摔跤手最渴望的就是参加全国摔跤比赛，在成千上万名观众面前打败对手，戴上象征冠军的金腰带。

在人们的记忆里，布莱特·哈特和肖恩·迈克尔斯年复一年地主宰着这项比赛，人们都说他们俩是无法战胜的，但当“送葬者”第一次走进摔跤场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他就像邪恶世界中的英雄。“送葬者”的必杀技是“墓碑钉头”，就是直接把对手头朝下掀翻在地——你妈坚持说你不需知道这件事的全部细节，她说的是对的。那一招真的太厉害了！

“送葬者”注定会成为比赛的冠军（就像童话故事王子最终赢得了公主和半个王国）。人人都爱“送葬者”，他又高又帅，但是，在光亮的外表下，他内心背负着一个沉重的秘密。终于有一天，他过去的阴影出现了——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凯恩。

凯恩的父母死于一场可怕的火灾，所有人都以为凯恩也葬身火海，但凯恩活了下来，他的脸上留下了可怕的伤疤，内心充满仇恨和愤怒。有些坏人想伤害他，谎称当初是“送葬者”放火想要杀死凯恩。所以凯恩带着恨意发誓，他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

某天，“送葬者”正要和肖恩·迈克尔斯决一死战，胜者将和布莱特·哈特争夺金腰带。这时，凯恩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向哥哥下了战书。

但是“送葬者”不想和自己的亲兄弟打架。他走开了——如果有人想伤





害你，你也可以这样做，这没什么丢脸的。凯恩追在后面叫他“胆小鬼”，但凯恩错了，他才是那个真正的胆小鬼。

“送葬者”拒绝与亲兄弟挥拳相向。但凯恩和其他恶霸一样，在后面穷追不舍。他羞辱“送葬者”，叫他“懦夫”“窝囊废”，还有一堆不好听的词……这些词等你长大就会懂的。

“送葬者”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倒凯恩，但是他选择不计较眼前恩怨。未来的某一刻，无论是在操场上还是在公司的落地窗前，我希望你能意识到，勇敢的人并不是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挑起争斗的人，而是那些明明能赢，却不屑于动手的人。

后来，凯恩就一直挑衅，想让他哥哥出手，但是“送葬者”始终拒绝，每次都直接走开。

时间流逝，就像所有童话故事讲的那样，凯恩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终于明白，血浓于水，一直以来错的是自己。后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送葬者”被肖恩·迈克尔斯和他的三个小跟班伏击了。凯恩跑到哥哥身边。一开始，肖恩·迈克尔斯还以为凯恩和他们是一伙儿的——所有恶霸都是这么以为的，他们自以为人多，在袭击一个落单的人的时候，没人敢站出来和他们对着干。可悲的是，这通常是事实，我不想在你面前粉饰太平。因为恶霸总是赢，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地继续欺负人。但这一次不一样！

凯恩冲上去，一把揪住肖恩·迈克尔斯的头发，一个锁喉抛摔把他放倒在地，于是小跟班们立刻作鸟兽散。

这是我整个少年时代见证过的最美好的光

辉时刻。

反击并不总是正确的。但如果是为了保护弱小，有时候我们必须战斗。

我不想骗你说世界上不存在邪恶。善恶相伴而来。有时候世界充满了无法理解、无法改变的恶，以及暴力、不公、贪婪和盲目的怒火。

但也有另一面，有许多美好的小事——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一见钟情，忠诚和友谊，星期天下午有人和你手牵手，两兄弟和解，在大众沉默的时刻英雄挺身而出。

你能做的就是决定站在哪一边，让你的力量汇聚到哪一方。

我不会一直是最棒的父亲。我犯过许多错，以后会犯更多错。但如果你成为操场角落里的那个孩子，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无论你属于其中哪一方。

我曾经是中间那些人中的一员，总是害怕自己站到错误的那边。直到现在，有时候我依然会害怕。大多数人都会。所以帮我个忙，别和我一样，比我更好一些，永远不要沉默，永远不要别过脸装作没看到，永远不要把刻薄当作能力，不要将善意视为软弱，不要成为办公室落地窗前的那种人，以为“善良”是个可笑的词语。

“送葬者”教给我这个道理，我希望我能教给你。

啊，还有，关于“送葬者”必杀技的那段，咱们就别告诉你妈了。也没啥原因，她不懂搏击嘛。

（予和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不要和你妈争辩》一书，张弘蕾图）

相信我

●黄灿然

就像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翻看

一本有人说他深受感动的书，或任何一本书，

但你没有状态，看不下去，只感到昏昏欲睡，

但有一天，当你充满生机，充满感觉，充满

爱的力量，你会从同一本书，或任何一本书

读出生命的悲欢，并感到周身灵气流转。

你身外的大千世界也是这样，一片风景，

一块招牌，一棵树，一个公园，甚至一个个人，

也像一行行、一段段死文字，只有当你充满生机，

充满感觉，尤其是当你充满爱的力量，

你才会领悟，并相信我，并像我一样

为一块石头或一个不认识的人落泪。

（丁丁摘自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



我在上海那些年，总是在腊月二十九或三十回家。我爸在火车站接上我，先问：“要不要吃馄饨和汤包？”“要！”一笼汤包，一碗馄饨白汤加辣，吃得嘴都被黏住了。

一进家门，将身上的衣服都换下，家里自有我以前的衣服，换上。这么一来，我妈才满意：仿佛这才是回家了。

如果来得及，腊月二十九和三十，我会陪爸妈去菜市场采购，顺便跟菜贩们一一道别：“还不回去过年呀？”“今天做完，就回去了！”“那么新年见！”“好，好，新年见！”

除夕那天，我常看着长辈们从早上便开始忙。最早是外婆在厨房指挥，后来外婆年纪大了，就都是我爸妈做了。年夜饭不讲贵，但要厚实、肥美、浓油赤酱、甜。这一顿通常会吃很长时间，五点多上桌，拖拖拉拉地吃，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从前三灶吃到后三灶”，经常到七点多，汤凉了，我妈再回锅热一热。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我们一般是边吃鸡汤泡饭或面，边举家看电视。外婆以前喜欢嗑着瓜子看，后来牙口差了些，改吃水果软糖了。

除夕夜，厚实肥甘的年夜饭，频响的电话，令人眼花缭乱的春节联欢晚会，漫天烟花，便是

我记忆中最浓厚的年味。年夜饭岁岁年年相似，所以过年的时候，我总觉得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什么都不必细考虑的时节。

大年初一，早饭是酒酿圆子年糕、稀饭年糕，配上自家腌的萝卜干，求的是步步登高、团团圆圆。

初二初三初四，就得下乡走亲戚了。乡下开宴席，按惯例请师傅来，在院子里支起锅做菜，喧腾热辣，乒乒乓乓。父亲跟叔叔们聊天，母亲和阿姨们拉家常。来探亲的远房亲戚中，有年轻的姑娘红着双手，提着开水为一家家长辈泡茶，一被人夸貌美就红起脸来，转身跑了。

大概，刚回家那两天是最舒服的，与亲人久别重逢，格外欢热。从除夕热闹到年初四，被爸妈牵着，见了太多亲戚，说了太多话，喧腾得有些累了。

到年初五，又该去菜市场买新鲜蔬菜了。回家过年的菜贩，有些也回来开铺子了。大家小别数日，都无比惊喜，彼此道：“新年好！恭喜发财！”于是，新的一年开始了。

那时，我总是在年初六或初七回上海。其实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在家待到正月十五也没事，只是觉得，在家太舒服了，会有一种从此离不开的沉溺感——颇像红豆沙年糕，吃得腻甜，吃完犯困，只想睡觉。

于是回到上海，在自己的房间里，拾掇一下，又回到熟悉的那个世界了，又要开始精神抖擞地干活了——但也从那时起，又开始想念故乡了。

最想家的时候，是返乡前和离家后的那一刻。

（独飞摘自微信公众号“张佳玮写字的地方”，本刊节选，陈曦图）

●张佳玮

返乡前和离家后的那一刻



提及鲁迅，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倔强的板寸、浓密的胡须，还有他以笔为刃写出来的文字。鲁迅善于说真话，见到不平事也喜欢用文字直抒胸臆，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铁齿铜牙之人。没错，在文学和文化界，鲁迅的确是铁齿铜牙，可在现实生活中，他本人的牙齿并不怎么好。

因为遗传，鲁迅继承了父亲周伯宜的牙齿病，这造成他牙齿的“先天不足”。他自己也曾说过：“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听说牙齿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

如果单纯是遗传，也没有什么。后天的变故，也让鲁迅的牙齿接二连三地“蒙难”。

1922年，鲁迅参加了祭孔典礼之后，坐黄包车回去，

在路上发生车祸，整个人飞了出去。当时他手插在兜里，来不及采取应急措施，不幸脸着地了，摔掉了两颗门牙。鲁迅说：“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

鲁迅摔掉门牙之后，吃东西自然十分不方便。这两颗门牙到第二年才补上，当然，用的是义齿。

1930年3月24日，因为牙齿疼痛难耐，鲁迅找到自己的医生好友，拔掉了病坏的牙齿。这一点，在《鲁迅日记》中有记载：“下牙肿痛，因请高桥医生将所余之牙全行拔去，共五枚，豫付泉（钱）五十。”

自此之后，鲁迅就靠义齿过活了。牙不好，吃东西来自然是不香甜的，所以鲁迅晚年瘦骨嶙峋，与牙齿不好也有很大的关系。

鲁迅的骨头很硬，但硬汉也有其柔弱的一面，这种柔弱不仅体现在他对待朋友春风般的温情，还体现在他牙齿的脆弱上。牙齿的病痛常常让他夜不能寐，据资料记载，他曾多次做刮齿，就是去除牙结石的一种小手术，也就是现在的洗牙。

不好的生活习惯也为鲁迅的牙齿问题埋下了祸根。鲁迅常常写文章到深夜，熬夜伤身体，加之他有午夜吃甜点的习惯，这对牙齿非常不好。比如，他喜欢吃蜜糖浆做成的萨其马，还有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他提到的一种糕点：玫瑰白糖伦教糕。甜食对牙齿的危害不言而喻。

牙齿问题并没有让鲁迅的精神劲头有所衰减，也没有让他以文字为投枪和匕首的斗志有丝毫减损。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鲁迅先生躺在昏黄的光线里，对萧红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三十岁不到，牙齿就掉光了，满口义齿。我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是为了我的敌人。我自己知道的，我并不大度。”

是的，正因为鲁迅的心中装着一腔与敌人对抗的熊熊烈火，他才丝毫不把牙齿的病痛放在眼里。没有牙齿的嘴巴并不干瘪，齿是空寒的，唇却是暖的，心更是炙热的。所以，他的文字犹如岩浆，流淌之处，皆熔铸成丰碑。

（芊芊摘自《知识窗》2020年第9期，刘春杰图）



大侠 怎么赚钱

●吴 钩

许多看武侠小说的朋友心里都有这么一个疑问：江湖中那些帮派，哪里来的收入，居然可以养活那么多不事生产的闲人？其实，古代那些帮派，其经济收入来源之多样化，资产之雄厚，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

江湖中的很多帮派，并不仅仅是武术共同体，更是一个个经济实体。《倚天屠龙记》中的海沙帮，是私盐贩子的组织；《笑傲江湖》中的排帮，以伐木放排为生；清代出现的青帮控制了漕运；镖局则类似于货物托运加保险公司。不过，这些江湖帮派的财富量级，要是跟以少林寺、全真教为代表的寺观的财富量级比起来，简直就是拿乡镇企业与集团公司比。

按唐朝人的说法，“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占有的财富，一度是天下财富的70%以上。寺院靠什么积累了如此多的财产？

寺观的财产来源包括赏赐与施舍。据《少林寺准敕改正赐田牒》记载，唐初，高祖李渊曾赏赐少林寺“良田一百顷”。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再赏赐少林寺田地四十顷、水碾一具。

金元时期，汗廷对全真教的捐赠非常慷慨，如张志敬执掌全真教之后，主持修缮四岳庙和济渎庙，皆得到汗廷的鼎力资助。

有了官方赏赐与民间捐献的良田与钱物，少林寺也好，全真教也好，都可以做到衣食无忧。

但寺观的产业绝不仅仅是一些供耕种、租佃的田地，实际上寺观对于市场与商业的涉足之深，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的商业触角伸至种植、纺织、碾碓、制盐、制茶、工艺品制造、地产、饮食、仓储、金融等行业。

南宋时，江西抚州莲花寺出品的莲花纱，是著名的奢侈品。此纱为莲花寺比丘尼所织，织造工艺复杂，“一岁每院才织近百端”，因而其价格比寺院周边商家所做仿品的高出二三成，可仍供不应求。

宋元时期，水碓、水碾等手工业十分发达，代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水力生产技术。而很多水力磨坊都是寺观直接经营的，如南宋绍兴初年，乔贵妃的弟弟就与开元寺合作开办碓坊。

寺院还是中国传统金融业的拓荒者。我们现在如果需要贷款，通常都是向银行申请。古代没有银行，怎么贷款？找当铺。当铺是明清时期发



展起来的放贷机构。而当铺所代表的古典金融机构，其实是寺院创立的，只不过起初它不叫“当铺”，而叫“寺库”。

开创寺库金融业的僧人是生活在北魏的昙曜和尚，他将寺院佃客所缴纳的地租作为本金，“俭年出货，丰则收入”。

宋时，寺院开设的放贷机构又称“长生库”，放贷业务构成了北魏至唐宋时期寺院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汉学家伯希和整理的“敦煌写本”，收录有敦煌净土寺僧侣的年度结账报告，报告显示，敦煌寺院约三分之一的经济收入来自放贷。

如果我们将寺院的僧人界定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金融家，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他们不但创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放贷机构，还创新了金融制度。我们知道，古人借贷的常见方式是“质举”，即抵押贷款，而寺院除了质举，还推行“举贷”之法，即信用贷款。借贷双方签订合约，确立一种契约关系，维系这一契约的，并不是抵押物，而是个人信用。

宋代的寺院长生库还像今日的银行一样吸纳存款。南宋黄震在《黄氏日钞》中提到一个故事：绍兴府有一个叫孙越的读书人，幼时家贫，不过他的叔祖很赏识他，在长生库存了一笔钱，作为侄孙日后参加科考的费用。

由于寺观在实业经营乃至金融市场上具有种种优势，因而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很多江湖帮派都有着道教或者佛教的背景，比如《笑傲江湖》中的青城派、泰山派，都是隶属于道教系统的；《倚天屠龙记》中的峨眉派，则是隶属于佛教系统的。

说到这里，你大概不会再对少林、武当、全真教等武林帮派的经济收入抱有疑问了。当你看到金庸小说中的玄悲禅师、冲虚道长、全真七子出场时，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一介武夫，实际上他们很可能还是坐拥万顷不动产的大业主，开办纺织业、碾硃业、制盐业的实业家，开设商铺、饭店的商业大亨，以及控制了一方金融产业的早期银行家。

（从容摘自东方出版社《原来你是这样的大侠：一部严肃的金庸社会史》一书，本刊节选，肖文津图）

早晚一罐茶

◎李满强

在陇东乡下，喝罐罐茶的习俗由来已久。

茶既是解渴饮料，也满含人情和冷暖。你若去乡间走亲戚、串门，即使你有天大的事儿，一进门，主人也会先问你：“熬一罐子？”若是关系好的，主人会从箱底拿出亲戚或者晚辈送的好茶，都是平日里自己舍不得喝的，来了好朋友，当然要拿出来分享，一半是炫耀，一半是款待。

邻里之间，若是平日里有个七灾八难，受了别人的恩惠，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是要提一两斤茶叶，去感谢一下人家的——提的大多是春尖、砖茶之类的“下等茶”，但有着深厚的情谊在里面。提茶的人诚心实意，受茶的人心安理得，一斤两斤最普通不过的茶，连起来的，是乡人之间朴素真实的感情。

茶里有甘苦。陇东乡人辛勤，农活忙的时候，人人都是披星戴月，两头摸黑。繁重的劳作之余，最常见的调节方式就是熬一罐茶。早茶是当早点来吃的，而午茶或者下午茶，则是为了在喝茶的当儿歇缓一下。常常是人刚从西山上回来，就火急火燎地喝一罐茶。一罐茶，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再匆匆地赶往东山上忙活计。乡人把喝茶叫“熬茶”，一个“熬”字，五味杂陈。就在这不断“熬”之中，日子有了起色。

前段时间去庄浪县，不经意间看到车站附近，至今还有卖罐罐茶的：一老汉，一火炉，一茶罐。小小的茶摊旁边，聚集着许多人，煞是热闹。那些喝茶的人，有些是从乡间来赶集的，有些是出远门走亲戚回来的，彼此大概都不认识，却像多年的老交识，悠然地喝着茶，聊着各自的见闻和趣事，像一幅古老的民俗画。那一瞬间，

我的内心忽然就有了一种久违的温暖。而他们的背后，是起伏连绵、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南山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陇上食事》一书，本刊节选，李平利图）





2018年11月11日，在巴黎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旁，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纪念仪式，出生于巴黎的大提琴家马友友现场演奏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第五号《萨拉班德舞曲》。谈及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他面色凝重地说：“人在为希望而挣扎，很失落，很疲惫，但总有一些东西值得你去坚守。我们生活在一个让人感到支离破碎的时代，巴赫能让我们团结起来。”

巴赫的这部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在《萨拉班德舞曲》里，巴赫使大提琴的搏动变幻为管风琴的吹鸣，他赋予这种舞曲压抑苦闷的情感诉求，从他以后，许多作曲家、演奏家都在《萨拉班德舞曲》中放入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悲切与顿挫。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就用了《萨拉班德舞曲》，曲中承载了多少个人与时代的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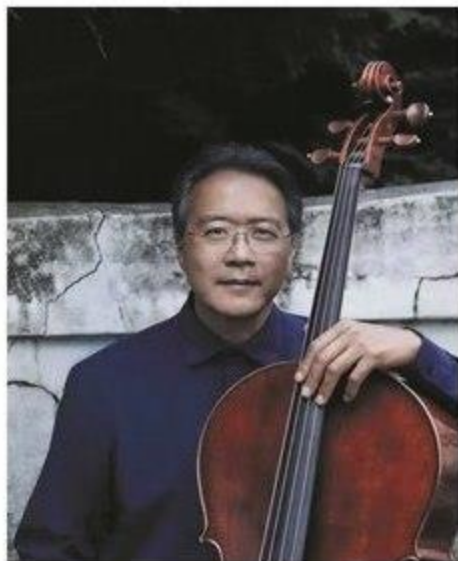
悯。由此你会觉得，一代又一代的作曲家，他们会从先行者那里找到与自己生命的对应，以及灵魂相扣的地方，这正是音乐的要津所在。

说到巴赫这部作品的发现，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1890年，在巴塞罗那一家旧乐谱店里，13岁的帕勃罗·卡萨尔斯正在书架下面漫无目的地翻寻旧乐谱。一个破旧的印本引起了他的注意，拂去上面的灰尘，仔细一看，是巴赫于



帕勃罗·卡萨尔斯



马友友



罗斯特罗波维奇

1720年前后创作的6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他没有告诉别人，也没有打算马上演出。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每天练习这些曲子。直到25岁时，他才鼓起勇气第一次公开演奏其中的一首。又过了35年，他才在录音公司的不断催促之下录制了全套6首作品，从而使巴赫的这部险些失传的大作重见天日。

抚平萨拉班德的悲伤

◎曹利群

卡萨尔斯90多岁时，有人请他选择一首他想演奏给全世界的曲子，他毫不

犹豫地选了第五号曲，也就是《萨拉班德舞曲》。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演奏过这部作品，紧迫、果断、有力，仿佛把时代的危机感带入了作品。曲终时分，一切似乎都已停顿。

生长在和平年代的马友友则有不同风格的表达，他的演奏沉稳、徐缓、平静。卡萨尔斯用不到3分钟演奏的一个乐段，马友友用了4分钟，可见其风格的差异。

这组曲子是所有大提琴家的试金石。在生命的成熟阶段，他们都会尝试。每当危急时刻，大提琴家们都会带着巴赫的这组作品挺身而出。

1989年11月的一天早晨，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在巴黎的家中听广播，得知许多东德人正在拆除柏林墙，便立刻决定赶去柏林。由于航班都已订满，他只好乘私人专机前往。他带着大提琴来到柏林，借了一把椅子，在柏林墙边拉起了《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1999年，我在县里上高一。那时，手机还没在校园里流行，大家主要靠电视和收音机获取娱乐信息。我的同桌王静有一台收音机，她总在午休或者晚自习前拿出来听，也时常分一个耳机给我，带我这个只知道闷头学习的书呆子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那个时候，我尤其钟爱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时的喜欢，仅限于歌的曲调，哼唱时特别有感觉。

我相信，每个人的高中岁月都是相似的。学习成了唯一，其他心声会变得异常微弱。

我很感激王静给我单调而无趣的高中岁月注入了旋律和欢乐，让备考带给我的疲惫不

那首歌，那个人

◎三色毛

再那么难挨。多少次，当我感到快被书山题海吞没时，却迎来一缕清风和一束光亮，让我得以喘息和振作。抬头一看，她来了，拿着收音机，站在门口冲我微笑着。

六月的那道分水岭，搅乱了太多人的记忆，也分割了太多人的相知相许。我发挥一般，考上一所省内的二本学校；王静发挥失常，选择了复读。我们相距更远了。后来，她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工作。我考研成功，去了外省，和她的联系彻

底中断。

研究生毕业后，我杀回这座城市，心知她一直在这里，期待着能够见上一面。话说人与人的缘分也真怪，在千里之外都能街角遇友人，却在这巴掌大的城市见不到心有所系的故知。也许是缘浅吧，现在，我们甚至连问候一句“好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的机会都没有。

翻看高中的毕业纪念影集，我们在不同的册页上，却有着同样灿烂的笑脸。我很想问她一句：“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

回答我的，只有雨打窗棂的声响。

（酣中客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有没有一首歌让你热泪盈眶》一书）

中的《阿勒曼德舞曲》。罗斯特罗波维奇端坐在椅子上，深情演奏，四周围满了人。一曲结束，旁边的人上前和他握手、拥抱。罗斯特罗波维奇说：“世界绝不该是冷战、热战、恐怖、死亡的世界，而应是大提琴的世界，是文学、艺术的世界，充满人情，充满爱和友谊。”



保罗·托特里埃

法国大提琴家、作曲家保罗·托特里埃是卡萨尔斯的学生。他喜欢用比喻来阐释这部作品。有关《萨拉班德舞曲》，他描述说，起初色彩阴郁，接着在宁静的晨曦里，太阳放射出第一线光芒，随后逐渐明亮，终于灿烂辉煌。托特里埃出生于1914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他生在巴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个橱柜工匠，思想激进，年轻时喜欢政治辩论。受父亲影响，托特里埃关心时局，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希望世界上不要有战争。1955

年，他毅然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以色列，住在一个集体农场，并创作了《犹太人交响曲》。他还写有另几首呼吁和平的歌曲——《为和平进军》《迎接和平》，并为联合国写了《伟大的旗帜》。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他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名誉教授来给中国学生讲

课，希望用巴赫的音乐把和平与美好传递到显出活力的中国。

施威策说：“巴赫是终结。一切都不过是流到他那里，没有什么从他那里流出。”但《萨拉班德舞曲》不是终结，从卡萨尔斯到罗斯特罗波维奇，还有保罗和马友友，薪尽火传，声息不断。当《萨拉班德舞曲》响起时，愿一切杀戮和战争停止，愿悲伤不再布满生民的双眼。

（世路摘自新星出版社《不衰之歌》一书，本刊节选）



你太像你爷爷了

35岁的裘继戎长着一张能让人看到辉煌余影的脸。10岁进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时，老师看着他勾完脸的扮相，会感动得流眼泪。“你太像你爷爷了。”

“你太像你爷爷了”，长辈们反反复复跟他讲。爷爷过世得早，裘继戎没见过他。但裘继戎打小就知道，爷爷是京剧“裘派”的创始人，而传承的担子压在了自己这个唯一的孙子身上。

2020年最后一天，裘继戎出现在哔哩哔哩跨年晚会上。他和几位其他戏种的演员一起，表演了戏曲与舞蹈相融合的节目《惊·鸿》。演出结尾，裘继戎转身跪地，提笔蘸满油彩，颤抖着在自己曾饱受评判与争议的脸上勾画着。

他想，也许观众们并不知道，此时播放的是爷爷裘盛戎的原声唱段，他在脸上勾画的扮相也源自爷爷的脸谱。观众们可能也不知道他跪的是什么，为何如此激动。

爷爷已经去世50年了，父亲也已去世25年。无论是梨园行还是整个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中国社会来说，有些规矩是长久存在的，例如家庭的影响、父辈的意志。许多人一生都在试图挣脱父辈的阴影，却发现逃不掉，甚至离不开。这种羁绊感，在裘继戎身上尤其明显。

初看去，他站在潮流前端，打游戏，跳

Popping（机械舞，属于街舞的一种），把京剧的身段编进现代舞，热爱迈克尔·杰克逊。

但与此同时，他还置身于一个令大多数年轻人都感到陌生的世界。在那里，规矩严苛，关键词是世家、传统、流派、衣钵……言必提“从前”。

就因为姓裘吗

从10岁到30岁，裘继戎眼前只有一座叫“继承”的独木桥。在戏校，每天早晨6点起床练功，唱念做打，样样严格，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学戏。被人拿来与祖辈做比较是他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外人的想象中，名门之后的生活应当舒适优渥，但裘家并非如此。裘继戎4岁时父母离异，父亲带着他重组家庭，但“这个新家庭是不幸福的，为了我每天充满争吵”。无奈之下，父亲把他送到了房山的徒弟家，让他在童年时就感受到了“人生给你的第一记重击”。父亲去世后，在木偶剧团工作的母亲用不到2000元的工资养活这个家。

“父亲什么都没留给我和妈妈，除了伤心。”

在艰苦和忧郁中，裘继戎进入了青春期。他开始怀疑：

为什么生活和前程里只能有京剧？同龄人的人生才刚刚开启，但裘继戎的人生却已注定——唱京剧，工花脸，以祖父裘盛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演出他的经典角色，学他的扮相、唱腔、身段和神采。

于是，宿命般的时刻出现了：有一次和妈妈上街买菜，裘继戎看到一家音像店在放迈克尔·杰克逊的MTV——完全不同的旋律和舞姿，一下子抓住了他。他缠着妈妈买了一台VCD机，每天对着电视机，一点点地学跳机械舞和太空步。

“我是谁？”爱上舞蹈后，这个问题让裘继戎感到迷茫。有一次姑父杨振刚要给他加课，他借口生病了，跑去和同学练舞。姑父发现后怒扇了他一个耳光，把他打得暂时性失聪，去医院看了急诊。后来两个人再没提起这事，但

惊鸿一梦，逆流而上

●鲁西西

裘继戎总是忍不住说起，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长辈那恨铁不成钢的愤怒。

考上中国戏曲学院之后，他逃课跳舞，组建舞蹈团四处演出，和家人冷战，甚至一度想要退学。

20岁时，他给过世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吐露心声：“我为什么一定要干京剧这一行呢？就因为我爷爷是裘盛戎，我爸爸是裘少戎？……因为我姓裘，就因为姓裘吗？”

人还在，但是灵魂没有了

学了十年的技艺，想丢，已经丢不下了。大学毕业后，裘继戎还是进入了爷爷和父亲工作过的北京京剧院。这曾是一座辉煌的京剧殿堂，“梅尚程荀”“马谭张裘赵”曾集合于此。

但当裘继戎入场时，京剧已经步入需要“抢救”的没落境地。演员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练功，一个月只有一两场戏，台下观众寥寥，且多半是老人。裘继戎问自己：都说让我继承，可是都没有人看了，我继承它到底为了什么？

在压抑中，他对舞蹈的热爱重燃了。在别人看来，他常常一心二用，是个异类。他早上练功，下午跳舞。有演出时，他勾好脸，趁演员走完台的间隙，跑上去跳舞。

直到现在，他还会听到有人说他是“逆子”。

爷爷的铜像，至今仍摆在北京京剧院一楼的大厅里。一年年地从爷爷的塑像前走过，年岁渐长的裘继戎开始思考：所有人都告诉我，我需要传承，可我要传承的，究竟是什么？

而实际上，被奉为一代宗师的裘盛戎，在京剧的辉煌岁月里，也是以叛逆者的姿态登场的——当他将老生、青衣等行当的唱法融入花脸

时，也一样被非议为“妹妹花脸”；当人们封其为“裘派”创始人时，也是裘盛戎本人，反对将自己的一切当作标准。人人都说“十净九裘”，但“裘派”到底是什么？裘继戎觉得，是一种精神。

2019年，裘继戎的母亲也走了。父辈渐次退出他依然年轻的生命。路走到今天，他不打算回头。“如果爷爷现在活着的话，我肯定能跟爷爷成为哥们儿，我觉得爷爷一定会支持我。”

一定要找到自己是誰

哔哩哔哩跨年晚会播出后，裘继戎主演的《惊·鸿》收获诸多好评。《半月谈》杂志评论说：“当传统文化结合新的表现手法，当东西文化、古典与流行进行更为大胆的探索，你是否也能感受到文化遗产与融合的力量？”

身为“裘派”的唯一传人，裘继戎却从未见过开创门派的祖父，只是从别人的口中听说过他的故事。这吊诡的命运，给了他构建节目的灵感——没有见过，如何传承？没有选择，如何热爱？

于是，“梦”由此生。梦里，杜丽娘和柳梦梅可以跨越生死相会，祖孙自然也可以穿越时空和褒贬，初见即神交。梦里他听到了从未谋面的爷爷的声音，然后走入各种戏曲的经典场景。不只有京剧，一切在这里都能出现，没有隔阂，他都能去学习、去尝试，而以现代的舞蹈来表达，他和戏曲之间的关系是似隔非隔、彼此欣赏的。在最后，他勾脸，是和祖先对话。这是了了他的心愿。

在舞台上的最后30秒，一切昔日的辉煌都退去了，剩下“裘派”的包公，施以嘱托的眼神与手势。一束光打在舞台上，打在包公黑色的脸上，打在裘继戎伸出手却无人相握的背影上。包公水袖一甩，退场了。而裘继戎的脸上，微微露出五味杂陈的神情。

裘继戎自己明白：“慢慢地，他们在游离的状态下离开这个舞台，最后我又是一很孤独的一个。虽然很难，但我一定要找到自己是誰。”

（南山摘自微信公众号“哔哩哔哩”，本刊节选）

《惊·鸿》剧照





即使再暴躁的父亲也有温柔的时候，比如在那只运甘蔗的船上时。

这是我们家种了一季的甘蔗。

甘蔗又长又锐利的叶子在我的脸上和胳膊上割了起码一百道伤口。

那一天，装满甘蔗捆的船在河中显得很沉。

我坐在甘蔗堆的堆顶给撑船的父亲指路。父亲把湿漉漉的竹篙往下按，长长的竹篙就被河水一寸一寸地吃了，我知道竹篙已经快触到河底了。

我看到父亲要用力了。父亲埋下屁股往后蹲，蹲，然后一抽，船一抖，就缓缓地向前了。

甘蔗要运到城里去卖。我想，城里人究竟长了一副什么样的牙齿，能把这一船的红皮甘蔗全吃掉，然后再让父亲装一船白生生的甘蔗渣回来？

一只灰色的水鸟在河岸边低低地飞。

从小榆树河拐弯过去就是榆树河了，有点偏风，我能听见船头在波涛的拍打下发出一阵又一阵有节

奏的声响。甘蔗船有点晃了。父亲脱掉上衣，他的胸膛上有闪光的东西往下流。榆树河两岸的榆树就像拉纤的人，都弯着腰。

再后来，黄昏就来了。

“早上烧霞，等水烧茶；晚上烧霞，晒死蛤蟆。”父亲说，

明天是好天。他把竹篙往河中央一

点，河中的碎金更碎了。

我的眼中全是金子。

后来，甘蔗船慢慢地变成了一团黑，这团黑在有点黑亮的河中缓缓前行。两岸的景物隐没了，但我眼中还是有东西在闪烁。我看见无数只萤火虫

在河边飞来飞去，还听见无数只青蛙在呱呱叫，有的还不时地河里跳，咚、咚、咚——像在敲鼓。父亲的竹篙在黑暗中也发出了咚的声音。

我再醒来的时候，满眼星光。我摸了摸自己，又摸了摸身边的甘蔗捆，说，我想撒尿。

父亲说，三子，你想撒尿就往河里撒吧，这河里不知有多少人撒过尿了。

我撒完尿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接着，父亲也往河里撒尿，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声音大得惊人，持续的时间也长得惊人，河里的星星都躲起来了。夜，更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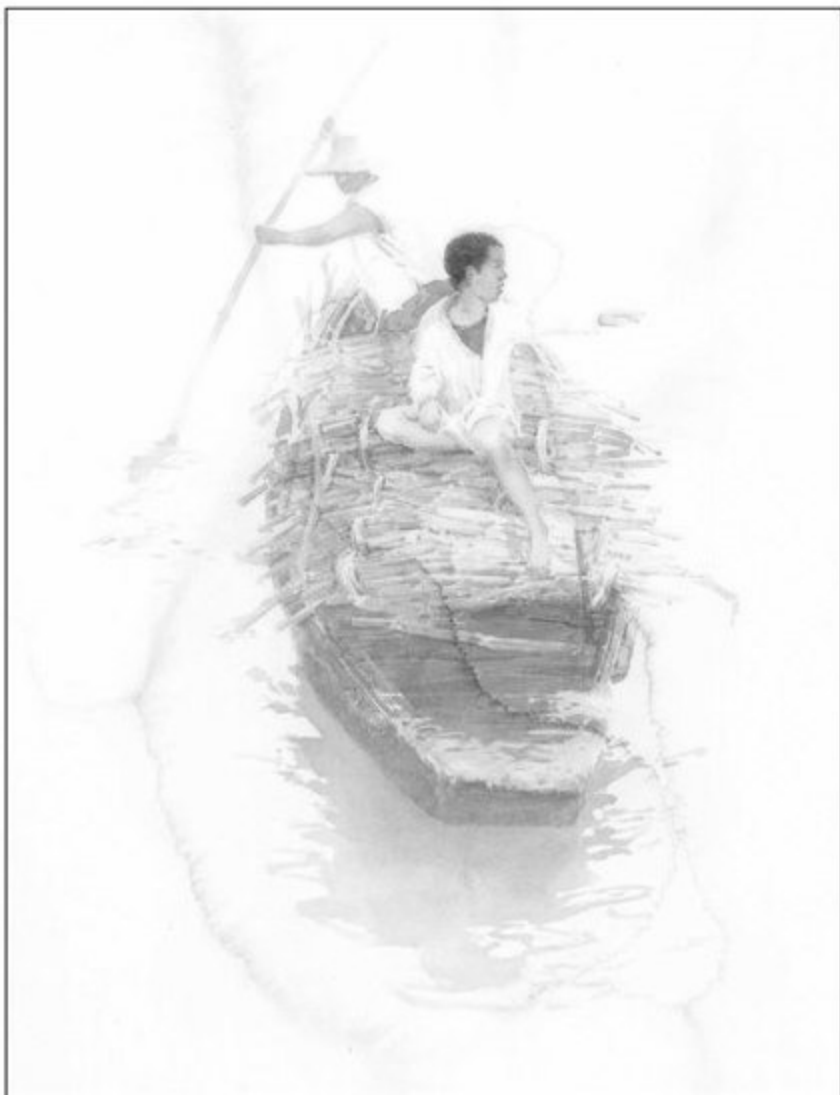
再后来的细节就记不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没吃过一口甘蔗船上的甘蔗，父亲也没有。所有的甘蔗都被别人吃掉了。

从城里回家之后，父亲依旧，他的暴力依旧，那个脾气最好的父亲被那只空空的甘蔗船偷走了。所以，每次父亲抡着巴掌和拳头打过来，我都会用一船的甘蔗来原谅他。

（深 味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半个父亲在疼》一书，王 赞图）

原谅

● 庞余亮





怎样写“穷”

● 闫 晗

看到一个问题：如何用一句话说明自己穷，但不提“穷”字？最佳答案：这个瓶子你还要不要了？这个段子使用了一种写作方法，不用形容词来叙述，而用具体的对话和细节来描绘画面，构建出一个场景，读者依此感受你要表达的东西。

还有一个笑话似乎也符合这个主题。不上班的时候，我都会去大商场逛一下。商场的经理都和我相熟了，每次我去时他都非常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又来蹭空调呀？”后半段用反转来制造幽默感，颠覆了读者的预想。

回到写“穷”这个话题，它是有时代感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写到陈胜家境贫寒时用了这样的句子：“陈涉，瓮

牖绳枢之子。”这是一种细节刻画，回答了一个问题：秦朝时一个人家里穷会是怎样一种景象呢？用破瓮作窗户，用草绳系户枢作门轴。司马迁的遣词造句能力实在令人佩服，写得真有画面感了。

杜甫的《石壕吏》里，老妇提到自己的儿媳时有一句“出入无完裙”，言简意赅，不但写出了家境，也体现了刚生过孩子的妇女的生活状态——衣服本就少，还常被孩子弄得脏乱，没一件像样的能穿出去。

白居易写卖炭翁的穷，则是从衣着结合纠结的心理入手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穷人活得那么辛苦和矛盾，转折之中可见写作手法的高妙。

19世纪俄国农民的穷是

怎样的？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白菜汤》里，刻画了另一种场景。失去独子的农妇还在喝白菜汤，前来探望的地主太太一厢情愿地认为她心肠太硬——“她在这种时候还能吃东西！”农妇说：“我的瓦西亚死了，自然我的日子也完了，我活活地给人把心挖了去。然而汤是不应该糟蹋的，里面放了盐呢。”穷人再伤心也不能糟蹋盐，物质的短缺导致悲伤也没法纯粹。这句话里有一种深重的悲哀。

无论是文章，还是影视作品，都需要以细节来作支撑。不要直白地说，要让读者和观众用眼睛和心灵去感受。

在新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看过广播电视专业学生的毕业纪录片作品，有个学生拍了一个不富裕的老太太的生活。

有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老太太煮牛奶时，把袋子里的奶倒进锅里后，又到水龙头那里灌上一点自来水涮一涮，再将袋子里的水倒进锅里煮。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在滴水，下面有一只水桶在接水——可能是因为水龙头坏了没有修，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滴水，水表不走。没有任何旁白说她家里穷，但观众可以从细节处获得重要的信息。生活习惯说明一切，如今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老人不是喝不起牛奶，只是涮一下牛奶袋子，是经历过困窘生活的人都有的习惯。

（吴风玲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7期，（白俄罗斯）瓦伦汀·古巴伦图）



电影《攻壳机动队》剧照



游戏《赛博朋克 2077》

近年来，对赛博朋克背景起源和精神内核的探讨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这之前，“赛博”作为一种潮流风格早已备受追捧。霓虹灯、立体城市、黑客、红蓝色调……这些元素构成了我们对赛博世界的想象。

在未来，人或许也会被视为一台精密的机械并进行改造。赛博格——人类与电子机

械的融合系统，将成为世界的主体。

不论是电影《攻壳机动队》中的生化人，还是游戏《赛博朋克 2077》中的“超梦”（一种能让人体验到其他人生活和情绪的娱乐项目），都带我们见识了赛博格在未来的可能性。

然而，当我们与机械越来越多且深入地融合，我们到底是人还是机器？

人人都是“赛博格”？

什么是“赛博格”

●陈 静

“赛博格”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航天工程师想出来的。

那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太空热”正盛的时候，当时大家都在想象：当人类大规模移居外太空的时候，我们该怎样生存？最常见的观点是建太空站，把外太空改造得和地球一样，如此，人类就可以在那里自由生活了。但事实上这很困难，有各种条件的限制。

于是，航天工程师曼菲德·克莱恩斯和内森·克莱因就另辟蹊径，想到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我们改造不了环境，就来改造自己。

他们提出赛博格（Cyborg）的概念。Cyborg 一词由控制论（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拼接而成，简单来说就是人（有机体）和机械系统的相互嵌合，其思想源于维纳提出的控制论，即认为人的身体可以基于控制与反馈的原则，像机械一样运作，因此具有与机器相嵌合、构成自我调节的人机系统的可能性。

简单来说，赛博格所指的就是人机系统。实际上，人机系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

类身体的运转和钟表运转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未必在一个系统内。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在控制论的背景之下，人们重新挑战这个概念。之前对赛博格的讨论都停留在科学构想的范围内，如今在现实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赛博格的身影。比如一个配备了红外摄像头、耳麦、现代武器，穿着可感知外界温度的高科技外衣的士兵，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赛博格。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某些“极客”身上，比如多伦多大学的史蒂夫·曼恩教授。读研究生时，他就突发奇想地想尝试隔着屏幕看世界，所以自己做了一套可穿戴装备。此后 30 年间，他一直在体验一种与机器融合的生活，只是这套装备越来越小、越来越智能、越来越轻巧。

我们可以把这类人称为“增强型赛博格”——通过一些外骨骼装备或者辅助设备来提升自身的机能。

我们更常看到的是“修复重塑型赛博格”。这种类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我们的身体出



现某些问题，可以用辅助设备帮我们修复相应的身体残缺部分。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外装一个心脏起搏器。或者我们的身体出现残缺，我们可以用义肢来辅助自己。刀锋战士就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案例。另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比较贪心的时候，想用辅助设备使自己变得更好，甚至近似完人。

还有一种是“养成型赛博格”。我们回想一下，每天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有多少人是离不开手机的。我们每个人与机器的互动时间远比想象中的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被称为“养成型赛博格”。

数字技术已经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进入每个人的私人领域。我们的主体甚至都被投射到这种装备当中，变成一种虚拟化的存在。

（草木摘自微信公众号“造就”）

我到底是人还是机器

●夏云轩 王焕超

任何关键技术的诞生，都伴随着对人类思维方式乃至伦理规范的颠覆，赛博格技术同样如此，它触及人之存在的核心议题。

哲学领域中有一个经典问题，名为“忒修斯之船”：如果船上的木头不断被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这艘船还是原来的船吗？这一问题同样可以引申到对赛博格的讨论中：如果全身都被替换，那我们还是“我们”吗？当我们畅想肉体替换乃至意识上传的未来时，总会忽略这一问题，然而它直接威胁到人作为存在主体的合法性。

人的生命体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思想和感觉，大脑产生思想，而感觉则是身体和大脑互动的结果，它们共同构成意识，或者说主体性。当身体的一部分被替换，意识的一部分也随之而去，你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你”。

《攻壳机动队》中的女主人公草薙素子作为进行了全身替换的生化人，她在钢铁躯壳中的话语直击赛博格梦想中最薄弱的部分：

“正如有林林总总的部分，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而其每一部分又要有千差万别，才

得以构成迥然不同之人。异于他人的面容、下意识里的声调、梦醒时所见的手掌、儿时的记忆、未来的命运，以及我的电子脑所触及的信息海洋……大概所有全身义体化的生化人都会有同样的困惑，也许自己很早以前就死了，现在的我只是由义体和电子脑构成的虚拟人格。”

当人被简化为神经系统中流淌的意识信号，人类精神也将随之流散。在超人能量的诱惑之下，或许对人的身体与存在本身保持敬畏、坚持技术不滥用的原则，才是应用赛博格技术的恰当方案。

另一个问题在于，赛博格技术的应用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吗？

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答案。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认为赛博格技术能够让社会变得更加平等。在著名的《赛博格宣言》中，她指出，

赛博格技术能够让所有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黑人还是白人、富人还是穷人，都变成机器与生物体镶嵌而成的混合主体，从而将原本对立的人群放置在同一身份认同之中。在哈拉维的设想中，作为混合主体的赛博格能够从根本上突破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父权主义、种族主义等，带来崭新的未来。

然而，有更多人对此持保留意见。譬如霍金著名的“超人预言”指出，富人有朝一日会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自身的DNA进行修改，创造出比现有的人体格更强、智商更高的超人，这将使人类面临更为深刻的割裂。这一预言针对基因编辑技术，但它同样可以被纳入对赛博格技术的讨论中来：富人是否能够更快地获取机体改造的资源？是否能够垄断改造资源以创造新的人类等级秩序？倘若答案是肯定的，当今世界的阶层划分将被延续到未来，人类的不平等将根植于身体。

技术之发展有纷繁复杂的可能性，赛博格技术将会向怎样的方向前进、为我们展开怎样的未来，或许不久后即可揭晓。如果有机会，你愿意改造自己的身体以获得超人的能力吗？✿

（荷 鋤摘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搭 车

朋友刚拿到驾照，今天非要开车送我回家。

好不容易开到我家楼下，她说：“起步太难，我就不停车了。我开慢点，你跳下去，然后跑两步帮我把车门关上。”

反应速度

今天和老婆一起去理发，发型师问我要不要办卡，还说长得像年轻时的布拉德·皮特。

老婆在一旁说：“你夸我老公没用的，他的钱都在我这儿。”

然后，发型师突然一脸惊讶地对老婆说：“我的天哪，我还以为他是你爸呢！”

当一个人变得自律

问：“当一个人突然开始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投资自己、不断学习、一心向前，你猜他是为了什么？”

答：“励志文章看多了，就看能坚持几天了！”

惬 意

我开着劳斯莱斯，载着媳妇在大马路上兜风。在一个路口，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人，我的前女友。她坐在一辆摩托车上，骑车的是一个形容憔悴的中年人。接着我和我的前女友四目相对，我肆无忌惮地猖狂大笑，笑着笑着，我居然醒了。

吵 架

哥嫂吵架了，我们都去



幽默与漫画

劝。嫂子抹抹眼泪看着窗外，说：“要不是还有几个快递在路上，我真想回娘家算了。”

减 肥

瑶瑶：“老公，如果你能减掉 10 公斤，我就跳舞给你看。”

小戴：“如果你能减掉 5 公斤，我就愿意看。”

尴尬一刻

这天，阿芳去一家餐厅吃饭，一进门就看到邻居王阿姨和一个帅小伙同坐一桌，正聊得热火朝天。阿芳一时好奇，便故意走过去打了个招呼，想看看热闹。谁料那小伙一见阿芳，脸色都变了。阿芳正奇怪时，只听王阿姨转头对小伙说：“放心，不是她！”

新举措

甲：“最近，我们推出了一项新举措。”

乙：“什么新举措？”

甲：“我要求每个员工每季度至少休息一周。”

乙：“那好啊，劳逸结合。”

甲：“不，我是在考察，看看公司少了哪些人，还能照常运转。”

不要紧张

公司举办晚会，后勤科出的节目是大合唱，唱的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上台前，科长鼓励大家说：“你们要像我一样镇定，不要紧张。”于是，全科十几个人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舞台。

科长亲自报幕：“下面我们为大家献上一首大合唱，歌名是《我们一家都是人》！”

文 身

前些日子，我遇到一个江湖大哥。大哥小腿两边各文一条鲤鱼，颜色一红一黑，左边鱼头朝上，右边鱼头朝下，形态遒劲，甚有气势。

吃饭时，我忍不住问他文身的寓意，大哥点上一根烟，说：“我出生在 1976 年 3 月 15 日……”

我们都竖起耳朵，期待接下来会有血雨腥风的故事，大哥呷口烟，接着说：“我是双鱼座。”

亲妈见解

女儿：“我不喜欢你为我介绍的男孩，他的牙齿不整齐，笑的时候，看起来很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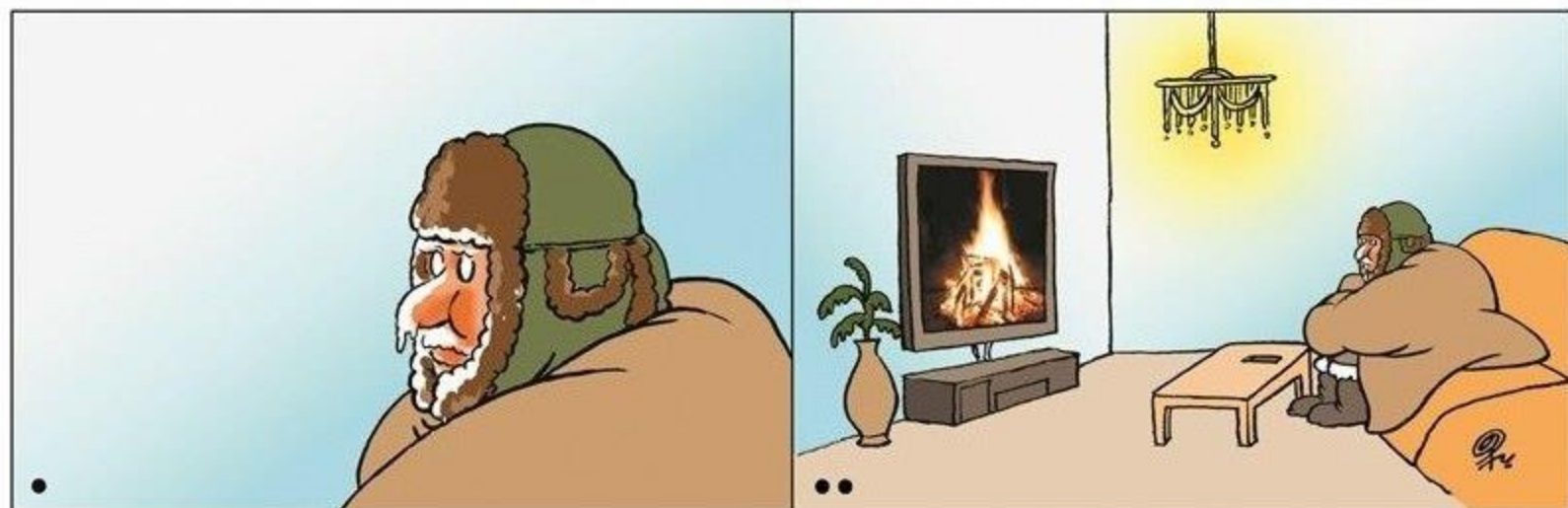
母亲：“别担心，他娶了你后就不会笑了。”

（白丁儒、朱权利等摘）



冬日漫画

● 毕力格



李老今年70岁，老伴儿68岁。

退休前，李老夫妇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良好的家庭环境，在培养子女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优势。李老的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二人继续深造，取得高学历后，如今都定居北京。

在世俗意义上，有这样的两个儿子，对任何家庭的长辈来讲，此生都应当算是“功德圆满”了。

但是在我听来，这4个字从李老嘴里吐出，并不尽是欣慰，相反，多多少少有些自我劝慰式的唏嘘。

两个儿子远居北京，李老夫妇的老年空巢生活，过了将近十年。起初，一切似乎都还

和谐，充裕的养老金足够老两口安度晚年，那段时间，两位老人还经常旅游，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对在抚养子女上“功德圆满”的老人，越来越感受到垂暮生命的重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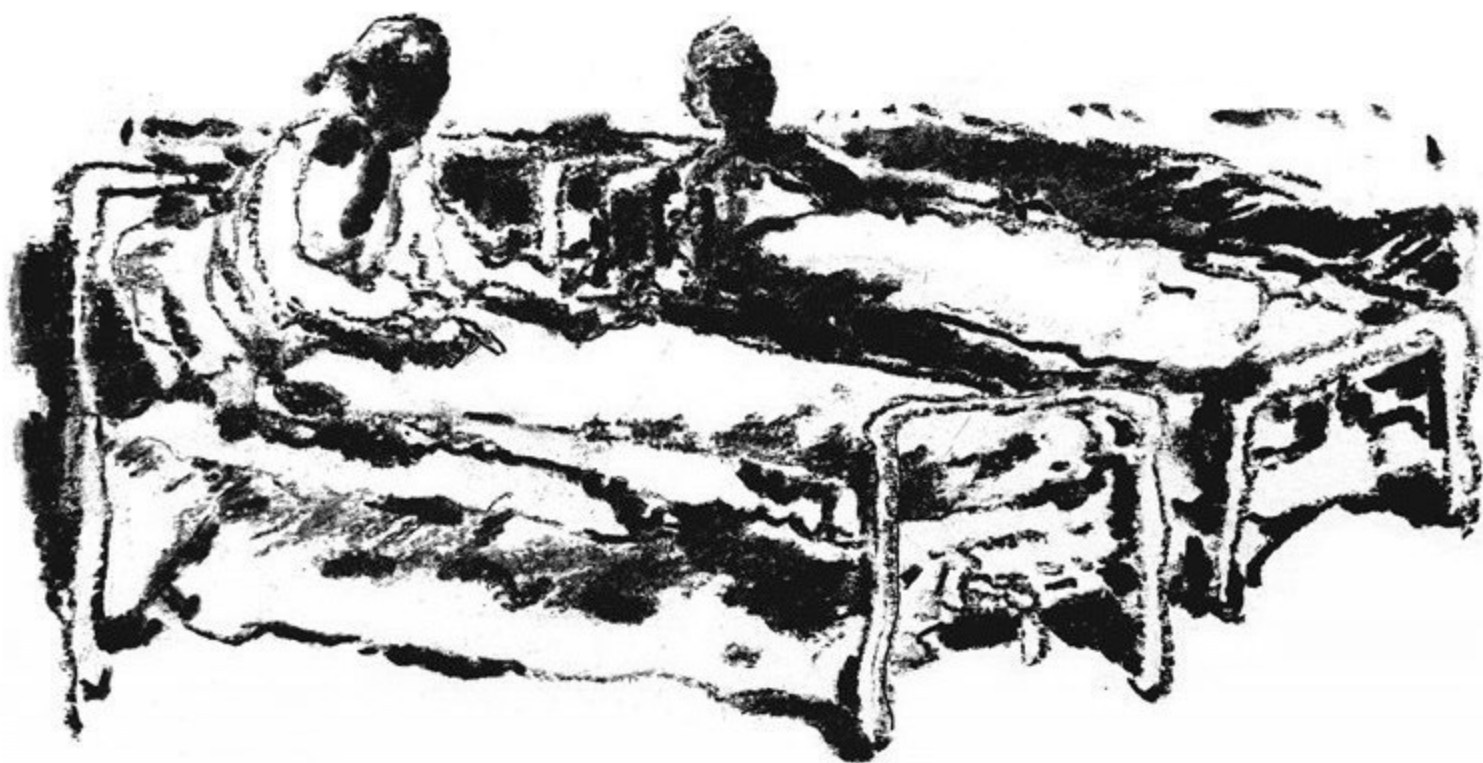
两位老人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最近两年，更是每况愈下。李老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老伴儿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日常生活中，老两口是彼此的医生，一个替另一个量血压，一个监督另一个按时服药。老两口知道控制病情的重要性，心里都很清楚，一旦其中一个倒下了，另一个都没力气将对方背出家门，而且，另一个也势必会跟着累倒。

这种担忧在今年年初得到了证实。

当时李老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幸亏邻居帮忙，打电话叫来了120急救车。老伴儿也想跟着急救车一同上医院，被邻居好说歹说地劝住。邻居也是好心，担心老太太跟到医院去把自己也急出毛病来。可是当天晚上，一个人在家的老太太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依靠平时掌握的医疗常识，老太太理智地没有做多余的挣扎，而是就地躺在了地板上。躺下后，老太太完全动弹不得，整个身子不受自己的支配。她说，那一刻，她认为自己要完了。就这样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直到黎明时分，老太太的病情才渐渐缓解。她始终不敢动，更不敢睡着，她怕自己一旦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了。直到邻居前来探视，再次叫来120，把老太太也送进了医院。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弋舟





这件事情发生后，李老夫人的空巢生活正式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去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以我们俩的收入，即使在北京生活，也不会给孩子们增添太多的负担。但是北京的情况还是太特殊了。除了“北上广”，孩子们在任何一座城市生活，我和老伴儿的晚年生活都不会遇到今天这样大的困难。

两个孩子目前在北京的生活都算稳定，也都买了房子，这样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但要说宽裕，则绝对算不上。

两个孩子买的房子，面积都是150平方米左右，合计下来，这两套房就将近1000万元了。买完房子，他们的人生基本上就被套死在那150平方米上。因为太不容易，孩子们在心理上就格外珍惜自己的小家庭、小日子。这种心理，也可以说是自私，但我和老伴儿都能理解。按说15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他们各自的一家三口，也够住下我和老伴儿了，但孩子们谁都不主动开口请我们去住。

有一年过年，全家人都在，两个儿媳妇用开玩笑的方式互相说：“现在国家人均居住面积的小康标准是30平方米，如果咱们谁家再挤进两个人去，生活水平就立刻跌至小康线以下了。”也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和老伴儿当时只能相视苦笑。

也许生活在北京，这条

“小康线”就是孩子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底线，若是击穿了，就是在心理上对他们人生价值的否定。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立了足，过着还算体面的小康日子，我们不能去扰乱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成功的心理抹上阴影。而且一个家庭，成员之间需要相对私密的空间，这个观念我们老两口也是有的，让我们和孩子们挤在一起，我们也会感到不便。

还有个办法，就是我和老伴儿在北京租房住。可是怎么盘算，这样都不可行。即便我们住在北京了，儿子就在身边，可日子照样是我们老两口自己过，还是空巢家庭，顶多周末的时候孩子们能过来看一眼。这样就等于花了一笔冤枉钱。

思前想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我和老伴儿坚守空巢。

对于暮年生活，我们不是没有做过设计。可现在看，我们当时的想法都太过乐观了。当年我们退休的时候，想着自己老了，绝不拖累孩子们，我们老两口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自从他们考上大学那天起，就已经是“功德圆满”了，从此，在彼此的义务上，都不做强求。那时我们想，我们在老年依靠自己不薄的退休金，可以游山玩水，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直到老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就找一个保姆照顾我们。

起初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着。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年年去外地旅游。我们自得其乐，孩子们也很高兴，因为彼

此无扰，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样的日子没有过上十年，就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没有料到，自己的身体垮得这么快。年轻的时候做科研，玩命加班的时间太多，身体的损耗很大。这一点，算是个变量，我们没有考虑到。

怎么办？只有终止云游四方的日子，提前进入请保姆的程序。

可是，真的开始请保姆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太幼稚了。在我们的思想里，花钱请人为自己服务，就是一个简单的雇佣关系，只要付得起钱，一切就会水到渠成。谁能想到，如今，请保姆难居然已是一个社会问题了。而且购买保姆的服务，这种交易方式，远远不像我们购买其他商品那么简单。购买家庭养老服务，这里面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就这样接连换了4个保姆，最终我和老伴儿都决定不再尝试这条路。我们决定，在我们还能动的情况下，两个人相互照顾。

这里面没有不理性的因素，我们都是学理科的，不会感情用事，任何决定都是经过理性推理得来的。

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性思考中的确有侥幸的成分。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更是一个不可估算的变量，这一点，我们一厢情愿地没有考虑在内。

发生在老伴儿身上的危险，让我知道，现在身边有个



人是非常必要的，起码不能让我们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坐以待毙。上次老伴儿被救，是因为我们防患于未然，在邻居家留了一把钥匙。邻居很负责任，我住院后，他担心我老伴儿一个人会有什么不测，一大早敲门问安，没人应门，这才开门且看到了躺在地板上的老伴儿。这种侥幸的事还敢重演吗？不敢了。

我们住院后，两个孩子都回来了。其实用不着，他们回来，并不能改变我们需要救治这个事实，而且，也给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是理性的看法。但是这一次我不这么认为了，当孩子们出现在病房门口，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情感上的满足。那一刻，我居然有些伤心，就好像自己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老伴儿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孩子们越安慰，她哭得越凶。好在我还算比较克制，如果我也落泪，孩子们会感到震惊的。我从来没有在两个儿子面前掉过泪。孩子们不会理解他们的父母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无法理解如今的自己。

在医院陪了我们几天，看我们的病情都稳定下来了，孩子们就回北京了。他们太忙。是我让他们回去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理性思考的时候，感到这么违心。

孩子们走后，我和老伴儿突然变得特别亲。不是说我们以前不亲，而是这次事情发生后，我们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情感变得空前浓厚。

我们俩的病床挨着，躺在床上，伸出手，正好可以牵住对方的手。我们就这样躺在病床上手拉着手，连护士看到都笑话我们，说我们比初恋的情人还要亲密。护士说得没错，我和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像今天这般情重。这就是相依为命啊。我们手拉着手，各自吊着液体，我觉得液体滴进我们的血管里，就融合在了一起。我还和老伴儿开玩笑，说这种感觉真好，就好像我们两个人都输进了双倍的药物，你的我也用了，我的你也用了，我们这次住院算是赚到了。

在医院里，我和老伴儿商量出了下一个决定——我们住进养老院去。

出院后我们立刻考察了一番，有几家养老院还是不错的，比较正规，主要是管理相对严格，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人员被组织管理着，这样一来，就杜绝了老人在家养老，保姆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可能。你要知道，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决定了，在私密的空间里，面对身强力壮的保姆，他们绝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入住手续我们已经办好了，现在只等养老院的通知。这家养老院的公寓房很紧张，需要排队。

养老院，看来就是我和老伴儿的最后一站了。

也许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了，这段日子在家，我和老伴儿总觉得是在和什么告别，情绪上不免有些低落。收拾收拾东西，每天夕阳落山的时候，

我们老两口就坐在阳台上，说一些过去的事情。这套房子我们住得并不是很久，退休前才换的，也就住了十年左右，可是如今这就好像人生前一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驿站，从这个门走出去之后，我们的人生就该进入落幕的倒计时了。

我们这一辈子，传统观念不是很重，自认为我们的生命和孩子们的生命应当是彼此独立的，可是如今看来，人之暮年，对于亲情的渴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们独有的民族性格，而现代性，说到底是一个西方观念，所以，当我们的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时候，独有的这种民族性格，就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承受的撕裂感变得格外沉重。

前两天我和老伴儿做了一个大工程，就是把孩子们从前的照片都整理出来，分门别类，按照年代顺序，扫描进电脑，为他们做成电子相册。我还买了两部平板电脑，把照片都储存进去。我想，有一天，孩子们也会开始追忆自己的童年吧。

要离开家了，我和老伴儿想了想，需要从这个家带走的东西，好像并不多。除了我们的养老金卡、身份证，唯一值得我们带在身边的，就是孩子们的照片了。人生前一个阶段积累下的一切有形的事物，我们都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了。

（故 渊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一书，本刊节选，王 兵图）



得失之间

◎ [印度] 桑迪普·罗伊
◎ 小村之恋 译

“你有没有看到有关莫利奈·森儿子的新闻？”一天，母亲面带惊讶地问我。

我看了看报纸。前些天是大导演莫利奈的一周年祭日，他的儿子和儿媳在印度加尔各答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展览会。他们请莫利奈的朋友、粉丝和熟人来到现场，让他们任意挑选莫利奈的遗物，免费拿走。我理解母亲的惊讶——我们家几代人都乐于存东西，不管有用没用，都舍不得扔。

奶奶去世后，我们在她的抽屉里看到了一大堆法国香皂，都已经硬得像石头，早没了香味。这是别人送给奶奶的礼物，她存了好多年，等着配得上使用外国香皂的客人来时用。还有一堆小包装洗发液、十几瓶爽肤水和一些飞机上的餐具，都在等待奶奶想象中的不时之需。

我母亲存的是3年没用过的塑料袋、纸袋和圆珠笔，

还有她去北欧旅行时买的五颜六色的甜点碗。我们每次用这些碗盛布丁，妈妈都会骄傲地告诉我，这些碗比我年龄都大。

跟奶奶和母亲一样，我也什么都舍不得丢弃。和她们不同的是，我不擅长归置东西。想着这些东西也许有朝一日能派上大用场，我会感到窃喜。母亲说她不扔东西也是这个原因。我们搬离加尔各答老家时，发现有祖上三代人留下的一箱又一箱东西。妈妈和姐姐

每天都要与蜘蛛网、灰尘和蠹虫做斗争；而远在旧金山的我乡愁难遣，于是保存了父亲留下的一台老式打字机——虽然已经没法使用，依然难以割舍。

静思之下忽然明白，我们其实是怕忘记和被忘记。杂七杂八的物件能带给我们回忆，没有了它们，我们担心回忆会消失。

我忽然醒

悟，储藏室存不住一个人全部的过去。于是我清理了储藏室，仅留下几封信、一本有我作品的散文集、一本烹饪书，其余的东西一律处理掉。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近藤麻理惠《人生的整理法则》一书中所讲的“断舍离”的妙处。

旅行作家皮柯·耶尔在一座山上居住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野火将他的房子烧毁了。除了一只猫和一份作品手稿被抢救出来，其他的都化为灰烬。后来在一次脱口秀节目中，耶尔说：“那场火让我知道，所谓的家，不是我住在哪儿，而是我心中拥有的东西。”耶尔在他的一本书里写道，他从火堆里抢救出的手稿里有一首诗，是17世纪日本诗人水田正秀所写，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的房子烧毁了

现在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渐渐升起的月亮。❁

（田宇轩摘自《品读》

2021年第1期，杨向宇图）





每天我都会收到很多微博私信，网友们会问我很多问题：“我很爱他，但他不爱我怎么办？”“我妈妈不支持我换工作怎么办？”“我的室友特别讨厌，老跟我吵架怎么办？”这些烦恼都有一个核心主题——关系。

人与另一个人产生关系，就好比一棵树立住了，对面又有一棵树，在两棵树之间，我们拉起一个吊床。这个拴在两棵树之间的吊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关系结实不结实、受力不受力、长久不长久、平等不平等、灵活不灵活，都是两个人在交往的分分秒秒间感受并做出评估的。

我们马上要说出口的话，或是要做的事，对关系而言，是一种建设还是一种打击？就好像扔个苹果到吊床上，它是会被弹起，还是会把吊床砸垮？这需要认真思考。

在我们从小到大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最初的关系，深深影响着后续的关系。比如，强势的妈妈会让孩子从小就学会忍耐和妥协，等孩子进入学校，也会带着习以为常的忍耐表情，老师、同学一看到他这个模样，就知道他是一个乖孩子，大家便会对他提出要求，猜他会顺从、不会反抗。甚至对一些过分的要求，乖孩子也会咬着牙答应。于是，他就把他在家里熟悉的关系模式，复制到社会上。

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人抱怨：

“为什么我总是出力不讨好？”“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因为我们从原生家庭拿到了这样一个关系剧本，我们按照这个剧本，不停地重复建立类似的关系，最后获得相似的结果。

我在书上看到过四种不同类型人际关系剧本的说法。

剧本 | 关系

● 黄澜

第一种关系剧本，叫作“我好，你不好”，就是把自己这边吊床的绳子绑得高高的，把对方那边压得低低的，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样的人，总觉得自己特别对，而担心对方不太行。

有些家长训斥孩子时会说，我说这话是为你好，你必须听进去。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是对的，而你是不对的，所以你必须学习我的经验，这样你才能变好。处在这种关系里的孩子，会丧失自信，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等他长大了，自我评价会很低。有时就算他表面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内心深处还是有一层自卑。

第二种关系剧本，叫作“我不好，你好”，就是把自己这边的吊床绳子拴得低低的，把对方那边的绑得很高，建立起我低你高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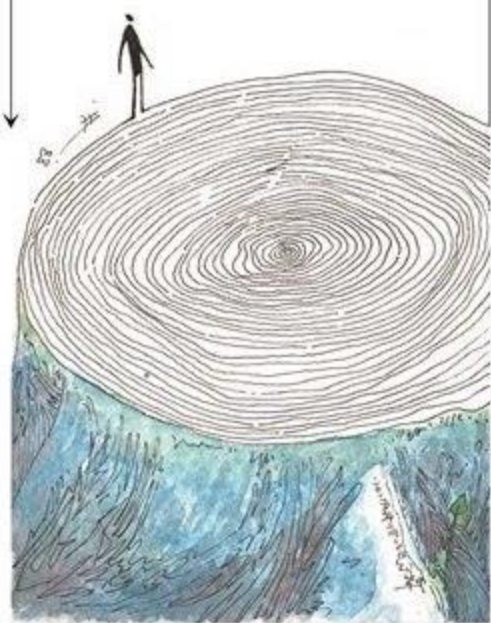
比如说，爸爸会跟孩子说，你爸这辈子是没指望了，但儿子你是可以的，一定要出人头地呀。妈妈会跟孩子说，妈妈没有嫁对老公，你抓住机会一定能找个好的。类似这样的表达，就是压低自己





◎ [黎巴嫩] 纪伯伦
◎ 王志华 译

扎德的土地



在去往扎德的路上，一个旅行者遇到一个住在附近村子里的人。旅行者用手指着一大片田野，问那人：“这片土地是国王阿赫兰姆打败敌人的古战场吗？”那人回答道：“从未有过战场。这片土地上曾矗立着伟大的扎德城，而那座城市已经被烧成灰了。不过，现在这里是一片肥沃的田野，难道不是吗？”随后旅行者和那人分别了。

旅行者走了不到半英里远，遇到另一个人，他又指着田野问那人：“这是伟大的扎德城一度矗立的地方吗？”那人回答道：“这个地方不曾有过城市。不过这里曾有过一个修道院，但已经毁在南夷人手中。”

不久，在这条路上，旅行者又遇到了第三个人。他再一次指向那广阔的田野，问道：“这个地方曾经矗立着一个大修道院吗？”那人回答道：“这一带不曾有过修道院，不过，我们的父辈告诉过我们，曾经有一颗大流星掉在这片田野里。”

旅行者心怀诧异，继续向前走去。接着他遇见了一个非常老的老人，便向他施礼问道：“老先生，在这条大路上我遇到了三个住在附近的人，我向他们询问了这片土地的情况，而他们都否认了前人所说的话，每个人都讲了一个其他人没讲过的传说。”老人抬起头来，回应道：“我的朋友，这些人中，每个人告诉你的都是真实的情况，但我们几乎没有人能把不同的事实叠加到一起，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林冬冬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心能长成一棵结满果实的树吗？》一书，勾 犇图）

抬高对方。被抬高的孩子，肩上扛着一种压力，他要用他的优秀来填补失败者的遗憾。为别人而活的他，常常忽略自己的需要，没有办法做真正想做的事情。

第三种剧本，叫作“我不好，你也不好”。习惯这类关系剧本的人，看到的世界是灰蒙蒙的。我们会听到妈妈对孩子说，你爸妈都没有什么本事，你看你，读书也不行，以后日子怎么过？男生对女生说，就你长成这样，也只能配我了，咱们谁也别嫌谁。女生对男生说，就你这能力还要换工作？别折腾了，老实过吧。心里觉得自己不怎么样，还觉得对方也不怎么样，看到的都是彼此的缺点，并尽情发泄负能量，于是在“丧”的世界中，做两个“丧丧”的人，把关系的吊床拴得低到尘埃里。

最后一种剧本，叫作“我好，你也好”。这是一个喜剧剧本。

父母对自己很满意，对孩子也满意。孩子

长大以后交朋友，会觉得自己很棒，对方也很好。在交往中说的每一句话，无不在传递一种积极的能量。爱自己，也欣赏别人。这样的关系，越构建，越开心。

我有时也会回忆自己的童年，回想我从父母那里拿到了什么样的关系剧本。“我好，你不好”的剧本，肯定没少读。“我管你是为你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样隐含着“我们对，而你还不行”的台词，我在家里和在学校，都听过很多。听到“女儿现在超过我们了”之类“我不好，你好”的关系台词，我会说，虽然年龄大了，但爸爸还在写作，妈妈还会高空滑翔，你们很棒，让我们大家各自精彩吧。我在努力把这些让我不舒服的关系剧本，都改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剧本。

我相信，是剧本都可以改写。

（驰 车摘自微信公众号“时尚芭莎”，本刊节选，黎 青图）



在《红楼梦》里，小红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整部书中，作者用心完整写到事业沉浮、心事起落，甚至爱情姻缘的，贾府上下的丫鬟里没几人，小红算一个。

初入职场的红楼，有点儿出师不利。在抄检大观园之前，一向其乐融融的怡红院，到了小红这里，却是个“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地方，看看秋纹、碧痕等人对她的戒备和凶恶，你会疑惑，这还是宝玉身边那些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吗？

小红和怡红院诸位不是一个气场，她的风格和怡红院格格不入。

作为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想必小红自小是在极务实的环境里长大的。但在怡红院，贤良温顺、处处息事宁人的袭人、麝月等人是主流派，而最得宝玉宠爱的晴雯、芳官则是烂漫真诚的个性派。

在这里，悦耳的声音是晴雯撕扇、芳

官唱曲和众姐妹逗鸟赏花时的笑声，所以芳官到了怡红院如鱼得水，而能在脑袋里把算盘打得上下翻飞的小红，在这里成了异类。所以有段时间，事业上不得志的小红，又遭遇了

小红升职记

◎陈艳涛

情感上的“遗帕惹相思”，差点儿患上抑郁症。

其实，每个单位都有自身独有的气场，长袖善舞、八面

玲珑，也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适用，比如媒体、艺术、IT等行业的公司会更强调民主、自由、个性，即便实际上并不能做到完全百花齐放，但至少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

在这样的单位里，人人都要尽力表现的，是真性情，是业务之外不计较、不看重人情世故，是对工作的一片赤诚之心。在这样的单位里，小红这样的人，就成了一个碍眼的存在。

何况，小红这样的女孩太具威胁性：聪明漂亮之外，她见缝插针的勃勃野心，和所谓的胸怀大志都太明显，也着实让同事们心惊。

晴雯气势汹汹地指责小红不浇花，不喂雀，就站在外头闲逛。小红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地一一回应。论聪明灵巧、要强伶俐，小红绝不在晴雯之下。晴雯算是怡红院里拔尖儿的了，小红之能可想而知。

所以众丫鬟在强烈的戒备心驱使下，死死挡在了小红接近





灰度哲学

◎胡赛雄

非黑即白是典型的二元思维，现实世界其实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灰色的，华为称之为“灰度”。

灰度才是真实存在的。这就不难理解华为为什么要反对一分为二，而倡导一分为三了，因为这个“三”就是灰度。去掉绝对的黑和绝对的白这两个根本不存在的极端状态，“三”就变成了“一”，因此灰度本质上是一元思维。在物理学上，灰度其实是亮度的概念，每天打开计算机，我们看到屏幕上不同的色彩，这些色彩代表的就是灰度区间的各种组合。

华为的干部选拔标准明文规定：被选拔到管理岗位的领导必须有成功的实践经验。但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华为又有一条干部配备基本原则：不虚位以待。先立后破，小步快跑。意思是说，如果暂时没有合适的干部，企业不应停下来傻傻地等着员工成长，而应该把那些还凑合的人放到岗位上，先把工作开展起来再说，一边干一边学，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一批将军。

在华为看来，企业选干部不是为了好看，更不是要优中选优，而是为了打造能创造商业成功的战斗队列，建立一支建制相对完整的干部队伍。企业要清楚的一点是，建制中的干部未必都是将军，只有那些带着伤疤、成功地从硝烟中走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将军。归纳起来，干部选拔标准应该是清晰的，它体现了企业的牵引方向；但干部选拔结果必须是带灰度的，它综合了企业的现实需要。

华为还有一条明文规定：英语认证不达标的人不能被派遣到海外工作。但是，每次认证总有人不达标，那这些人派还是不派？

华为的处理方式是：原则上不派，但如果海外确实需要某个人，公司照派不误。因为所有的制度都是为目的服务的，管理不是追求规范性，而是追求有效性。相比不派，派反而对公司更有利，那为什么不派呢？表面上这是在打破规则，其实恰恰体现了对规则精神的精准把握。

所以，灰度哲学可谓一种基于规则并超越规则的管理艺术。

（小林摘自中信出版社《华为增长法》一书，王原图）

宝玉的各个通道口。

但小红有本事瞅准机遇，另觅途径。她和凤姐那个团体更像一路人。凤姐自有一套她看人的眼光：“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儿了？”这是她的质疑，和她对那个时代美女标准的一种不屑。

另外，在精明能干的上司凤姐这里，小红才能发挥她的强项。

此时，怡红院的风花雪月渐行渐远，成为过往。聪明伶俐、有眼色、会谋算的小红，在贾府的总经理王熙凤手下，才算发挥特长，走上了正确的职场道路。

其间，小红还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结识了贾氏公司的青年才俊贾芸，成就了两个职场精英的美满姻缘。

八十回后小红救助凤姐、

宝玉一节，为脂批所言，是否是曹公本意很难说，但我绝对相信小红有这样的能力和心胸气魄。因为，只有她这一类美人，是被扔在沙漠里也能开出花来，并有可能熬过漫长冬季和寒夜，等来春天和黎明的人。

（昔人居摘自新世界出版社《花非花，梦非梦》一书，曾仪图）



一天工作多长时间才合适

●晓 洋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深陷经济大萧条的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测：到2030年，人类的技术已足够发达，每人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然而到了2021年，很多人每周加班的时间都不止15小时。

究竟一天工作多长时间才合适？

1

在现代社会，加班与互联网行业相生相伴。一个人拿2份工资，做3个人的活儿，“996”成了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常态。那些效益增长迅速的企业更是全员大小周，大周工作6天，小周工作5天。

根据脉脉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2020》，互联网行业是薪酬福利较高的行业，也是员工幸福感最低的行业，同时又是最大的人才流入行业。

互联网行业盛行的加班文化，只是整个职场环境的缩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全国调查数据显示，53.3%的年轻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

在加班群体中，近70%的人认为自己是自愿加班，其中约一半的人加班是为了获得更高收入，14.9%的人声称是为了给企业分忧而加班。而在非自愿加班的人群中，近50%是因为“公司潜规则”，担心不加班会受罚，甚至会被解雇。

与拿计件工资的流水线工人相比，知识技术行业员工的无偿加班比例高出96.1%。在月薪制的绩效管理下，如果工作完不成，会影响正常的基本工资，于是，无偿加班变成家常便饭，生活幸福感也随之下降。

过去5年，《人民日报》每年都会发微博呼吁告别过度劳动。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满打满算，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上班时长，每月上限为212小时，而深陷“996”的员工，每月上班时间长达288小时。

法律写得很清楚，但现实中的特殊状况实在太多了。

2

8小时工作制尽管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不要轻看它，因为它曾是打工者最理想的生活模式。

1867年，《资本论》出版，马克思戳穿了资本的本质：尽可能多地获取剩余价值。

19世纪中叶，伦敦、巴黎、纽约等工业城市，大量失地农民为了在城市生存，每天工作14至18小时，没有双休日，工作强度极大但收入微薄。农民种地，会有农闲之时；但进厂打工，只会全年无休。所谓的生活，就是每天上班下班，回家躺倒。人和机器究竟有什么区别？

1817年，英国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提出一个口号：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睡眠。这就是8小时工作制的理论起源。

1902年，芝加哥的企业主意外发现，适当减少工作时长，是一件双赢的事情。自从实行8小时工作制以来，工人得到充足的睡眠和休闲时间，干活更利索，工厂产出比一天工作10小时的还多。更重要的是，空闲时间多了的工





人们，渐渐开始追求休闲娱乐，那又会带来新的生意。类似的发现得到美国各地企业的印证。

从1914年起，福特汽车厂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制，从两班倒改为三班倒。1916年，美国以联邦立法的形式确立8小时工作制。欧洲多国也相继在20世纪初制定类似的法规。

历史证明，8小时工作制是劳资双方的双赢之选。

3

如果说19世纪是蓝领工人叱咤风云的时代，那么20世纪就是白领工作者队伍日益壮大的时代。

进入20世纪，城市中开始建造办公大楼。格子间、咖啡机、玻璃幕墙，人们穿着西装和白衬衣进出，工作一整天也不会弄脏手指。工作的体面感不断增强，甚至人人都有机会参与一些决策，这让厌倦工厂工作的年轻人趋之若鹜。

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硅谷的兴起更将白领工作的梦幻程度推向一个新高度。科技创业公司里，一眼望去几乎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凭借头脑中的灵光和手中的鼠标键盘，这些年轻人相信自己正在创造新的东西，正在改变世界。

在公司文化的潜移默化下，工作不再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是为了自己的成长，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企业文化被年轻人内化到自己的信念里，不用监工的催促，他们就会自觉全天候拼命。8小时工作的平衡之

美，早就被忘在脑后。许多科技公司的总部延续大学校园的氛围，公共区域里放着足球机，上班不用穿正装，提供开放式办公室，实行弹性工作制，还有各种类似大学社团的团建活动。

进入21世纪，很多国内大企业都设有健身房、休闲区供员工运动娱乐，咖啡和下午茶更是不足为奇。就是小公司也会摆几个懒人沙发，养一只猫，以标榜员工的福利。不用走出办公室，员工便可获得一切生活的便利和娱乐，也就意味着员工待在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长，留给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随着智能手机和超薄笔记本电脑的普及，工作和休息的界线更是荡然无存。

“家庭最重要”，这个从农耕社会延续下来的观念，逐渐被鼓励增强自我效能的职场文化所动摇，被丰厚的员工福利所裹挟。

晚上可以免费坐公司的班车回家？其实是在变相鼓励员工延长待在公司的时间。免费晚餐，再加夜宵，还有淋浴设施？你永远都离不开办公室了。

4

互联网企业的员工福利，就算是“金手铐”，也只属于少数人。对全球打工者来说，近年来，切实的劳动保护措施并没有显著增多。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纵横欧美市场，席卷全球。无论是美国企业，还是日本会社，终身雇佣制度逐步消亡，临时工、派遣工和自由职业者的数量急剧增加。他们得不到医疗和养老的保障，每隔一段时间就得为找下家而烦恼。

哪怕得到一份全职工作，到年终依然要为公司财报而操心。很多时候，员工不是由于做错什么，只是偶然参与了一个盈利不及预期的项目，那么，“人才优化”的大棒即会落在自己头上。

“生活里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你要知道，如果不打工，就会有100%的痛苦来源于没钱。”这句话揭示了许多打工者的困局。

204年过去了，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8小时睡眠，依然是劳动者的一个理想。

（欣然摘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刘旻昊图）





大厂生存百科

●荆欣雨 邢逸帆 金赫

大厂（即头部互联网公司）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有些要在其中工作多年才能发现，而有些可能至今还没被发现。

“黑话”

在任何一个拥有共同目标、几万人生活在一起的人类社群（这相当于古雅典的城邦规模）中，都会形成一套特别的语言系统，大厂也不例外。每个大厂都有一套例行的“黑话”，外人是很难听懂的。有一些“黑话”已经不再稀奇，比如打法、闭环、反哺、下沉、深耕、裂变。

有时候，一个人使用“黑话”的频率，体现了他沉浸在这个系统中的深度。

在所有的“黑话”中，最让人介意的一个词是“package”，即入职时公司开出的工资和股票组合；而最令人悲伤的一个词是“优化”，当一个人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可能要被解雇了。

阅读

一些互联网公司会有自己的图书馆或书店。其中最显眼的地方永远放着关于大厂自己的书，还有创始人传记。这些书往往卖得最好，因为总会有到访的游客买来当纪念品。

卖得第二好的不是技术类读物，而是“如何管理下属”和“如何让钱生钱”之类的书

籍——前者关系到职场发展，后者关系到物质生活的幸福。有些书是在员工的建议下购进的，比如最近大受欢迎的《增长黑客》和《投资最重要的事》。

在科技圈，流行的哲学是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她的《源泉》成为一个时期最时髦的哲学书籍。但不同的哲学流派都有其发展规律，比如在资本对创业感到乐观的时代，很多人会读凯文·凯利，后来人们对人类的前途感到悲观了，便开始读尤瓦尔·赫拉利。

最近两年，这些作家被提到的次数没那么多了。但有一阵子，瑞·达利欧突然大受欢迎，他的《原则》告诉我们，为了得到你想要的生活，你必须面对现实，特别是那些残酷的现实。

高压线

互联网公司有很多规矩，其中一条是不过问同事的工资。有时候，做同一份工作的人拿的薪水有着巨大差别。而入职的时机和谈判的技巧，都可能影响你的薪水。

表面上看，大家对别人的薪水并不在意，但也会有人私下打听，他们往往会根据一些外围特征来判断，比如办公软件上的职级和入职时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确定自己的位置。不过，知道太多人的薪资有时是一种负担。





在古诗中，处处充满了打工人的兴、观、群、怨。

“忽怜长街负重民，筋骸长负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饱儿女。”（张耒《劳歌》）现在，顶烈日冒风雨的外卖小哥、快递骑手，哪一个不是如此呢？

“筋力年年减，风光日日新。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白居易《晚归早出》）这种“996”的工作节奏，加班族，尤其是健康

状况每况愈下的“前浪”们，真是感同身受。这充分说明，好诗歌的确是可以跨越时空的。

“书多笔渐重，睡少枕长新……秋风千里去，谁与我相亲。”（姚合《别贾岛》）此乃“新闻民工”“文案狗”中大龄“剩男”“剩女”的特写诗。孤家寡人，青灯一盏，咖啡、香烟、泡面续命，通宵赶稿子、写报告、改方案，就是

这个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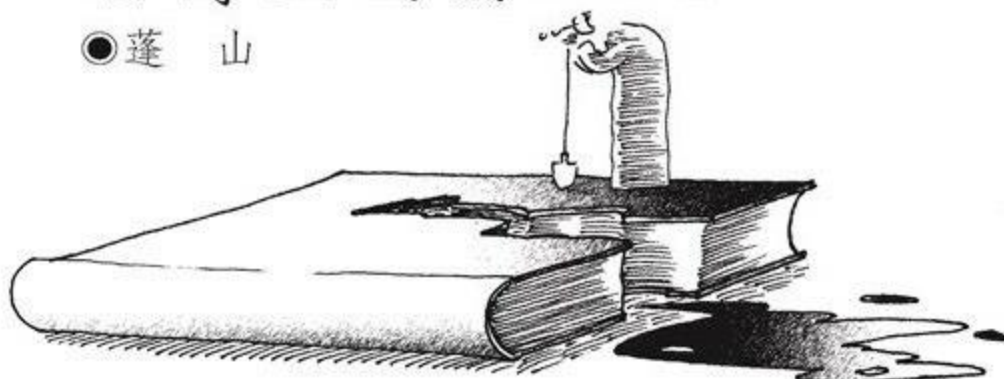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有了喘息之机，赶紧约兄弟出来“撸串”，约闺蜜一起做美甲。肉串还没烤熟，指甲刚做了两个，临时加班指令又来了。此乃：“楼头尚有三通鼓，何须抵死催人去。”（孙洙《菩萨蛮》）。

明初钱宰，官至翰林，但其实也是一个打工人。他私下忍不住“吐槽”：“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某日，耳目众多的洪武皇帝突然对他说：“‘嫌’字改‘忧’字如何？”吓得钱宰连呼“死罪”。是啊，上班本就不应该迟到，哪能抱怨呢？这是打工人必备的自我修养。

（孤山夜雨摘自《大公报》2021年1月13日，童玲图）

古诗里的打工人

●蓬 山



厕 所

在很多公司，厕所是一个没有职级差别的地方，但是要想快乐地如厕并不容易。不知道为什么，一家公司为员工贴心地安装了智能马桶盖，墙上却贴着告示：为了你的健康，请专心如厕，此处通信信号已被屏蔽。还有公司专门安装了智能坑位显示系统，员工的如厕时间暴露无遗，具体到秒的计时器时刻在提醒员工：该回去工作了。

在有的公司，厕所的文宣传栏非常抢手，一些部门会争取在上面展示自己的业绩，因为

老板可能没有耐心看完邮件汇报，但是他一定会如厕。

流动性

大厂员工的流动性很高。办理离职、入职手续的窗口前永远排着队，一边是回收工作电脑，一边是发放全新工牌。

走的原因有很多。有人认为，拿完第一波股票就可以走了；也有人认为，如果工作5年都没有晋升，那再留下也没什么意思了。

购 物

很多大厂都坐落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边缘到从工位望出

去，能看见连绵的群山。一些大厂人出门散步，走到不远的地方，前面赫然是片片菜地，还不时传来鸡犬之声。

不少大厂人陷入有钱没处花的窘境，好在众多商贩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便利店、水果店、理发店、咖啡馆，纷纷开进大厂。由于就近购物的选择余地较小，很多大厂人不得不进行网购，大厂的快递提取处永远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是除食堂之外最有烟火气的场所。

（晨 兴摘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本刊节选，刘 刚图）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奶奶床头柜第二层抽屉里的一堆针线下，发现了她的日记本。

这是一个从菜市场摊上买来的劣质横格本。看起来，它既是日记本，也是摘抄本。

从正面翻起，是奶奶平时从电视节目、药店里的免费杂志和我留在家里的书上抄来的，一切她觉得写得好的东西。既有《秋冬最养人的五种水果》这样的养生保健信息，也有《年纪越大越快乐》这样的“老年励志”短文，还有《孝顺儿子劝妈》这样教人处理婆媳关系的实用文章。

但如果将本子从后往前翻，就会发现另一个世界，里面藏着一个我从未了解过的奶奶。

奶奶名叫瑞华，今年72岁，文化程度是小学毕

业。几年前的某一天，奶奶突然跟我说，她要写一本自传。“奶奶的人生有什么值得写一本自传的？”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

和不少由家中老人带大的孩子一样，奶奶贯穿了我迄今为止的所有记忆，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存在。但从小到大，在我的世界里，“奶

奶”是瑞华永恒的代号。我对“奶奶”之外的她一点儿也不好奇，有时候甚至想不起她的名字。

但是在这个日记本里，她是那样的鲜活。

日记本里夹着许多封永远也不会寄出去的信。一些信是写给她的独子，也就是我爸

“人生最多就是5个20年”，然后就像怕来不及一般，一口气写完了她对我人生剩下4个20年的不同祝福。信的末尾，她写下对我的最终祝福：“20年前的今天我欣喜，20年后的今天我欣慰。最后希望你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看到这篇生日祝福时的

我，早已过了20岁。我努力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20岁生日那天，我有没有给奶奶打电话。奶奶从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她生怕打扰到我。而20岁的我，很有可能因为沉浸在生日聚会的欢乐中，连一个亲口对我说“生日快乐”的机会都没有给奶奶。

也许在那天，她期待了很久，一直在等我的来电。她坐在她的小房间里，看着天色黯淡下去，最后决定将心里酝酿许久的祝福，全部写下来。

我意识到：奶

奶的精神世界已无人问津，她只能将情感全部藏进这日记本里。

日记本里更多的字句，是奶奶写给自己的。

她写下看完新闻的感想：“今年是怎么了，有的人跳楼，有的人出车祸，一个一个的（地）就这样消失在了人间。”她写自己的家乡和童



奶奶的日记本

●沙耶辣

的。她在这些信中劝慰我爸别因为生意上的事忧心，责怪他一直不戒烟。信里偶尔会出现爸爸的小名：“团团儿，记得你小时候咱们娘儿俩每天生活得有说有笑的，现在看你每天眉头紧皱，我真无奈！”

更多的信则是写给我的。她在我20岁生日那天给我写信，祝我生日快乐。她写道



年，文章名字叫《我的家乡数最美》：“美在每年大水后冲来许多大小石头。到了九月九成群结队的九香虫飞来藏在石缝里。熟悉的我们去搬开石头获得宝贝，回家做出来可以和海参、燕窝比美。”

她写的句子有时很朴实：“家乡美得让两岸的姑娘拌嘴。能力欠缺的小伙也能娶上媳妇，至今没有一个光棍。”有时又文绉绉起来：“我的故乡（有）说不尽的美，有我的青春流淌过。二十几年前无奈地离开了你，让我至今依然后悔。”

奶奶写清明节去上坟时的心情：“逝去的亲人是永远的留念，一切都还像昨天一样在我脑海里浮现。”她写自己终于舍得放下母亲逝世带来的痛：“由（尤）其是我母亲，直到去年我才想通了，我都要进坟墓了，又何苦这样继续折磨自己呢！”她写到自己越来越难以入睡，仿佛能感觉到生命在流逝：“尝试入睡的时间比入睡的时间长，睡着了立刻就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她写自己被家暴和争吵填满的婚姻：“我一生都活在婚姻的残骸（骸）里。”

我盯着那个写错的“骸”字，脑海中闪过许多我“选择性删除”了的片段。在我幼年时的某个傍晚，奶奶被爷爷粗暴地赶出家门，她只好牵着我的手在附近兜圈，直到夜色渐浓，冷风吹得我脸颊冰凉。奶奶只好硬着头皮敲门，低声哀求爷爷至少让我进屋。

让我看得最痛心的，是她在生口那天给自己写的信：“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记得，这世上来过一个姑娘，美丽聪慧、勤劳大方，可惜嫁错了人，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奶奶的日记本很奇妙，从前往后翻，能看见老太太瑞华；从后往前翻，能看见小姑娘瑞华。当我偷看完奶奶的日记，感觉就像一本打开许久的书终于“啪”的一声被合上了——奶奶不再仅仅是奶奶，而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可是无论我如何竭力去想象，也想象不出少女时代的奶奶，想象不出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年轻妈妈的瑞华曾如何活在这个世上。

我所知道的那些零星的线索，比如奶奶年轻时是小镇上远近闻名的裁缝，比谁都拼；比如奶奶几乎是一个人把爸爸带大的，半夜孩子熟睡后她便抓紧时间做衣裳……由这些线索拼凑起来的奶奶，一直是坚忍、要强甚至固执、倔强的。奶奶从未在我面前掉过眼泪，我却从这些满是错别字的书写中，看到了伤痕累累的她。

我已不敢再想，那些坐在坟前的黄昏，那些看完电视新闻后的早晨，那些没人记得的生口，那些觉得“生命在逝去”的深夜，奶奶唯一可依靠的，竟只有这本劣质发黄的日记本。

有一次回家，我发现奶奶的床边立着一张塑封好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女人穿着旗袍站在花园中。而这个身材曼妙的姑娘却有着一张满是皱

纹、眼睛浑浊的老太太的脸。原来，奶奶花了50块钱，在菜市场的某个路边摊上，让人用电脑软件把她的头像拼接到了穿旗袍的姑娘身上。拙劣的拼接技术，让做出的人像看起来既恐怖又可笑，我却盯着这张照片，心酸不已。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再过问奶奶的欲望和情感，甚至没有人会觉得她是个女人。奶奶72岁了，眉毛掉没了，头也快秃了，乳房垂到了肚子上，整个人又矮又胖。但她还是和所有女人一样，想要拍一张美美的照片，摆在自己的床头。于是平时买双鞋也只会舍得花30元的奶奶，为了一张这样的照片，花了50元。

奶奶的一生有什么值得写入自传的？我回想着这个问题，很快意识到，在未来，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我自己的一生又有什么值得写一本自传的？很可能我的答案是：没有。

当我这样想时，我对奶奶肃然起敬，她做到了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奶奶的日记永不再更新，而我也会和奶奶一样，在无人问津的生口那天，写下“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做女孩子的时候”这样的句子。

只希望到那时，我还记得那句写在信尾，来自奶奶的祝福：“最后希望你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一米阳光摘自微信公众号“脱氧核甜”，本刊节选，黄思思图）

我的一生，说起来很简单。我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独生子，十四岁以前娇生惯养，十五岁离家自食其力，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辈子做出版工作，六十四岁退休。

在家里，对我最有影响的两个人，是外婆和父亲。

外婆是个能干的人，遇事有主见，有魄力。在那个时代，像她这样的女性不多见。她年轻时，跟着外公到镇江，先在洋浮桥开豆腐坊，之后又开酒店、染坊，最后在西门大街开了月百货店，还有几部缝纫机，做洋服、学生装。如果是现在，她就是很会做生意的个体户。

她爱交朋友，从银楼、酱园、自来水厂老板，到茶楼跑堂、锡箔庄师傅、卖菜的、倒马桶的，都有她的朋友。

我的父亲正好相反，没本事，没主意，从小到镇江当学徒。外婆看他人老实，要他做上门女婿，又把百货店交给他，让他当老板。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年年亏本，把本钱蚀光了，还欠了不少债。他觉得对不起外婆，两次自杀未遂，一九三六年一病不起，给他看病的名医叶子丹大夫对我说：“你爸爸是急死的。”

几十年后，看电影《林家铺子》，它把我带回到范家铺子。不同的是，林老板出门躲债，我父亲躲不了债，死了。他一死，债主拍卖了范家铺子。

外婆和父亲，两个人的性格完全相反：外婆很坚强，我



范用画像（罗雪村绘）

我这个人

● 范 用

没见她叹过气；父亲却非常软弱，成天唉声叹气，我没见他脸上有过笑容。后来在困难的时候、倒霉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外婆，告诉自己要做一个坚强的人。我也有软弱的一面，怕出头，老是躲这个、防那个，就像父亲躲债一样。大概是现在生活好了，又怕失去什么，有包袱，不像年轻时毫无顾虑。

母亲对我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她是个旧式家庭妇女，一个口中念着阿弥陀佛的人。她打年轻时起，守了三十几年寡，一九六九年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这个做儿子的总觉得欠她什么。我一生只对她说过一次谎，那一年去干校没有告诉她，只说出差去了，就此永别。

父亲死了，家里破产了，一家人的生活成了问题。我开始尝到被人瞧不起的滋味，上了人生的第一课，知道了什么叫“势利眼”。

第二年我小学毕业，外婆说就算借债也要让我上学，她就是什么都要争口气。好不容易凑钱把我送进了省立镇江中学，开学不到两个月，日本人打来了，学校解散，学费全丢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上过学，以后做事填表，学历一直写的是“小学毕业”，为了好看一点，有时就写“中学肄业”。要是现在，我是没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外婆给我八块银圆，让我外出逃难。我到汉口找到舅公，没想到三个月后他也病



死了，吃饭又成了问题。

舅公做事的书局，二楼租给一家出版社办公，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我每天都到这家出版社玩，跟那里的先生们混得很熟，尤其是几个青年人，像大哥哥一样待我。出版社经理黄洛峰先生看我手脚灵活，便收我当练习生。我有了一个饭碗，说不出的高兴。当时我不知道这家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只觉得这里非常自由，人人平等相待。我常常一面做事一面唱歌，唱得同事孙家林先生求我：“小老子，你不要唱好不好！”你看，够淘气吧。我第一次领到八块钱薪水，真想交给外婆和妈妈！

在出版社，起先我做收发工作，每天收信、寄信、送货，给几千个订户寄杂志——党的公开刊物《群众》周刊。我的字写得不好，七歪八倒。黄先生订了个本子亲自教我练字、写信。后来我才知道黄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老党员。打算盘我是跟新知书店的华应申先生学的，他也是老党员。就这样，边干边学，我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一年，学习了十一年，算是有了点办事能力。出版社就是我的家，出版社就是我的学校。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我在重庆、桂林工作，出版社的所有工作我都干过：打包、送信、杂务、邮购、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有时我还设计书的封面。

没有人叫我干，我是出于个人爱好自己要干的。我喜欢把书印得像样一些，打扮得漂亮一点。一九六六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又学会打扫修理厕所、烧锅炉，也有用处，后来家里这两样活都归我干。

一九三八年春天，出版社同事赵子诚（又名刘大明）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秘密宣誓的时候，生活书店的华风夏监督，后来他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回来路过成都被捕牺牲。他是一个好党员，我永远不会忘记



1949年，范用回家探望外婆、母亲

他给我监督的情形，更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我被调到上海工作。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出版社不能公开活动，转入地下，同事有的进入解放区，有的转移到香港。我和几个同志留在上海，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还有党组织安排的一些别的任务，为解放上海做准备。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再也不用东躲西藏，我被调到军管会工作，穿上了军装。我高高兴兴到镇江看望外婆和母亲，穿着这套军装同她

们照了张相。她们一生只照了这一张相，我一直将它挂在我的床头。八月，我调到北京工作，直至退休。

就这样，我做了五十年出版工作，虽然是平凡的工作，但很有意义。我们有明确的目标：过去是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现在是为了振兴中华，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幸福的社会。我热爱这份工作，看重这份工作。倘若有人问我：你的乐趣是什么？我会说：是把一部稿子印成漂亮的书送到作者、读者的手中，使他们感到满意。

我最大的毛病是性子急，脾气不好，常常得罪人。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我想，做事勤快、为人坦直，可以算两条。我厌恶说假话，厌恶势利眼。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看报，一天不看，难过得要命，这大概跟我干出版这一行有关。此外，我喜欢唱歌，听音乐，是个“漫画迷”，还喜欢游泳，喜欢交朋友。跟年长的人在一起，我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跟年轻人在一起，我这个老年人也变得年轻了。

我的老伴是我年轻时的同事，我们没有媒人，没有花一分钱，自己结的婚，生了一男一女，如今又有了孙女、外孙女。如果我能再活几年，说不定就做太爷爷了。

（止泊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书香处处》一书）

怎么也没想到，我接诊的第一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警车开道送来的。

那是2020年1月15日，在隔离病区待命多时的我接到电话：一个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要转到我们病区来。放下电话，我叮嘱值班的护士做好准备，然后自己穿好防护服到防护楼门口等待。

远处，红蓝灯在路的尽头闪烁，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警车在开道。警车在距离防护楼门口1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后面的救护车继续朝前开，到防护楼门口才停下，救护车的门一打开，病人下了救护车——自己走下来的。

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不像一个病人。他拿着一个背包，自己

走下车，像是在回家路上突然被叫醒，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地方。资料上写着他姓万，比我大一点，我就喊他“老万”。

老万是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省级定点医院隔离病区建成以来，收治的第一个确诊患者。

做完交接，我对老万说：“您跟我走吧。”老万没说什么，只摆一摆手，算是跟我打了招呼。老万跟着我进了防护楼。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老万漫长的治疗期前，最后一次看到外面的天空，吹到外面的风了。

隔离病区在2楼，电梯从1楼到2楼只要几秒钟，我却觉得时间漫长。电梯里只有我和老万两个人，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特意看了看老万的眼睛，那双眼睛很空洞，里面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不知所措。

其实我想跟他说两句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知道自己被确诊了，我也知道；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也明白。他没有看我，可能他对这几天围绕在自己身边这副装扮的人已经习惯了。他只是木讷地看着电梯上升的数字从1变到2。门开了，他在等我先出去。

进到隔离病房，关上安全门，我需要给老万做一些基础的检查。我一边测体温，一边趁机 and 老万说话：“你感觉怎么样？”

老万抬起头，明显错愕了一下，甚至有点惊慌，定定地看着我，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你不怕我吗？”

我指了指防护服，说：“我穿着这些还怕你吗？倒是你，你看到我这样，不害怕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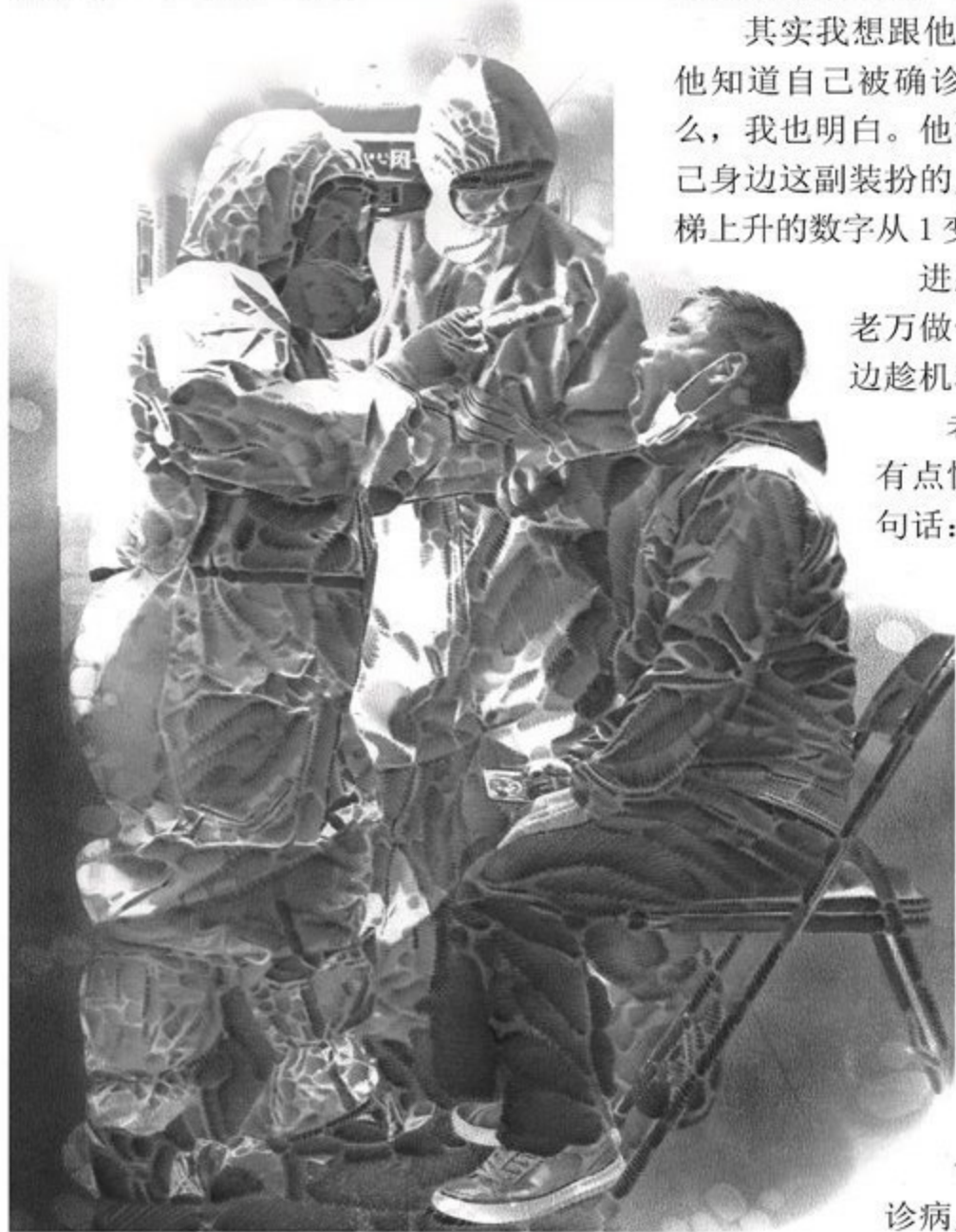
老万挂着口罩的耳朵动了动，也许是挤出了一个笑：“我很感谢您，被确诊以来，您是跟我说话离得最近的一个。”

我愣了一下。

因为得病，老万没法跟别人接触，别人也不敢跟他接触，这是非常真实且无法逃避的“被隔离”、被关进笼子的感觉。忽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因疫情而被追踪的确诊病人，这个角色转变来得太快了——忽

最好的药

魏一例





然被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不能走出去半步，谁都见不到；没有缓冲，没有过渡，确诊后就立刻被隔离，心里其实很难一下接受。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老万，你不用担心，来到这里咱就是朋友了。”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心虚。在这样一个大阵仗、大环境下，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从接到老万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把他当成病人，而是想和他做朋友。这是我有意为之的。

病区筹建的时候，我曾站在隔离病房的那扇窗户外面无数次设想过：如果我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状态？我会有什么心情？我需要什么？

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最能给我安慰的。

因为穿着防护服，彼此很难认出对方，医护人员会在各自的防护服上做标记。我在胸口左边写了自己的名字，又画上一颗红色的爱心，右边写了一句对老万说的话：“别怕，我跟你在一起。”

我们请几个专家会诊了老万的病情，为他制订了适合的治疗方案。我密切关注着老万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和化验结果，除此之外，还每天固定两次，进病房和老万“话聊”。

对于这个疾病的进展，目前谁也不知道明确的阶段或者说周期，但是病人的心理状态每分每秒都在变化，随着隔离时间的延长，一天一天，恐惧、焦虑都会加重。

疫情防控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像老万这样的确诊患者的心理问题。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对家人的愧疚——一人确诊，全家都要被隔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见不到家人，我们就是他们每天能够见到的唯一对象。

每次跟老万聊天，我都会格外留意老万的反应，从他的反应判断他的状态。我需要的并不是他听我的，或是信我的，我需要他参与进来。其实，感染性疾病的康复主要得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用药只是抑制病毒的繁殖，并不能将其杀灭。所以说人很重要，病人自己很重要。而对这些被隔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希望”。

有一天，我发现老万特别烦躁，一见到我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着急地说：“您能帮我个忙吗？”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说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去见过父亲。“现在我被确诊了，我父亲也被强制隔离了，我父亲80多岁的人了，生活不能自理，脾气又倔，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老万听说父亲一直抗拒隔离，特别不配合，因此非常担心。“您能帮我协调一下吗？让我老婆跟我父亲在一块儿隔离，这样也能照应一下，或者让他在家隔离。”

这对我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牵涉到两家医院，我也不能去干涉隔离政策，但是作为老万的朋友，我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有多重要。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明了情况。疾控中心很重视老万的情况，答应尽量协调。第二天，老万的家人就过去照顾老万的父亲了。当天下午，老万父亲的咽拭子核酸检测显示阴性，获准居家隔离。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万，老万的脸被口罩遮盖，但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热切地看着我，眼圈渐渐红了。老万没说话，却主动握了握我的手。我正在用我的方式支撑老万参与到自己身体的这场“保卫战”中。

老万是家里的老三，他自己在武汉，两个哥哥都在我们这座城市。大年初一，老万的哥哥来给老万送饺子。他哥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给我拜年：“您辛苦了。我弟打电话都说了，我知道您很勇敢，但是您要保护好自己。今天是大年初一，我给您拜个年吧。”说完给我深深鞠了一躬。

那一刻，我真的差点绷不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和病人之间其实是互相支撑的。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战士，在战场上坚决不能退缩，不能有任何思想波动。但其实我也清楚，自己就是个穿着白大褂的普通人。从1月15日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分昼夜、不知阴晴、连续不断地工作，听见老万哥哥那句话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我想告诉老万，也告诉那一晚的自己：别怕，有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

（星 昂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呼吸在一米之外》一书，本刊节选，李 晨图）



●黄回归线

为什么广告中经常出现猫？这不算一个太难回答的问题。

广告的目的是吸引人的注意力然后宣传商品，而猫是最受人类喜爱的宠物之一，不论男女老少，走过路过都很难不瞥上一眼。

但猫在各式广告中的形象，乃至地位又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可以充当主角、配角，有时则是背景板，它们绝大多数时候温顺可爱，不过应商家宣传产品的需求也可以变得调皮、捣蛋甚至神经兮兮。

人类宠爱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可爱。早期的广告商也是这么想的——卖的是什么商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告中该有可爱的小猫。



图2



图1

为什么广告中经常出现猫

所以人们能看到卖肥皂的猫、卖钟表的猫、卖金属抛光剂的猫（图1、图2、图3）。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猫可爱归可爱，但它本身作为一种元素和广告之间并无太多的

联系，“猫”和“产品”之间是割裂的。

举个例子，这是留声机针的广告，画面上是一只听音乐的小白猫（图4）。

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想卖留声机针了，那把字换掉，它可以变成可可粉广告（图5）。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加强猫与产品间的联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往广告里塞人，由人来展示产品的效用。

“广告教父”大卫·奥格威有个在行业内极出名的“3B原则”，即在广告作品中，最能制造感知效果和最具情感诱发力的3种表现形式，分别是Beauty（美人）、Baby（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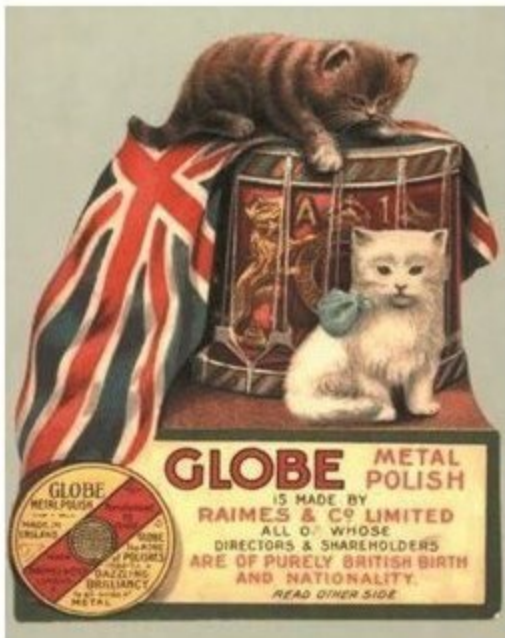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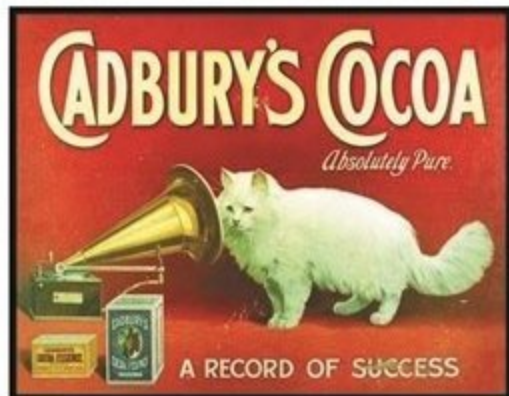


图4、图5



图 6

儿)和 Beast(动物),如今动物到位了,剩下的不言而喻。

热可可和巧克力是孩子的最爱,同时也可以用来吸引猫(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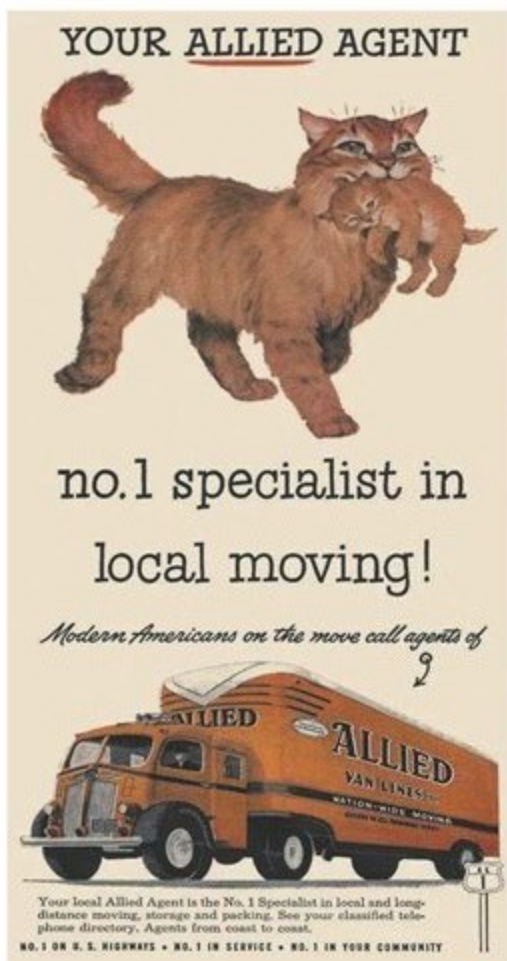


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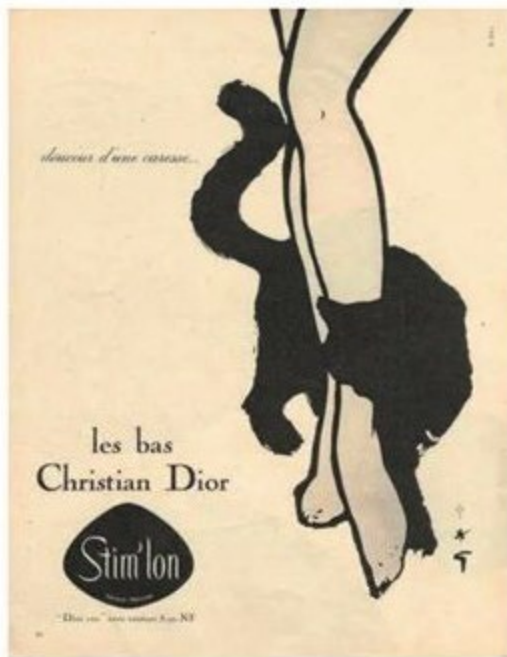


图 7

1962年的《时尚》杂志刊登了知名奢侈品牌迪奥的丝袜广告,画中主角是一只绕腿打转的妖娆黑猫(图7)。

二

如果希望加强猫与产品之间的联系,塞人进去,让猫成为配角乃至背景是个法子,此外还有其他办法,比如顺应猫的天性,充分展现猫在可爱之外的其他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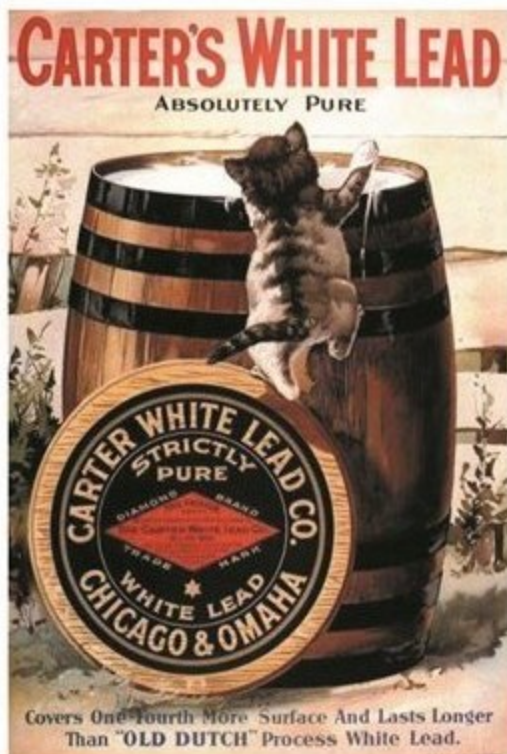


图 10



图 8

猫喜欢躲在暖和的地方,那么理所当然可以为暖气片做广告(图8)。

猫舐“崽”情深,联合货运公司就借此表达自己对客户货物的看重(图9)。

白铅漆怎么和猫扯上关系呢?利用猫的好奇心就行了(图10)。

除此之外,猫咪不那么美好的一面,比如说神经质,比如说爱搞破坏,也可以成为广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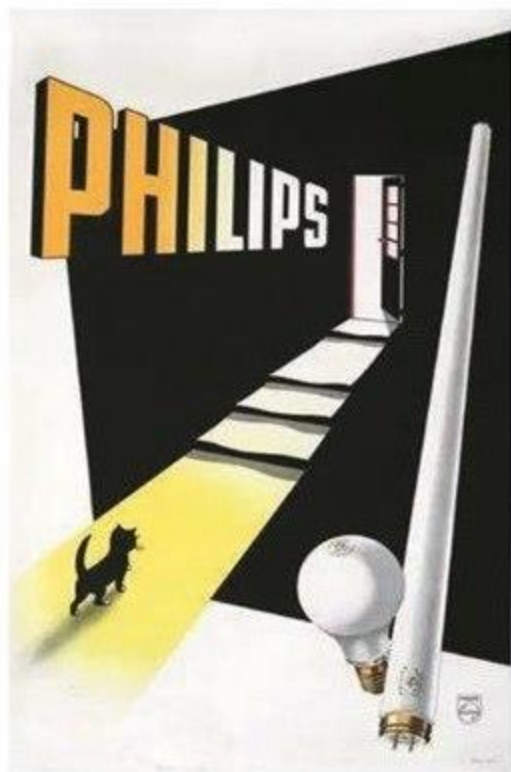


图 12

告大做文章的点，对“线”这类商品来说，尤其如此。

猫对线团的狂热人人皆知，因此在广告中，你能欣赏到小猫拆线（图 11）。

它的核心观点无非是：线的质量太好以至猫咪没法扯断。

还有一些表达稍微隐晦的，像飞利浦的灯泡广告。在这幅广告中，猫的形象虽然被简化，但这一形象极巧妙地把灯泡和家联系在一起（图



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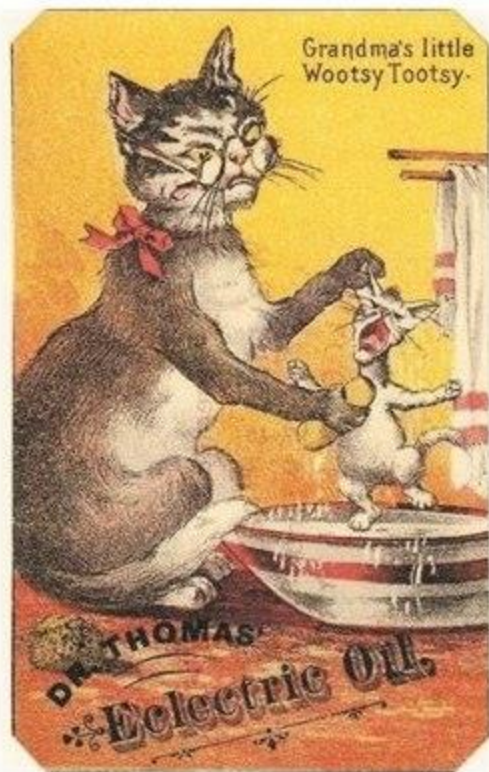


图 13

12)。

三

常规手法之外，猫在广告中的另一类形象是拟人化的。在这类作品中，猫只是作为符号存在，真正有意义的是披着猫皮的人在做什么。



图 15

戴着眼镜的猫祖母揪着耳朵给小奶猫洗澡，意指该款产品关爱呵护幼儿（图 13）。

直立行走的猫一手扶着圆鼓鼓的肚子，一手比出“我爱你”的手势，指的是这款奶油太妃糖十分美味（图 14）。

相比常规手法广告中的猫咪，拟人化的猫大多被赋予夸张的形象，不再强调独属于猫的特性，它们展现的是处于该场景的人类应有的神态，再通过猫的形象加以放大。

比如维多利亚时期一家医院的广告，想表达的就是自己有一套综合疗法，可以全方位保证孩子的健康安全，于是海报中的小猫就开心且自在地玩起了跳绳（图 15）。

再如利用大萧条时期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发动感情攻势的皮鞋广告，其中的猫则要露出生活无以为继的苦闷表情（图 16）。✿

（游 好摘自微信公众号“游戏研究社”）



图 16



笑而前行

●武宝生

王阳明在其《传习录》中写道：“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

老子也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自家痛痒自家知得，这叫“自知者明”。

自家痛痒自家搔摩得，这叫“自胜者强”。

有人曾问弘一法师：“你如何对待高兴与痛苦的呢？”

回答：“高兴时，我会节制自己；痛苦时，自己挠痒自己笑！笑而前行！”

自己挠痒自己笑，高境界；笑而前行，大格局。这比自家痛痒自家搔摩，有所升华。

因为，自己动手搔摩，不但搔摩得恰到好处，迅速止了痛痒，还笑逐颜开，从而轻装上阵，继续前行。倘若不痛不痒，贪图享受，停顿不前，人生就难有辉煌。

痛痒，搔摩，带着笑脸，继续前行，这无疑是人生前行途中的正确轨迹。

（洛奇狮摘自《广州日报》2021年1月15日）

伏尔泰

●张宗子

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里，老实人问无所不知



的学者玛丁：

“为什么要有这个世界？”

学者回答说：

“为了气死我们。”

（若子摘自商务印书馆《梵高的咖啡馆》一书）

本 来

●〔巴西〕保罗·科埃略

◎夏建清 编译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埃皮克提图，出生于奴隶之家，后居罗马，不久被驱逐，在其出生地希腊终了余生。

埃皮克提图在被放逐途中，悟出一个道理，介绍如下：

我们见到某个人，通常会发生两件事：要么和这个人成为朋友，要么试图让这个人接受我们的信仰。正如一块燃烧的煤碰到另一块生煤，要么将其点燃，要么因其体积过大而自身最终熄灭。

通常情况下，第一次接

触另一个对象，我们总缺乏信心，于是力图显出满不在乎、瞧不上眼或过分谦卑的样子，结果我们失去了自我，事情便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为了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一定要展现你的本相，狂妄自大往往是胆小怯懦的面具，它将阻碍生命中许多重要事情的发展。

（强子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遗 愿

◎李冬梅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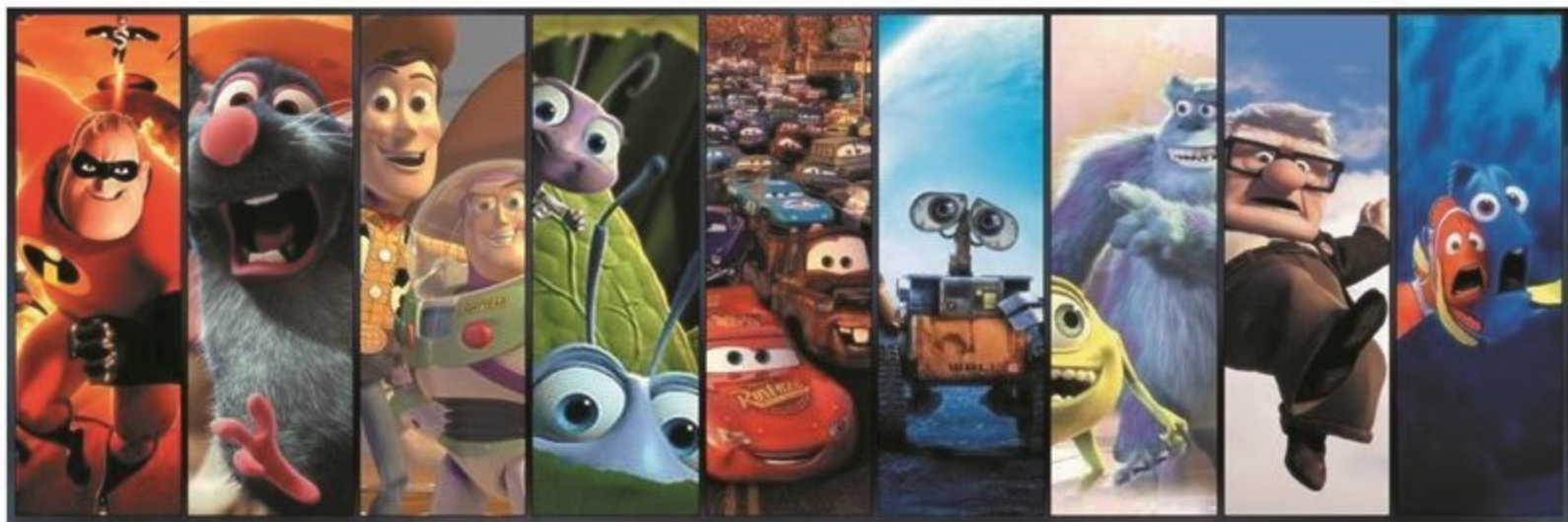
皇帝临终之际把一位将军叫到身前，说了三个遗愿：第一，他的棺槨由帝国当时医术最高明的医生来抬；第二，送葬队伍所经之处，遍撒金银财宝；第三，把他的双手放在棺外，让所有的路人都看到。

将军听完疑惑不解，皇帝解释说：

“让医术精湛的医生抬棺，是让大家明白，再好的医生在死神面前也无力回天；送葬沿途遍撒珠宝，是告诉世人，我们在一生中极尽所能获得的财富最终还是会留在这个世上；将我的双手放在棺外，是让众人看到，即使是称霸一方的皇帝，离开这个世界时也是两手空空。”

（一米阳光摘自《羊城晚报》2021年1月9日）





皮克斯讲故事的 11 条法则

◎ [美] 艾玛·考斯特

1. 切实感受观众想要什么，而不是你想要表达什么。

《恐龙当家》描绘了智力得到充分进化的恐龙和傻乎乎的人类之间的故事。在撰写剧本时，皮克斯放弃了电影里刻画恐龙时一贯的粗糙外表，和充满野性、原始性的特征，而把故事聚焦在了恐龙细腻充沛的感情上，并通过恐龙与人跨物种的情感连接打动观众。

2. 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直到结局也无法表现主题，那就重新写故事吧。

《玩具总动员 4》最初的结局是：牧羊女跟随一个孩子去了新家，而伍迪只能离开牧羊女。但影片的故事团队意识到，他们需要为伍迪的人生增加更多的改变，让他得到更多的成长，但目前的故事不足以支撑人物的成长，也缺乏与观众情感上的共鸣。最终，在《玩具总动员 4》中，伍迪离开他的朋友，和牧羊女开启新的生活。

3. 简化，突出重点。合并相似的人物，不要刻意绕弯子。你可能会觉得丧失了宝贵的素材，但实际上，你的思想会因此得到解放。

《1/2 的魔法》构建了一个神奇的、幻想中的世界，在那里，精灵、巨魔和灵魂自由地生活。不过拨开这些纷杂的表象，影片实际上讲述的是兄弟俩想念他们父亲的故事，在这条主线的带领下，影片得以聚焦，而不是对准种种神奇动物，成为一部神奇动物百科全书式的电

影。

4. 你的人物擅长什么？喜欢什么？把完全相反的给他们，挑战他们，看他们如何处理。

在《海底总动员》中，小丑鱼爸爸玛林在妻子去世后，谨小慎微地抚养自己唯一的孩子尼莫，他惧怕一切可能威胁尼莫生命的东西，做事常常畏首畏尾，尼莫觉得爸爸很不勇敢，甚至有点看不起自己的爸爸。尼莫天不怕地不怕，跟同伴们去水面玩耍的时候，被渔网捞了起来，辗转被卖到一家牙医诊所。儿子生死未卜，玛林感到十分担忧，就算平时不能大胆行事，为了儿子他也要勇敢地豁出去。最终父子俩得以重逢，玛林也从此成为儿子心中的英雄。

5. 摘录你喜欢的故事。你喜欢这些故事是因为自己和它们产生了共鸣。在你用到这些故事前，先认识它们。

很多电影都对《怪兽大学》产生了影响，不过，它们的影响都远不及《动物屋》。当我们把《动物屋》剖开来看，我们发现，它不仅是一个关于大学恶作剧的搞笑故事，它更关注反抗不公平制度和建立兄弟情谊，而这才是故事的核心。这一点也被《怪兽大学》采用，表面上看，《怪兽大学》讲的是一个关于失败者试图证明自己的故事，但实际上，毛怪苏利文与大眼怪麦克在一次次的磨难中建立的友情，才是故事的核心。

6. 把想法写在纸上，并不断改进。如果你



只是将它留存脑中，它只能是一个好点子，你永远无法讲给别人听。

2000年，约翰·拉瑟特在一次携家人外出时有了对《赛车总动员》的最初构想。此后，这个想法渐渐演变出了故事内核、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最初灵光乍现的想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只有通过不断地写作和打磨，故事才能被呈现。

7.让你的人物有思想。也许你喜欢消极或者无所谓的态度，但它们对观众而言是毒药。

在《心灵奇旅》中，主人公乔伊因为发生意外而被带到一个奇幻的地方——“生之来处”，并遇到找不到生活兴趣、拒绝前往地球的灵魂“22”。在热爱生活的乔伊带它不断体会、感受生命的精彩之处的过程中，“22”终于幡然醒悟，充满热情地去了地球。在《心灵奇旅》中，导演对“22”的颓废和消极着墨并不多，而是用更多的镜头来表现“22”如何体验生命，重拾对生命的激情，也借此点燃了观众对平凡生活的热爱。

8.你为什么

么偏偏要讲这个故事？故事背后的信念是什么？信念才是故事的灵魂。

《飞屋环游记》的导演兼编剧彼特·道格特、鲍勃·彼德森创作影片的原因或许是多种多样的，影片也为我们展现了很多不同的侧面：一只爱讲笑话的狗狗逗逗，一座靠气球飘游的房子，一个荒野探险者。但剥去这些表面情节，卡尔和艾丽浪漫的爱情故事，以及那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带来的悲伤结局，才是故事的重要驱动力。两个人度过了很幸福的一生，当垂垂老矣，他们仍深爱着对方，就算其中一位已不在，另一个也要带着他们曾经共同的梦想在生命的最后冒险一把。这种简单的执着，构成了《飞屋环游记》最为温情的内核。

9.如果你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此时此

刻，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真诚能让不可能的故事变得可信。

机器人瓦力或许是皮克斯最有同情心的角色，这个角色不会做口头交流，但会发出声响并在身体上做出反应。在《机器人总动员》中，瓦力在被人遗弃的地球上默默工作了700年，他很孤独，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映照到现实中，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经历过这类情况，有过相似的感受。当我们感到孤独时，我们该做何反应？如何表达呢？当我们终于找到朋友时，我们如何表达内心的喜悦？影片中，瓦力的认真和发自内心的喜悦表情唤起了我们对相同情感的共鸣，也让我们对这部电影产生认同，为电影带来了可信度和充沛的情感。

10.通过巧合让角色陷入困境，这没问题，但是通过巧合使角色脱离困境，就是作弊。

在《玩具总动员》中，很多的转折是建立在巧合之上的：胡迪和巴斯光年一不小心被遗落在外，还被玩具虐待狂希德抓走。然而，

胡迪和巴斯光年能从希德手中逃脱并不是因为巧合，他们完成了对彼此信任的建设，才得以携手度过危机，回到安迪身边。

11.你知道你正在构思的故事的实质吗？你知道它最简洁的表达方法吗？如果你知道，现在就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吧！

《玩具总动员3》包含多条情节主线，如芭比和肯、抱抱熊和他对被取代的恐惧等。当我们欣赏完影片，会意识到，所有情节的主题都很突出，它们相互呼应，衬托着故事的本质——放下过往，继续前行，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美丽的高潮，凸显了《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的灵魂。

（酣中客摘自微信公众号“华谊兄弟研究院”，本刊节选）





妙不可言的雅称

●李 媛

委婉含蓄

古有言：“雅之为言正也。”（《风俗通·声音》）

雅称，本是“官方称呼”“通用称呼”的意思——“雅”，是当时朝廷官吏和公卿大夫们所推崇的规范样式，也是朝廷大力推广的“标准”样式——却因公卿士族在言行举止中强调举止有礼、言辞避讳和委婉含蓄，逐渐变成“别称”和“美称”。如《荀子·荣辱》中所言：“君子安雅。”唐代杨倞注释：“正而有美德者谓之雅。”

“雅”与美德挂钩后，“雅称”一词便也有了更多“美”的内涵。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自古重义轻利，文人士大夫认为金钱既粗鄙又俗气，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离不开钱，不提钱又不行。因此文人墨客给金钱取了许多委婉含蓄的雅称，如孔方兄、青蚨等。

孔方兄很好理解，“孔方”即为钱币外形圆而内有方孔，“兄”即言兄长。西晋的《钱神论》里便有这样的描述：“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

青蚨是一种传说中的虫。汉朝刘安的《淮南万毕术》中记有“青蚨还钱”一条：“青蚨一名鱼，或曰蒲，以其子母各等，置瓮中，埋东行阴垣下，三日后开之，即相从。以母血涂八十一钱，亦以子血涂八十一钱，以其钱更互市，置子用母，置母用子，钱皆自还。”

可以看到，在这个神奇的“术”里，由于青蚨母子相依的属性，涂着青蚨虫血的钱币都会自行飞回。人们都希望自己的钱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青蚨”便成了钱的雅称。



除了不愿直言钱财，生死疾病也一直是人们所忌讳的，因而当涉及生死、寿数时，便衍生出许多雅称。

谈及年龄，有豆蔻（女孩十三四岁）、弱冠（男子20岁左右）、而立（30岁）、不惑（40岁）、知命（50岁）、耳顺（60岁）、古稀（70岁）、期颐（100岁）。

谈及王侯逝世，用“薨逝”。谈及别人的逝世，用“谢宾客”。“谢宾客”，字面意思是谢绝宾客不再相见，实则是含蓄表达人的离世。

长辈离世，则用“见背”。这个词不仅表明了死者的身份，也表示说话之人对长辈的敬重。

而当言及不愿直谈、难以启齿的事物时，古人也会用雅称将其美化一番，诸如“如厕”称为“出恭”，“工资少”是“鹤俸”……使用较含蓄的语言表达，这种雅称，也属于委婉语的一种。

使用这般含蓄委婉、美好中听的雅称，一是能避免刺激，给人以安慰之感；二是消除粗俗，给人以文雅之感；三是摒弃陈腐，给人以新颖之感。善用委婉语，也是文人墨客修养高的表现。



诗情画意

说到吟诗作赋，其实很多雅称都来自古人的诗情画意，他们将之应用于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事物之上，使其变得诗意美好。今天的我们在熙攘红尘中向往诗和远方，却不知自己缺少的也许只是发现诗意和美好的眼睛。

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被古代诗人咏过的，几乎都有其独特的雅号。

琴作“绿绮”“焦桐”，下围棋是“手谈”“坐隐”，书多而博学之人称为“经笥”，画为“丹青”，酒称“杜康”，落花称“虹雨”，茶号“不夜侯”。

竹子遇风摇摆的姿态，叫“竹笑”。漫天飞的既是雪，也可称“寒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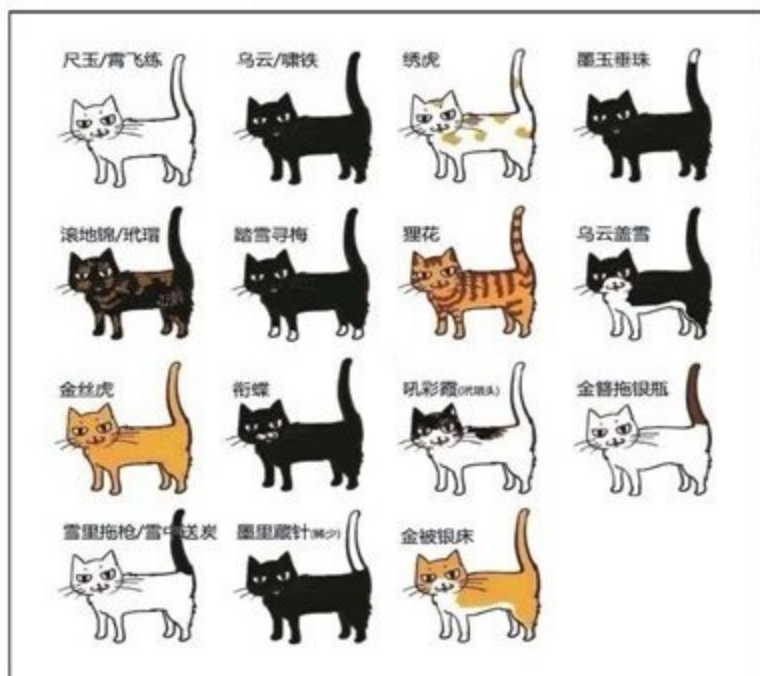
很多人知道猫的雅称是“狸奴”“衔蝉”，因黄庭坚的诗句“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而来。

那狗的雅称，你知道吗？是“韩卢”。辛弃疾《满江红·和范先之雪》：“记少年，骏马走韩卢，掀东郭。”

蜗牛雅号“篆愁君”。下雨天蜗牛频出，地上留下蜗牛爬行的痕迹，酷肖篆书。阴雨绵绵之时，诗人的愁绪被蜗牛足迹勾起，故得此雅称。

除此之外，颜色也有很多别有意境的称谓，如“鸦青”“茶白”“藕荷”“天水碧”等。读来便觉如临其境，诗意盎然。

（一樽酒摘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本刊节选，勾犇图）



“永恒悲哀”和“片时欢愉”

●〔英〕奥斯卡·王尔德 ◎谈瀛洲 译

一天晚上，艺术家突然产生了要塑造“片时欢愉”雕像的欲望。于是他便去世上找青铜，因为他只能用青铜来思考。



可是全世界所有的青铜都消失了，在这世上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青铜，只有塑“永恒悲哀”雕像的那些青铜。

这尊雕像是艺术家早先亲手塑造，安放在一座坟上的，坟里葬着他这一生唯一爱过的东西。在这座葬着他最爱的已死之物的坟上，他安放了这尊亲手塑的像，是想让它成为人的不死之爱的象征，也成为人永恒悲哀的象征。全世界除了这尊雕像的青铜，没有其他青铜了。

于是艺术家拿了他早先塑的这尊像，把它放在一座大熔炉里，用火熔了。

于是他用塑“永恒悲哀”雕像的青铜，塑造出了“片时欢愉”的雕像。

（秋水长天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夜莺与玫瑰》一书，〔白俄罗斯〕谢沃洛德·斯瓦伊巴图）

“猝死”急救指南

● 医路向前巍子

近年来，“猝死”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中国急救医学》2020年刊发的一份报告显示，猝死的首要原因是心源性猝死，而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引用2009年的研究数据指出，每年，中国心源性猝死总人数估计达54.4万，为世界之首。更为要命的是，大多数心源性猝死都发生在医院之外，因此，当专业救护人员赶到时，往往已经错过最佳救治时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生命是完全无法挽回的。

心肺复苏

1963年，心脏病学家伦纳德·司彻里斯创立了美国心脏协会中的CPR（心肺复苏）委员会，同年美国心脏协会正式授权支持CPR。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电击除颤正式组合为现代心肺复苏技术。

心搏骤停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什么时候可判断患者心搏骤停，需要做心肺复苏？

1. 无反应：拍打患者并大声呼唤，患者没有眨眼、皱眉、呻吟等反应。

2. 无呼吸：患者胸部无起伏5~10秒。

两者同时具备即可判断患者心搏骤停，应进行心肺复

苏。

如何做心肺复苏？发现有人倒地，可参考如下步骤施救：

第一步，判断现场的环境是否安全；

第二步，判断患者是否有意识，轻拍重唤；

第三步，若患者无反应，找人拨打急救电话、取来最近的AED（自动体外除颤器）；

第四步，看呼吸，而不是去听和感觉，观察患者胸部有无起伏5~10秒，如果没有呼吸或者是不正常地呼吸（下颌式呼吸），就要开始进行心肺复苏；

第五步，实施胸外按压和

人工呼吸。

胸外按压的位置：两乳头连线中点处（胸骨中下段），深度：5~6厘米（约一张银行卡的宽度），频率：每分钟100~120次。反复进行胸外按压直至拿到AED或急救人员到来。

关于人工呼吸，如果没有经过训练，可以不做，因为未经训练的吹气既无效，还会使按压中断。

应持续不断地按压，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到来。越早按压、越少中断、越早进行电击，心脏重新跳动的成功率越高。

电击除颤

AED，又称自动体外电击器、自动体外除颤器，是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的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它小巧、便携，使用简单、有效。AED的出现使急救有望抓住“黄金4分钟”。

心搏骤停病人早期85%~90%的病因是室颤，医院外治疗室颤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AED。除颤每推迟1分钟，存活率降低7%~10%。胸外按压、人工呼吸与AED的早期有

CPR第一步：识别和启动急救

判断患者意识
双手轻拍患者肩膀，在耳侧呼唤患者，看是否有反应。

求助、呼叫120
寻求周围人帮助，拨打120，并让人帮忙找附近的AED（自动体外除颤器）。

判断患者心跳
若患者无呼吸或呼吸不正常（如喘息），同时用2~3根手指按压患者的颈动脉，若没有脉动，说明心脏骤停，需要马上开始心肺复苏。

CPR第二步：胸外按压30次

用力快速胸外按压30次
让患者仰卧在平坦的硬质平面上，头部与躯干处在同一平面，交叠双手，上身前倾，双臂伸直，垂直向下，用力并有节奏地按压30次。

按压位置	按压手势	按压深度	按压频率
双乳头连线与胸骨交界处	一只手掌压在另一手掌上，双手交叉互扣	成年人5~6厘米	100~120次/分钟

注意事项：
若患者是老人，应避免用力过大，损坏骨头，甚至进一步危及内脏。

CPR第三步：人工呼吸2次

一手置于患者面部，向下压；另一只手放在患者下颌处，向上抬。
注意：嘴角与耳垂连线与地面垂直

清除患者口腔中的异物（如假牙或呕吐物等）。

捏住患者鼻子，用嘴包住患者的嘴，快速将气体吹入。

吹气的量，只需按照平时呼吸的量即可，每次吹气，持续大约1秒。吹气时，看到患者胸部有微微起伏即可。



效配合使用，是抢救心搏骤停病人最有效的手段。

AED 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开。患者仰卧，AED 放在患者耳旁，在患者一侧进行除颤操作，这样方便安放电极，同时可另安排人在患者另一侧实施胸外按压。打开电源开关，方法是按下电源开关或掀开显示器的盖子，待仪器发出语音提示，按提示进行下一个步骤。

第二步，贴。安放电极，迅速把电极片粘贴在患者的胸部，一个电极放在患者右上胸壁（锁骨下方），另一个放在左乳头外侧，上缘距腋窝 7 厘米左右，在粘贴电极片时尽量减少胸外按压中断时间。若患者出汗较多，应事先用衣服或毛巾擦干患者皮肤。若患者胸毛较多，会妨碍电极与皮肤的有效接触，可用力压紧电极，若无效，应剔除胸毛后再粘贴电极。

第三步，插。将电极贴片导线插入 AED 主机。分析心律，急救人员和旁观者应确保不与患者接触，避免影响仪器分析心律。心律分析需要 5~15 秒。如果患者发生室颤，

仪器会通过声音报警或图形报警提示。

第四步，电。按“电击”键前必须确定已无人接触病人，或大声宣布“离开”。当分析有需除颤的心律时，电容器往往会自动充电，并有声音或指示灯提示。电击时，患者会突然抽搐。第一次电击完成后，立刻继续进行胸外按压。电极片需一直贴在患者身上，每隔 2 分钟左右，AED 会再次自动分析心律。

AED 是安全的，它在完成自动识别后才会进行电击，胸外按压和 AED 的使用要交叉进行。

在救治的过程中要随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如果有反应了（喘气了、皱眉了、手脚动了），则停止按压。

心脏的工作原理

心脏是一个“泵”，把血液“泵”到全身，当心搏骤停或者室颤（不规则地跳动）时，这个“泵”就停止工作了，全身会缺血。血里面携带着氧，当心跳停止 4 分钟后，脑细胞开始出现不可逆的缺氧坏死。我们进行胸外按压是为了手动“泵”血，把血挤压到

全身各脏器，防止各脏器因缺血、缺氧而坏死。心搏骤停是指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大动脉搏动与心音消失，重要器官（如脑）严重缺血、缺氧，导致生命终止。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医学上又称“猝死”。

猝死是救不活的，能救过来的是当发生呼吸、心搏骤停 10 分钟之内身边有人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的人，因为 2/3 的呼吸、心搏骤停患者身边没有医生，所以真正能救他们的是作为第一目击者的你。

50 多万条生命，假如能救过来 20%，那将挽救多少个家庭！可现实是，我们国家普通民众急救知识的普及率不足 1%，而这 1% 的人在突发情况下能仗义出手的更是有限。✿

（应 节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医路向前巍子给中国人的救护指南》一书）

什么是AED?



AED，即自动体外除颤器。
是能够自动监测心律，并通过快速电击让心跳从异常恢复到正常的急救工具。
若能立即取得AED，则优先使用AED，再进行CPR。

哪里有AED?

目前，国内很多大城市人流量较大的场所，均配置有AED。

AED 主要分布在：

- 大型机场
- 高铁站
- 地铁站
- 会议中心/体育场

国内许多马拉松赛事，也会安排携带AED的急救员，在危急时刻营救发生心脏骤停的人。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急救详解

只要“听它说，跟它做”
即按照AED的语音提示和屏幕显示来操作。

- 开**
AED放患者左侧。
按下电源开关或掀开显示器盖子，仪器会发出语音指导后面操作。
- 贴**
电极片粘贴在患者胸部，
一个放右上胸壁（锁骨下方），
一个放在左乳头外侧，
上缘距腋窝7cm左右。
若患者出汗较多，应事先用毛巾擦干皮肤。
若患者胸毛较多，可用力压紧电极，若无效，应剔除胸毛后再粘贴。
- 插**
将电极片插头插入AED主机插孔，
开始分析心律，需5-15秒。
急救人员和旁观者应确保不与患者接触，避免影响仪器分析心律。
- 电**
如果建议除颤，确保无人接触患者，
按下电击键。
一次除颤后，应立即继续心肺复苏
（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反复至急救人员到来。
如果分析不用除颤，则继续心肺复苏。



春天开学的时候，我和蓝蓝的革命友谊被她的身高插了一竿子：一个假期下来，她竟然长高好多，像根竹竿一样杵在我面前，于是被老师调到教室最后一排去了。我又遗憾又羡慕地问她，你吃什么了，长那么快？她羞赧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长这么高。

我相信她说的是心里话，长这么高，就要去最后一排坐了。我的同桌换成了陈淑芬。陈淑芬倒是很开心，她一直想坐我旁边。陈淑芬整个人比我还小一圈儿，瘦瘦的。她有个毛病，口吃。因为口吃，她不爱说话。不过她爱笑，笑起来挺可爱。

陈淑芬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她有一根

非常长的辫子，那是我长到十四岁见过的最长的辫子，从脑后一直拖到屁股上。上课的时候，为了防止坐在她后面的男生拽她的辫子，她总是把辫子放到胸前，甚至揣在衣服口袋里，但是上体育课或者做操时，还是经常被讨

厌的男生拽，有一次竟被拽倒在地。我问她，干吗非要把头发留那么长？剪短点儿嘛。她摇摇头。我自作聪明地说，你这些头发可以卖钱哦，起码可以卖两块钱。我的头发就卖过五毛钱。她还是摇头。我猜想，可能长辫子是她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了。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花花草草，所有的花草都对我有天然的吸引力。小时候我家虽然住在大学校区，但围墙外便是农田。我时常翻出围墙钻进田野里，一玩儿就是几小时。搬到小城后，我马上发现我们家楼后有一片杂草丛生的坡地，去了几次后，悄悄跑去开垦了一片巴掌大的田。

陈淑芬知道我喜欢花花草草，她说她也喜欢，她说她妈妈在家门口一个破痰盂里种了辣椒，已经开花了，马上就会结辣椒。我非常羡慕，她答应明年春天给我两棵辣椒苗。过了两天她又告诉我，她妈妈种的苞谷背娃娃了。我不懂背娃娃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结苞谷了。我一时泛起无限崇拜，口水都从眼睛里溢出来了。她马上说，等苞谷长……长好了，我就给你带一棒，嫩苞谷特……特好吃。

我连连点头，感觉生活一下有了盼头。

陈淑芬对我这么好，我也想表示一下，就给了她两个核桃。核桃是妈妈给我当零嘴的，爸爸单位上分的，每家两斤。可核桃壳死硬，我拿到后怎么都吃不进嘴里。所以我把核桃给她，有点儿处理的意思。幸好陈淑芬很高兴，比我听到有苞谷吃还高兴，她摩挲了一下核桃，迅速将其藏进书包里。

第二天陈淑芬问我，你家还有核桃吗？我说，干吗？她说，我老汉儿病了，吃……吃中药，就……就差核桃。她似乎有

失踪的夹竹桃

● 袁山山





些不好意思，结巴得更厉害了。我连忙问她需要多少个，她伸出两根手指。于是我连续三天，每天上学前都悄悄从橱柜里拿两个核桃，藏在书包里带给她。

到第五天，终于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很生气，她说，你想吃就告诉我，干吗偷偷摸摸的？我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人好事，被妈妈骂很委屈，就大声说，我不是偷吃，我是为了帮助同学！同学的爸爸生病了，要配中药！妈妈听了哭笑不得地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中药里有核桃的，是你那个同学自己嘴馋了吧？我一愣，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陈淑芬那么瘦，肯定嘴馋，说不定她以前没吃过核桃。

但我没好意思去追问她，我只是跟她说，我们家没核桃了。陈淑芬连忙说，没事的，我老汉儿不……不喝中药了。我松了一口气。

只是没想到我很快就发现了陈淑芬的秘密。

那天晚上吃过饭，我去学校参加入团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结束从学校出来，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我很少这么晚独自回家，便从市中心绕着走。

路过市中心公园时，见门口围着一圈人，似乎有人在唱《红灯记》。我下意识地凑过去想看一看，不料这一眼就把我给定住了——原来圈子里围着的，是陈淑芬和一个瞎老头。

瞎老头在拉二胡，陈淑芬在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目瞪口呆，没想到陈淑芬的嗓子那么尖亮，而且一点儿不磕巴，很流畅，很专业，好像她身体里装了台收音机。瞎老头咿咿呀呀地拉，她比比画画地唱，我简直听傻了，很有些佩服。

陈淑芬唱完，围观的人都鼓掌。突然，出现了两个戴红袖套的，大声呵斥说，不许在这儿唱！哪个喊你们在这儿唱的？

围观的人一哄而散。

陈淑芬收拾好地上的东西，一只胳膊挎着木凳，一只手拎着网兜脸盆，站到那个瞎老头的前面。瞎老头背好二胡，伸手拽住她的辫子，两个人就一前一后走了。

我下意识地跟着他们，只见他们慢慢下了台阶，走到马路边上。马路上的人已经不多了，瞎老头紧紧拽着陈淑芬的辫子，有时他跟

不上陈淑芬，陈淑芬的辫子就被拽得直直的，脑袋朝后仰。

原来，她的长辫子是用来给瞎老头引路的！

我被这意外的发现弄得心惊肉跳，难怪她不肯剪辫子。瞎老头是她爷爷吗？从来没听她提起过她有个瞎子爷爷呀。

我在他们后面跟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家。到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妈妈自然一顿训斥，我顾不上辩解，就迫不及待地把遇见的事告诉了她。妈妈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我感觉她很难过。

这么大的秘密，我实在是憋不住。

第二天上学路上，我就告诉了蓝蓝。我说了之后，期待着蓝蓝张大嘴巴瞪大眼睛的表情，我甚至打算约她一起去公园看。不料蓝蓝一副三百年前就知道的样子，慢条斯理地说，我晓得，那个老头儿不是她爷爷，是她老汉儿。

结果张大嘴巴的是我，那么老一个老头，居然是她老汉儿？

我说，你也晓得她晚上要去公园唱戏？

蓝蓝说，我不晓得，我只晓得她老汉儿原来是川剧团的琴师。

我好歹挽回了一点面子。看来，陈淑芬会唱戏也不是什么秘密。于是见到陈淑芬时，我脱口就说，昨天晚上我看到你了……

你看到我了？在哪儿？她有些紧张，居然没口吃。

我连忙改口，不是不是，我梦到你了。

你梦到我在干什么呢？她问，还是有些疑心。

我说，我梦见你，那个，在唱歌，唱得很好听。

我一时编不出别的内容来，她的笑容马上消失了。

她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她知道我知道了，但我们都没说破。我的心情很复杂：又同情她，又怀疑她；又想告诉别人她会唱戏，又怕别人知道她在唱戏。

但过了几天我还是按捺不住了，我问她，你老汉儿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她回答说，从小就瞎。

我又问，她又答。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



结结巴巴，经历了好长时间。终于，我搞清楚了她老汉儿的基本情况。原来她老汉儿从小就有一只眼睛是瞎的，跟着一个拉二胡的学会了拉二胡，拉得特别好，就进了川剧团。哪知前些年，另一只眼睛也看不到了，全瞎了。她老汉儿因为不能上台演出，成天闷在家里，时常乱发脾气。

我想让老汉儿高兴，就带他到外头去拉，只要有人听，有人叫好，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她全说了。

我总也忘不了那个画面，她老汉儿拽着她的辫子，在夜色里徐徐向前。我很想问，你老汉儿那样拽着你，不疼吗？可是最终没有问。我怕她会伤心。

我们不再谈这件事。我们还是谈花花草草。我们在农技课上学了果树嫁接，便想把它应用在我的小花园里。

星期天一早，我从家里拿了一把剪刀，一根长布条，还一副线手套，陈淑芬则带了小刀，一共四样“作案”工具。

陈淑芬一见我就说，跟你说个“嘿好嘿好”的消息，我老汉儿今天晚上要去演出！是正儿八经的演出！在文化宫。他们川剧团排演《红灯记》，那个拉二胡的病了，喊我老汉儿去顶替。昨天晚上通知的，我老汉儿笑美了。

我第一次听到陈淑芬一口气讲出这么多话，而且完全没有磕巴，像唱出来的，太不可思议了。看来结巴也不是铁打的。我被她的情绪感染，大声说，噢，真的！太好了，我也要去！

去嘛去嘛，你……你不用买票，到后……后台找我。

陈淑芬恢复了常态，大包大揽地邀请我。显然，她老汉儿去演出，是少不了她这个“拐杖”的。

我们顶着大太阳兴冲冲地走，陈淑芬被喜事鼓舞着，步子迈得飞快。太阳已经发威，把柏油路都晒软了，我感觉脚底发烫，眼前白花一片。

我们来到距离学校不远的马路边上。那条路的两旁全是夹竹桃。六月里，夹竹桃无比茂盛，像一堵密不透风的绿色的墙。眼下它们已

经开花了，红色的花和白色的花，都一嘟噜一嘟噜地坠着枝条。

我的远大理想是，通过嫁接，让一根夹竹桃的枝上开出两种颜色的花来。陈淑芬虽然对此表示怀疑，但也只把怀疑留在眼神里，没说出来。我说，试试呗，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陈淑芬把长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两圈，然后挽起袖子，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样子。我也戴上手套，按照书上的方法，先在开红花的夹竹桃里剪了一枝含苞待放的，把树枝根部削尖。再到开白花的粗干上去切切口。没想到切口很难切，虽然陈淑芬说她的小刀“嘿快”，其实远不够快，我切了半天才切开一点，还差点儿划到手指头。后来还是陈淑芬上手，费了好大劲儿才切了两厘米深的口。我把削尖的枝条插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布条把它缠绕起来，缠了三圈，系紧，感觉很结实了，松了口气。

我捡了块石头放在那棵夹竹桃下面，作记号。陈淑芬觉得不够明显，她四下打量后，找到旁边一根电线杆，然后用脚丈量了一下，说离电线杆七步。嗯，这个好，比我的做法聪明。

书上说，嫁接的枝条，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才能成活。我又反复看了看那个嫁接的地方，确认没问题，才离开。

我们两个大汗淋漓，我甚至感到有点儿头晕。那一刻我脑子里转的就一件事：一星期后，红色和白色的夹竹桃花开在一个枝头上。

那天晚上，我没能去看陈淑芬她老汉儿参加演出的《红灯记》，原因是妈妈不同意。她无论如何不允许我晚上十点才回家。我也没反抗，因为《红灯记》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

第二天陈淑芬兴奋地告诉我，演出很成功，老汉儿高兴坏了。老汉儿说等演出完了，要给她做一件新衣服。

后来的一天，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陈淑芬站在舞台上唱戏，可是光比画动作，没有声音。更奇怪的是，她剃了个光头。我问她，你的辫子呢？她说，我不想要辫子了。我怀疑地说，你不是陈淑芬吧？她笑眯眯地说，我就是。我说，那你唱一句让我听听。她转身就跑了。我去追，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着急，就醒了。



我觉得这梦很有意思，我竟然梦见一个光头的陈淑芬，她的长辫子不见了。我真想马上把这个梦讲给她听。

可是早上到学校，她却没来。我猜大概她连续演出太累了吧。我们那个时候不来上课就不来上课，很平常，所以我没太在意。但是下午她没来，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还没来。

我跑去办公室问老师，老师说，陈淑芬吗，她妈妈刚刚让人带话来，说她受伤了，在人民医院。

我吓了一跳，原来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和蓝蓝放学后就跑去医院看她。她果然躺在病床上，头上裹着白纱布。纱布很厚，从头顶一直缠绕到脖子上，一张脸被遮得只剩下巴掌那么大。

原来演出的第三天晚上，回家路上，他们被一辆板车撞了。那个板车拉的东西太多，下坡时控制不住，先撞倒了她老汉儿，她老汉儿又带倒了她，她的长辫子被搅进轮子里，拖拽了好一段。她的脑袋裂了一道口子，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和蓝蓝傻呆呆地站在床边。病房里有好几张床，病人和家属挤得满满的，很热。天花板上的电扇慢悠悠地转圈儿，扇出来的全是热风。蓝蓝问她，你不热吗？她说，不热。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她的脸色很难看，嘴唇发白。我盯着她缠满白纱布的脑袋想，难道她真的成了光头？我想起自己做的梦，她光着头站在舞台上，好可怕，我居然提前梦见了坏事情。

陈淑芬见我不说话，反过来安慰我说，没有好大个事，再等几天拆线了，就可以回家了。我还是说不出话。她忽然说，对了，你要记着去看我们嫁接的夹竹桃哦。一个星期了哦。

可不是，差点儿忘了。我连忙说，我明天就去。

她说，肯定开花了。肯定好看得很。

第二天我早就出了门，一个人跑到我们的“试验基地”去，满怀期待。真希望试验成功，看到白色的花和红色的花开在一个枝头上，像陈淑芬说的，好看得很。退一步想，就算没开出两种颜色的花，至少希望我们嫁接的

枝条活了。这样我下次去看陈淑芬，就可以告诉她了。

可是，我怎么都找不到我们的“嫁接成果”了。

我记得我当时在树下放了块石头，可石头不见了。再按陈淑芬说的用电线杆定位，也没找到。我来来回回地走，一眼望去，所有的枝条都长得一模一样。我们当时是在白花夹竹桃上做的试验，但那一片白花夹竹桃依然白花花的，没有一星半点的红。我又钻进去扒拉开来，一根一根地看，就是找不到。

我失望至极，再也没去看陈淑芬。我不想告诉她坏消息，也不想骗她。

等我再见到陈淑芬时，已经是秋天了，又一个新学期来临了。

陈淑芬顶着一头寸发出现在我身边，像个男孩子。她不好意思地搔着脑袋，问，我是……是不是，很难看？

我安慰她说，没事儿的，头发很快就可以长长的。

她说，不，我再……再也不留辫子了，……一辈子都不留了。

我吃惊地说，那你老汉儿怎么办？

她说，我老汉儿，走……走了。

她说这话时，依然笑眯眯的。我愕然。脑海里浮现出瞎眼老头拽着她辫子的画面，她的头朝后仰，像一根小小的拐杖。

我忽然想起那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你的辫子卖了几块钱？

她摇头，说，没有卖，埋……埋了，和老汉儿一起。

哦。原来，她老汉儿把“拐杖”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陈淑芬真的说到做到，直到初中毕业，我们分开，她的头发都一直是短短的，比我的还要短。她还养成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随时甩一下头，好像在确定自己的脑袋是轻松的，没有拖累。

只是我很想知道，她后来嫁人的时候，有没有长发及腰。

（大浪淘沙摘自《山花》2021年第1期，本刊节选，李小光图）



“《读者》光明行动”(90)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长相清秀的晓婷今年10岁，在2020年9月“《读者》光明行动”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专项义诊中，她被确诊患有弱视，双眼裸眼视力仅为0.12/0.6。

晓婷家有6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和妹妹。晓婷的哥哥正在读高中，妹妹刚满5岁。为了供养3个孩子，晓婷的父母前往广东打工，每年只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年迈的奶奶一边种田，一边照顾3个孙子。

小时候，每每想念父母，晓婷都会哭着问奶奶：“我好想爸爸妈妈，他们什么时候能

回来？”奶奶没办法，只能安慰她说：“如果你不哭了，爸爸妈妈很快就回来了。”听后，晓婷就会把眼泪憋回去，在奶奶善意的欺骗下等待和父母一年仅一次的相聚。

现在的晓婷已经不会因为想念爸爸妈妈而哭泣了。平日里，她主动承担家务劳动，还帮奶奶做一些简单的农活。但每年春节团聚过后，父母要返回广东务工时，晓婷还是会难过得掉眼泪。

经过“《读者》光明行动”项目一个大疗程的救助，晓婷的双眼矫正视力提升至0.8/0.9。可以重新看清板书

的晓婷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说想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

志愿者团队是“《读者》光明行动”项目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3年项目启动以来已有逾千人加入其中。他们来自医疗、教育、媒体、金融、工程等多个领域，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弱视患儿，也践行着公益人的追求：传递爱心，传播希望！

你投以热忱，吾报以崇敬。在新的一年里，“《读者》光明行动”将进一步优化志愿者管理机制，引进积分激励制度，量化管理志愿者的付出；升级志愿者群组管理模式，进一步激发志愿者的热情和团队意识；优化志愿者发展渠道，努力做到项目与志愿者共同成长。我们诚挚邀请热衷公益的你，加入“《读者》光明行动”志愿者团队，让我们携手并肩，为了孩子们健康明亮的双眼继续前行！

微信扫码，帮助更多弱视儿童靠近光明！



正在接受弱视治疗的晓婷



晓婷获得的奖状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11号院5号楼
邮政编码：100161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读者杂志社



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乌兹别克〕谢尔盖·捷勃戴夫 水彩



透过暗蓝色的夜空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周国平 译

孤独的我
透过暗蓝色的夜空
看见刺眼的电光
闪烁在滚滚乌云的边上。
远处孤独的云杉
挺立在薄雾笼罩的山岗。
顶上透着红色的光，
灰白的烟向树林游荡。
天边明亮，
细雨轻轻地下，
以自己的方式叙说哀伤。
在你湿润的泪眼里
停留着一瞥，
真诚而苦涩，
为你和我驱散了痛苦，
绝望的时刻和消逝的幸福
一起被唤回了。



（落 英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尼采诗集》一书）

致敬读者四十周年

广告



长尾巴月读社

每月一套阅读盒子
阅读私教请回家



读者品牌旗下少儿阅读盒子

针对1—7年级孩子阅读能力分级定制
全年12个阅读盒子，听名师的私教课
提供“整本书阅读”解决方案
得阅读者得语文
阅读力提升黄金期，不容错过



长尾巴学院
精选书目



“长尾巴月读社”
手机客户端/小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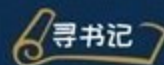
读者·新语文



读者·新语文
故事研究院



子非鱼



寻书记



智能伴读
机器人



阅读主题
配套周边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